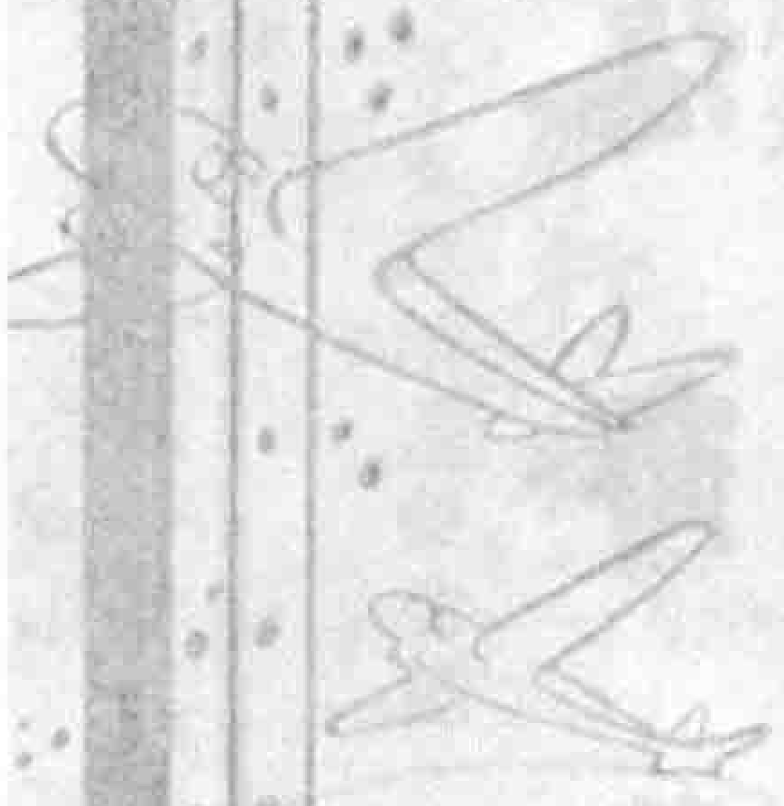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三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三月號

貴陽雜寫
筑渝紀行
土耳其新面目
倫敦香港飛航記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Vol. 13. No. 3
March 1939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〻五百萬元

公積〻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從容不迫
行李託中國旅行社代運可免一切麻煩
中國旅行社
分支社所遍設全國
大批行李束手無策悔不委託中國旅行社代辦

“開門八件事”

現代化家庭中之必需品

天星梳打餅乾，與柴米油鹽醬醋茶同樣重要；因為其中包含美麥椰脂奶油精鹽及雅士酵粉等，在在足以助長体格，故為聰慧主婦日常所必備之品。兒童常食，保証無食滯之弊；病後調理，尤為相宜。



上海
天星糖果餅乾廠
愚園路一三八五號
電話二二〇七五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三號

民國廿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美術圖影

風景如畫之比國定南城……志政……一

柔媚動人之瑞士蒙德羅……枕月……二

國內游記

○由桂林至陽朔……鄭業建……三

●貴陽雜寫……顧君穀……五

○筑渝紀行……林冰……一三

○西北行（二）……麥羣玉……一九

○從焦土的故鄉回來……許達年……二七

○角石風光……張敦臣……三一

國外游記

○土耳其新面目……胡道靜……三五

○國際聯盟觀光記……程志政……四五

○歐美采風記（九）……沁明女士……五一

○倫敦香港飛航記……柯紹明……六三

時人軼話

○偉大的甘地（下篇）……王仲鄂……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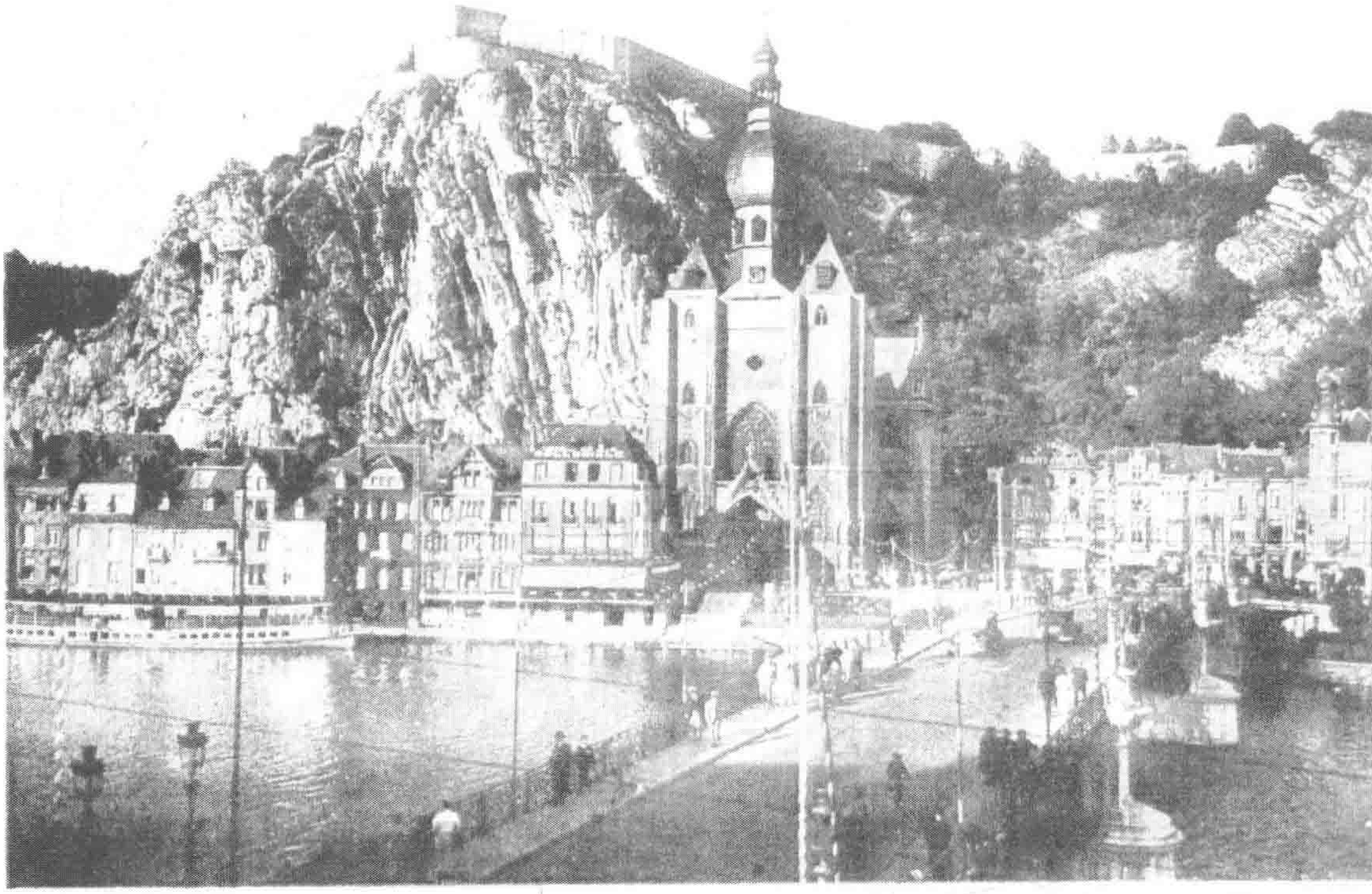
小說

如此江山……張恨水……七五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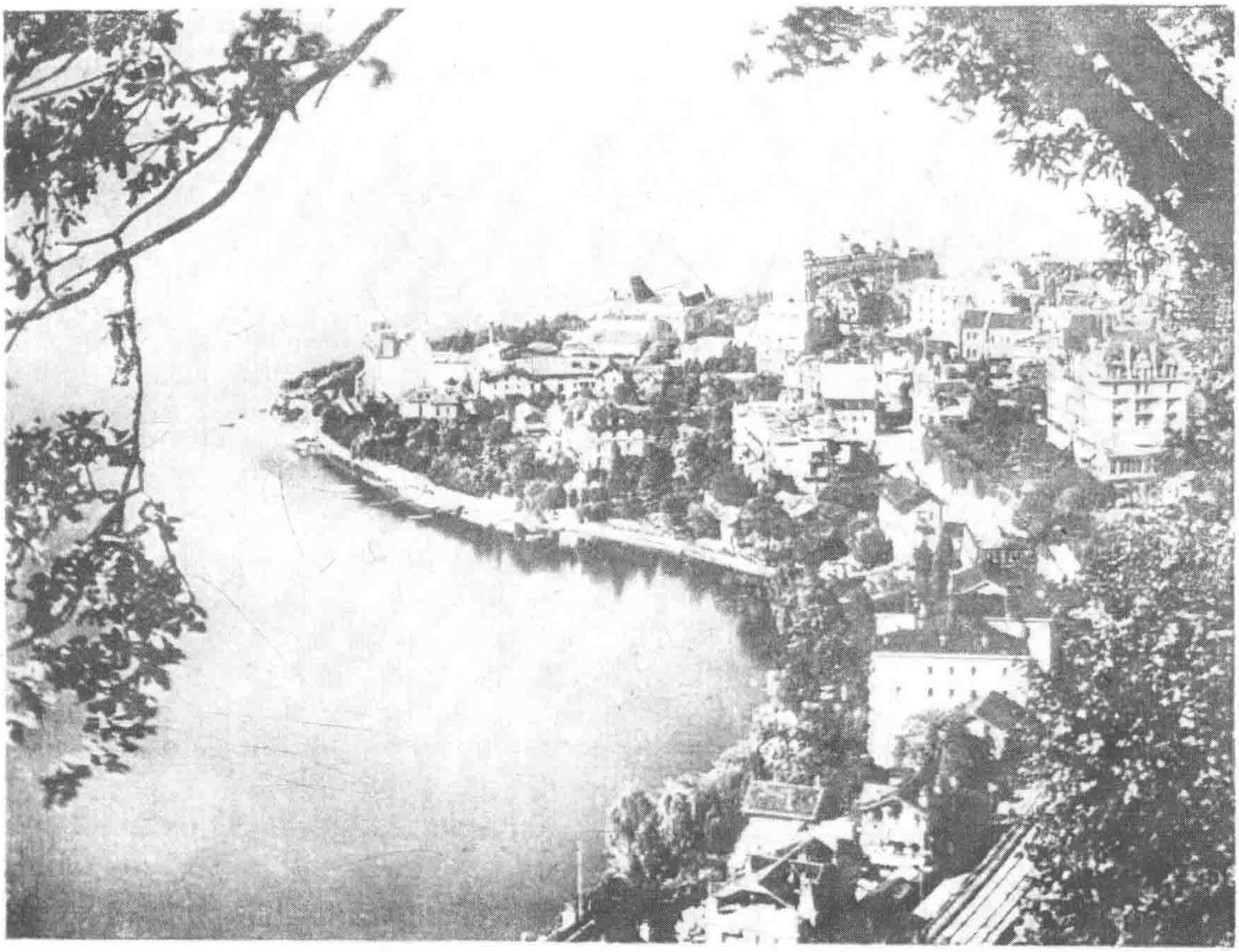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發行
四川專號徵稿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蘊藏之富人文之盛以及山川秀美素為各省之冠在昔交通梗阻入川行程比較濡滯自戰事發生國府遷渝以來四川一省顯為中國之心臟各種建設突飛猛進而公路交通尤為迅捷現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凡我國人莫不思詳知川省情形以及最近進展之狀況本誌不揣棉薄擬於本年發刊『四川專號』特輯為新四川作一全貌之介紹現特公開徵稿凡川省之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社會建設交通情況以及一般生活均在搜集之列並盼多附圖片藉增興會至乞海內作家本誌讀者惠賜佳作請於四月底前將稿寄至重慶成都香港海防昆明上海中國旅行社轉旅行雜誌編輯部一經選載概致現金為酬如須退還原稿並乞於寄稿時聲明



風景如畫之比國南定城

志政



柔媚動人之瑞士蒙德羅

枕月

由桂林至陽朔

鄭業建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予聞此語久矣，嘗以未得一游兩地爲恨。民國二十七年夏，因重應國立同濟大學史地講席之聘，隨校遷廣西八步，途徑兩地，藉得暢游。水趣山情，果所僅見。偶爾回憶，印象猶存。玆追紀之，以餉臥游者。

桂林城市西北傍山，東南臨水。東有杉湖，西有榕湖，中爲中山公園。園中有獨秀峯，又名紫荊山。平地突起，卓然獨立。高出地面約一百公尺。形如覆鐘而微傾。下多巖穴。有宋顏延之讀書巖，太平巖，雪洞等，今均各製木門扃閉，以爲防空避難之用。上有寺五，均隨石勢之高下凸凹曲折而築之。鑿石級以達其巔。登峯遠眺，全市煙火歷歷在目。

出自北門，過芙蓉橋，徑櫃台嶺至桂山。山石斷層如疊綵，山上有景風閣，一卷亭。後有疊綵洞，與北牖洞毗連。傴僂而入，陰風襲人，故又名風洞山。爲桂林避暑最佳之所。北牖洞上爲太極洞。其西有仙鶴洞。洞穿東西，空明爽透。西下爲板栗園。山路險峻，不易攀登。

出水東門，經浮橋。橋爲以鐵索繫船數十艘，鋪木板於船上而成。又經花橋，橋爲青石砌成，有新舊兩座。舊者五穹，今已高出水位。新者四穹，較舊者大。橋上有瓦亭，橋旁有石欄，可資坐息。橋東有芙蓉石，高約十丈。過橋左轉，不一里即抵月牙山。

月牙山峻峭峴崿，上干霄漢，下臨溪流。中有石室半懸，形如初月，故名月牙山。山有小濠亭，叢桂樓，清輝堂，倚虹樓，襟江閣。予偕眷屬憩息閣中，僧烹素麵以進，雖無佳肴，亦甚可口。蓋有山川秀色以佐盤餐也。由閣循石級而下，凡三十三級，得一小石洞，可容四五十人。曲折下行，又三十三石級，爲龍隱岩。岩之入口，上懸石乳，形如佛手。指尖生細草，腕下有鳥巢，殊點綴有趣。岩中多宋以來石刻，篆，隸，眞，草，詩，歌，詞，聯，不一而足。洞徑如新月形。壁多小孔，如槍彈所穿，洞頂有凹紋一道，深可數寸，蜿曲如龍行之跡。相傳古有龍隱此，故名。出口處有石刻「龍影」二字。所署之名，已剝蝕不易辨。蓋謂龍已不可見，今但見其遺跡，故欲以「影」易「隱」，要皆穿鑿附會之說也。岩傍有狄青平西頌碑。青字漢臣，宋西河人，善騎射，精兵法。仁宗時，討平西夏。後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時廣源州[illegible]智高反，青僅以一晝夜破之。還至京師，拜樞密使。此碑即頌其功伐也。岩中可容四五百人。

繞山南行，又入一岩穴。有塔二：一爲木製成，五級，一爲磚砌成，三級。塔後岩壁刻宋元祐黨籍碑。昔宋蔡京貶竄哲宗元祐時諸臣略盡，復王安石新法，立元祐黨籍碑於禮端門外。以司馬光爲首，凡三

百零九人，欽宗立，貶京衡州，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其碑旣毁，黨人子孫更以爲榮，重摹刻之。此岩所存者，卽其一也。

七星岩在月牙山右，距城市約四里。上有聽月亭，叢翠堂，披雲閣，碧虛樓，延霞台，霞飛閣。延霞台前左旁石壁上有龜蛇交尾像，雕繪如生。不知其用意何在，殆好事者之所爲也。右側爲岩之洞口。洞中幽黑不見物，有導遊者數人備火炬於岩口，燃炬領客，穿岩一次，索資一元（合法幣半元）初入洞，仰視洞頂有七孔排列，宛如北斗，故名七星岩，洞中石乳，石筍，石柱，觸目皆是。導遊者附會其狀，創爲怪說，以誑遊人。如羅漢守頭門，獅子鎭後門，二龍戲珠，青蛙跳海，烏龍岩水，老鷹捕鷄等，皆滑稽可笑。有石鼓，石鐘，扣之岑嶙有聲。又有仙龍洞，瀨子潭，黝黑不能見底。投以小石，久之始聞落水聲，其深可知。岩由西而東，蜿蜒曲折，長約半里。行半小時，始豁然開朗，重見天日。岩傍爲摩天嶺，亦有小洞可通七星岩。但途徑險隘，須猱升而上，狙伏而入。非有濟勝之具者，不敢勇往也。

伏波山在灕水西岸，屹立江濱，峭拔千尺。上建伏波將軍馬援祠。下有還珠洞。洞下有潭，水色深綠。水面涼風，悠然入懷。披襟當之，襲入兩腋。眞若羲皇上人矣。南行爲永濟浮橋。橋臥江上，宛若彩霓。

隱山在城西麗澤門外里許地。上有唐代李渤建築之朝陽亭，夕陽亭，慶雲亭。旁有朝陽，夕陽，南華，北牖，嘉蓮，白雀諸洞，總稱爲隱山六洞。朝陽洞自東而北，雖藤蘿蔭翳，仍有日光射入，可徑行其中。餘洞均黑暗，須秉燭入。其中怪石岌嶪，水聲滂濞，境殊可怖。洞外多奇峯，其最奇者爲沉香峯。玲瓏精巧，如出自雕鏤然。

十月九日，買扁舟一葉，泛灕水桂江而下。至南門，見象鼻山居灕江西岸。三面臨水，形如巨象伸鼻吸飲江中。山頂有小塔，爲唐時所建。山麓有水月洞，穿山南出。洞口有風徐來，亹亹清舒。無何，遙見有兩山隔江對峙，如兩雞振羽相鬭者。故名鬭鷄山。自此以下，山愈岪鬱，峯愈峭厲。山多岩石，絕少土壤草木。石多灰黑而露斷層，如各色木板緊密堆積，大抵石灰質水成岩也。自舟中仰望，峯巒或簇立如筍；或倒垂若瓜；或遠淡如雲；或迫近若壁。又有如屏，如帆，如圓柱，如短錐，如駝背，如牛脊，如犀角，如鷄冠者。千奇萬態，不可言狀。疑爲鬼斧神錐所成，眞天壤間之奇作也。昔天遊子履跡遍名山，謂「桂林山水，玲瓏剔透。」亶其然矣。其水隨山脈蜿蜒如蛇行，深淺不一。淺者清澈見底。底多鵝卵石，色或黃或白。水草叢生其間。細者芊緜如茸毛，綠沉如翠玉。大者如柳葉，如韭蒜。水深處，篙不及底。倒影澄江，峯雲映發。俯仰其間，如別有天地，尤奇觀也。綜而觀之，由桂林至興平，山峻削，色黑而多洞；水湍急，色淸而多灘。陽朔一帶，尤甚。此其奇特獨絕，所以掩桂林而甲天下也歟？

陽朔街市雖短少（如丁字形）而房屋整齊，馬路新潔，甚屬可愛。昔阮元督粵時有「恨不身爲陽朔令」之語。予以告縣署某職員。某謙謝曰：「陽朔乃桂省之四等縣耳！」噫！醉翁之意，非俗吏所能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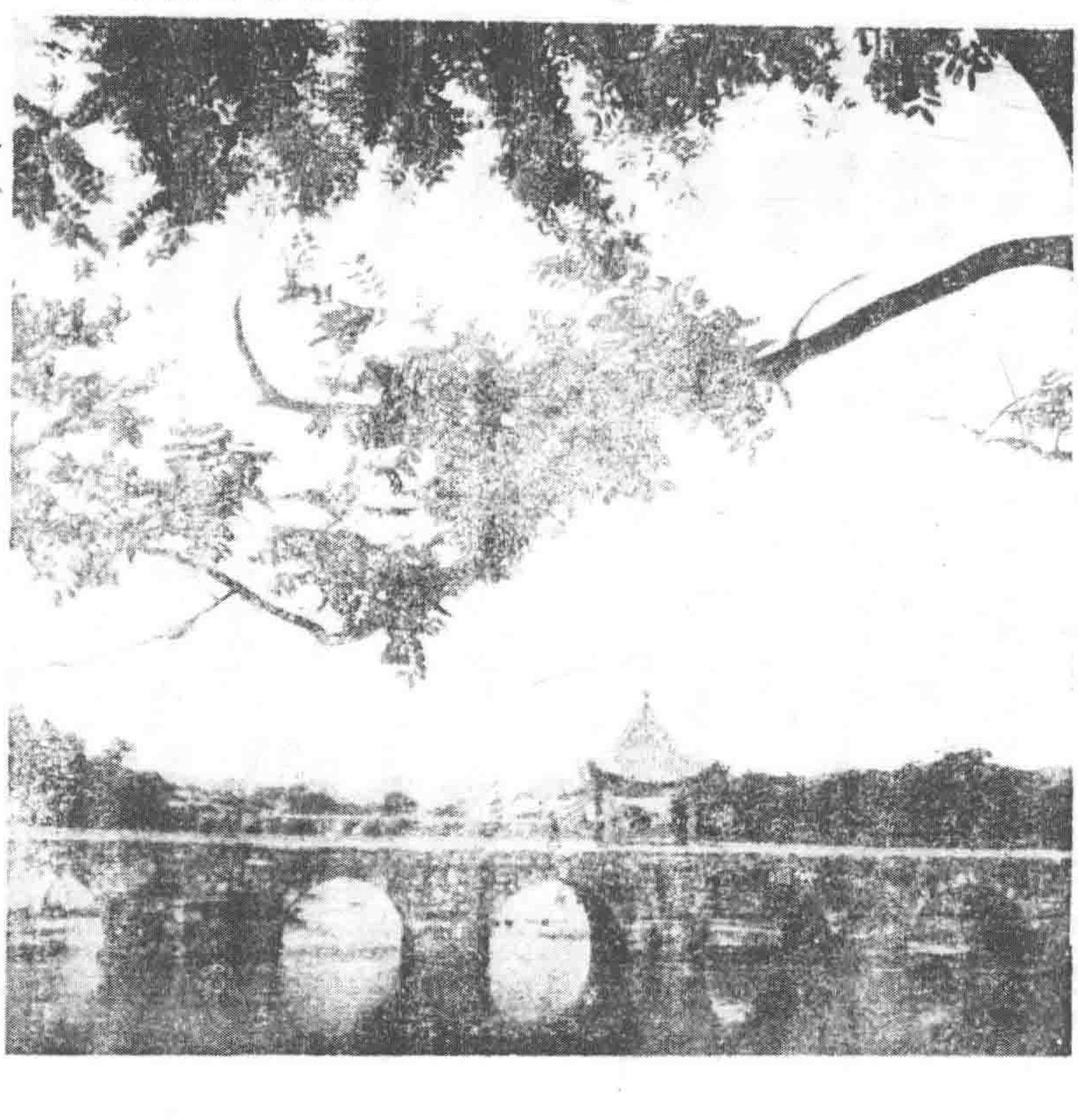
貴陽雜寫

顧君穀

貴陽是貴州的省會，以前因爲貴陽地處邊遠，加以重山阻隔，交通不便，所以別省的人到過貴陽的很少，江浙及沿海各省的人來貴陽的，更可說是寥若晨星，同時對於貴陽的認識，也因爲聽見過「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身無三分銀」的俗語，以爲貴陽是終日在天雨綿綿之中的，以爲本地人是依着山坡架屋居處的，以爲貴陽是苗夷遍地貧瘠不堪的處所，他們眞夢想不到抗戰以後，貴陽會形成西南諸省交通的中心樞紐，民族復興的重要據地的。不要說交通，政治，就是一切建築，人物，風俗人情也都爲之一變。數年前貴陽的街道很狹小，房屋很低矮，現在有的是平坦寬闊的馬路，立體式的門面，水泥鋼筋的建築，旅舍林立，餐館對峙；以前路上只見牛車小轎，騾馬馱運者，現在龐大的卡車，流線型的汽車在馬路上風馳電掣般往來，那個又看見過牠們斷過片刻；就是看看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物吧，軍裝的官兵，中山裝的公務人員，那個不是徽章革履，服裝整齊，再有西裝的和長袍大掛的先生們，整天若有其事地在馬路上擁來擁去，還加上摩登女郎，時髦太太，可說是「所在皆是。」總之，貴陽已今非昔比，與以前已不啻有霄壤之別了。現在把貴陽的地勢，氣候，人口，交通，學校，商業，名勝，產物，飲食等等分節介紹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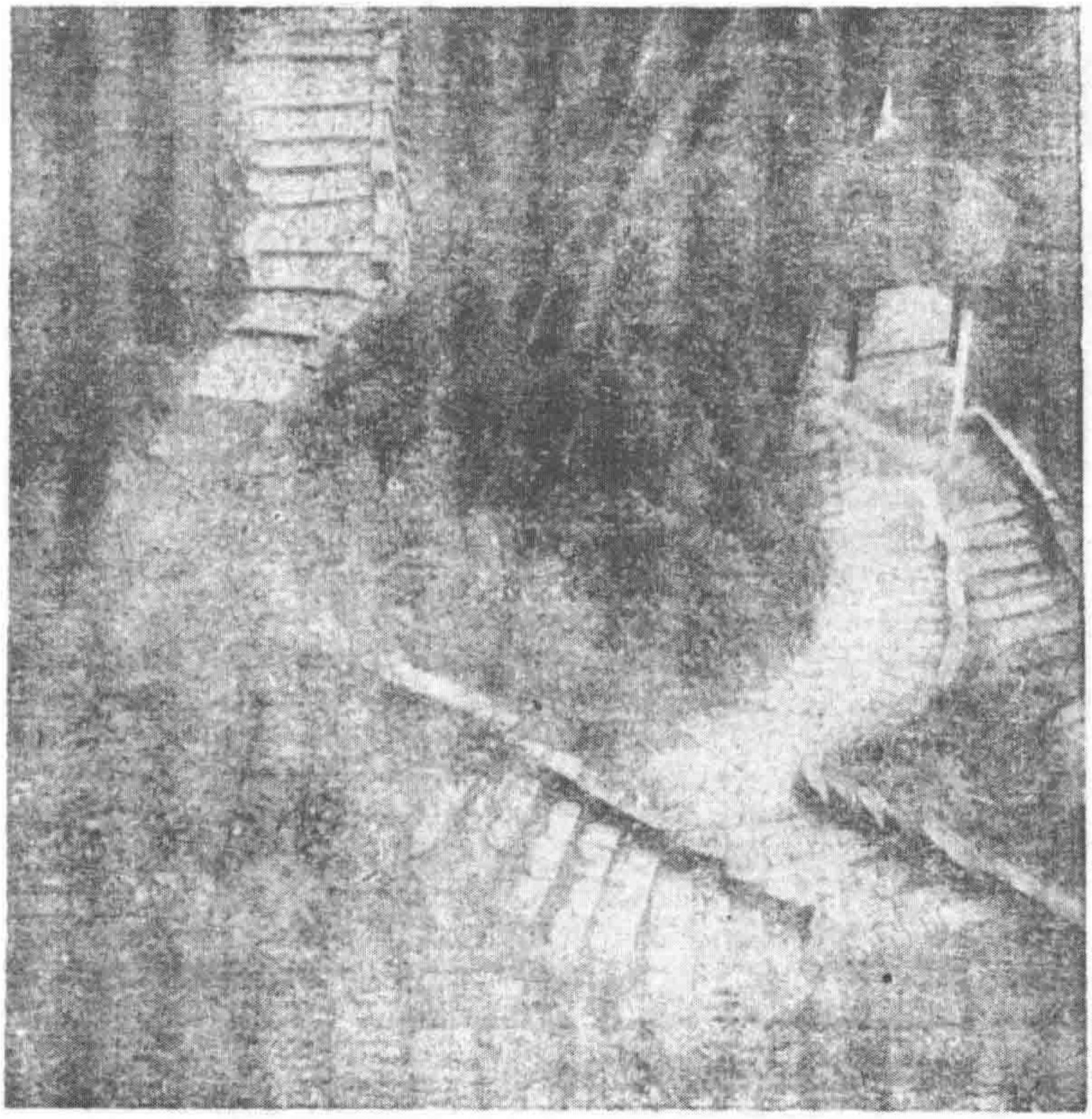
地勢　貴陽的位置，恰在貴州的中部，貴州多山，貴陽又在萬山之中一塊不滿二十方里的平原上，所以山嶽四繞，如在鉢底，牠的面積比較其他的省會都要小；地勢高出海面四千四百餘英尺。以

貴陽南門風景



三四—二八三

前本有新舊兩城，舊城在南，新城在北。數年前行政者把隔離着兩城的城牆拆除後，現在已併成一個橢圓的城垣了，但是兩城相併周圍尙不滿十華里，可見面積之小。



黔靈山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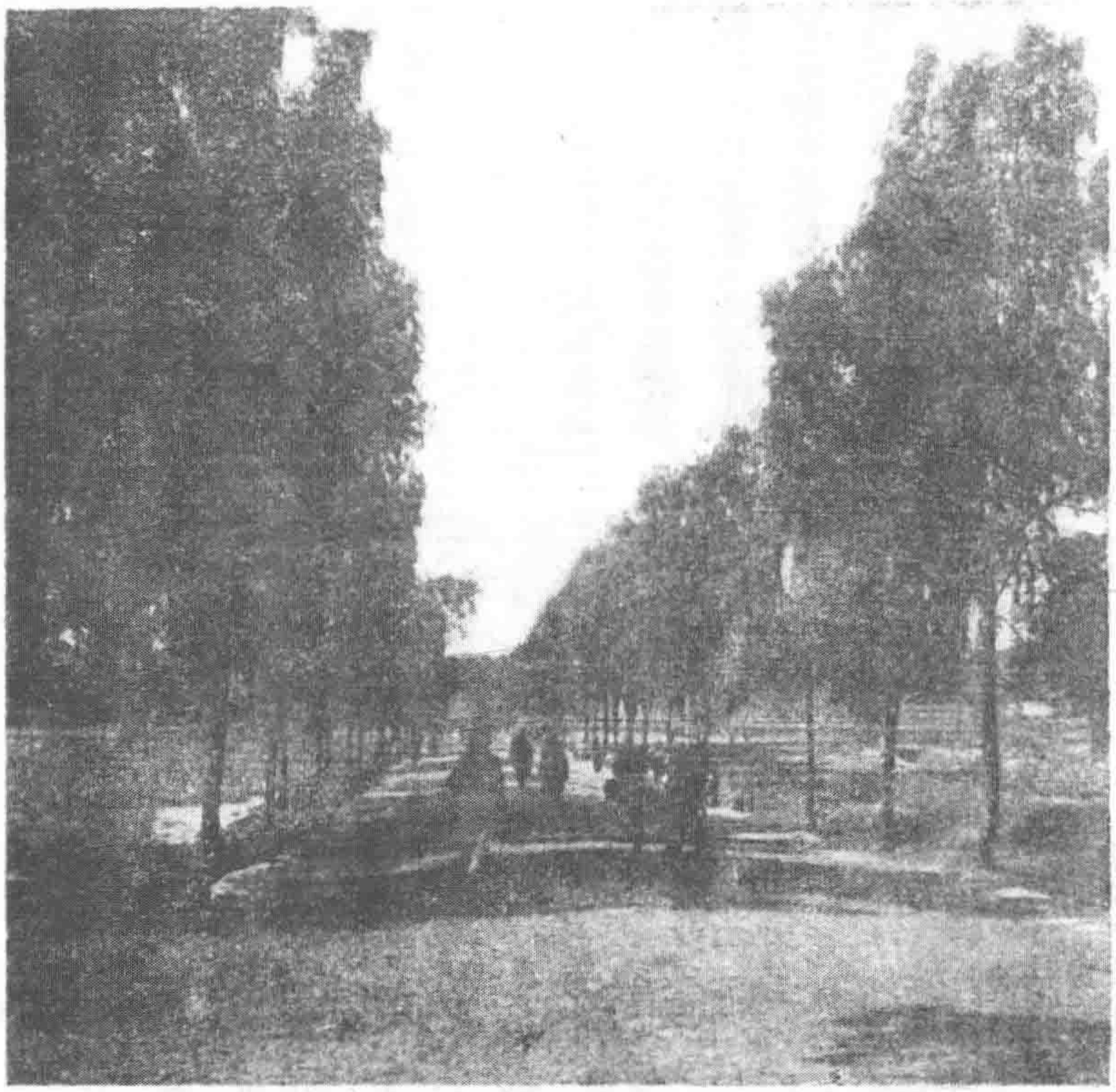
氣候　貴陽氣候很溫和，眞可說是「夏無盛暑，冬無嚴寒，」夏天最熱的日子，也難得在華氏八十度之上，冬天氣溫最低的時候，也不過在二十度上下，但是往往在同一時季裏或是同在一天裏，下雨時和天晴時的氣溫總要相差到十幾度，夏天下雨時好像深秋，冬天出太陽時又好像春天，所以有兩句俗語「四時都是夏，一雨便成冬，」只是形容太甚罷了。貴陽境內山多樹密，所以溫氣蒸騰，常常雲霧陰翳，每年十月至翌年二日的中間，難得看得到太陽光，所以又有『天無三日晴』的俗語。但是去年（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到十二月這兩個月裏，只下了兩三天雨，差不多天天是晴的，本地人都說是空前現象，有的竟說這種氣候是你們下江人帶來的，這我想不過說說罷了，那有這樣的事。

人口　貴陽的人口，據去年春天調查，約有十二萬人，但最近以武漢淪陷，廣州失守之後，各處遷來極多，人口激增，大約已不止念萬人了。

交通　貴陽的交通，以前因爲山路崎嶇，並無近代交通工具，只有騾馬牛車轎輿，後於民國十六年方着手開闢公路，二十四年又重事擴修，抗戰以後，西南諸省頓成後方要地，公路交通，急不容緩，交通部有鑒於此，即在貴陽設立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西南公路以貴陽爲中心，分東南西北四線：

（一）東線經黃平，晃縣，沅陵，常德，以至長沙，即會合粵漢鐵路和嚮

接湘贛公路；(二)南線經獨山河池以至柳州，即啣接北至桂林公路，東南至梧州公路；(三)西線經安南平彝以至昆明，即啣接滇越


西門外風物

鐵路而達海防；(四)北線經梓桐綦江以至重慶，即啣接至成都公路而達西安。現在將東南西北四線的行程，最近公共汽車票價及沿途食宿情形，詳列於後。

(1)東線　貴陽至長沙

全線計長一〇〇九公里，公共汽車五日可達，票價四十四元四角，沿途第一日在馬場坪午膳，(有中國旅行社特約食堂)在黃平過宿；(有旅行社特約招待所與華旅社)第二日在鎮遠午膳，(有旅行社特約食堂)在晃縣過宿；(有旅行社特約招待所西南旅社)第三日在懷化午膳，(有旅行社特約食堂)在沅陵過宿；(有旅行社特約招待所竹園旅社)第四日在官莊午膳，在常德過宿，第五日在益陽午膳，午後即抵長沙。

(2)南線　貴陽至柳州

全線計長六三二公里，公共汽車三日可以到達，票價二十七元八角。沿途第一日在馬場坪午膳，在獨山過宿；(旅行社承辦招待所，聞正在籌設)第二日在六寨午膳，在河池過宿；(旅行社有自辦招待所)第三日在宜山午膳，下午即抵柳州。

(3)西線　貴陽至昆明

全綫計長六六二公里，公共汽車三天可以到達，票價二十九元一角五分，沿途第一日在安順午膳，在安南過宿；(中國旅行社有自辦招待所)第二日在盤縣午膳，在平彝過宿；(旅行社有

特約招待所）第三日在曲靖午膳，午後即抵昆明。

（4）北線 貴陽至重慶

全線計長四八八公里，公共汽車兩天半可以到達，票價二十一元五角。沿途第一日在烏江渡午膳，（有旅行社特約食堂）在桐梓過宿；（中國旅行社有自辦招待所，十分清潔舒適）第二日在松坎午膳，在綦江過宿；（旅行社有特約招待所）第三日午後就可到海棠溪車站，渡河即抵重慶。

這四條線，除了東線因為長沙大火後只通至常德外，其餘都每天有車直開終點。貴陽到常德柳州，搭客還不多，早一天在中國旅行社或車站就可買到車票，由貴陽到昆明重慶，因為旅客衆多，必須預先登記，車站上登記，竟須候至五六個月之久，方始有空。旅行社登記比較嚴格些，也須等待一兩個月。旅客這樣多，客車這樣少，交通雖便，旅客仍舊感到十分困苦，尤其是拖小孩的女客和那負着要事的人，在貴陽候車眞是苦不堪言，希望公路運輸當局，早些設法添購車輛，使這四條西南最重要的公路，暢通無阻。



南明河

除了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的汽車外，尚有貴州省公路局的汽車在省內行駛。路線還是這四條，只是東線祇以晃縣為終點，南線以六寨為終點，西線以盤縣為終點，北線以松坎為終點。但是因為車輛缺乏，最近三四個月以來，除了西線每日有班車，只往安順外，其餘三線從未開過班車。

市內交通工具，有汽車，人力車，和轎輿。汽車只有私人自備的，全市沒有一家出租汽車行，想是貴陽面積過小，汽油昂貴之故。人力車除有少數還好外，多半座背太向後斜，車後又沒有鐵撐，乘坐時往往提心吊膽，極不舒服，馬路傾斜地方，常常有車子翻身，乘客倒地的事。轎輿為數極少，只有幾個本地國醫和病人乘坐。

學校 貴陽學校專科以上者，有國立貴陽醫學院，私立大夏大

學，和俄文專修學校；中等學校有貴陽高級中學，貴陽中學，貴陽女中，貴陽師範學校，貴陽女師等十四校；小學有達德，貴陽，實小，等三十一校；短期小學有實驗，民衆等七校。照人口比例，教育尚算普及，只是中小學除高級中學一校外，校內均無寄宿舍之設備，都須走讀。外來學生，極感不便。最近當局疏散人口，已通告各校遷至外縣，目下各學校都預備搬至附近各縣開課，這般生氣勃勃。光頭短髮制服整潔的男女學生，將難得被見於貴陽市內矣。

商業　貴陽商業。輸出品絕無僅有，舶來品和外省貨輸入極多，但以運輸困難，物價較在東南各地竟要高過數倍。譬如說，火油要買二十餘元一聽，國貨絨線八元餘一磅，蠟燭兩角一枝，次等香煙每聽也要一元以上。金融業除中中交農四行外，尚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金城銀行，及郵政儲金匯業局。其他有紗布業五家，綢緞業十家。保險業有太平等四家，運輸業有中國旅行社等三家，首飾業有寶成銀樓等三家，典業兩家，鹽業七家，棉花業四家，汽車公司六家，較大旅館有遠東，同樂社，江南，巴黎，四海等三十家，小旅館及學生寄宿舍等七十餘家，餐館有二十餘家，小食品店有五十家，國藥鋪有四十餘家，西藥房也有十家，百貨公司有中國國貨公司，書局有商務，中華，世界，正中等十餘家，尚有瓷器，銅鐵，竹木，米絲，雜貨等店號共計近千家。



甲秀樓

名勝　貴陽因爲四面都是山，所以只要一出城門不遠，附近名勝佳景美不勝收，現在把附近的名勝簡單地一一介紹在後面。

黔靈山　黔靈山在縣城西北，出城三里許即達，路極平坦，汽車人力車都可以直達山脚。從山脚蟠蜒曲折而上，石徑幾步一折，數十級一曲，極像閃電的折線，山路兩旁古木參天，樹幹多從石縫裏出來，樹蔭蔽着天日，就在酷暑裏遊山，也不覺得熱累之苦，一路野花清香，山鳥亂鳴，好似身入仙境一般。半山裏有古佛洞，上面蓋着一個亭子，亭子旁邊有一個池名喚洗鉢池，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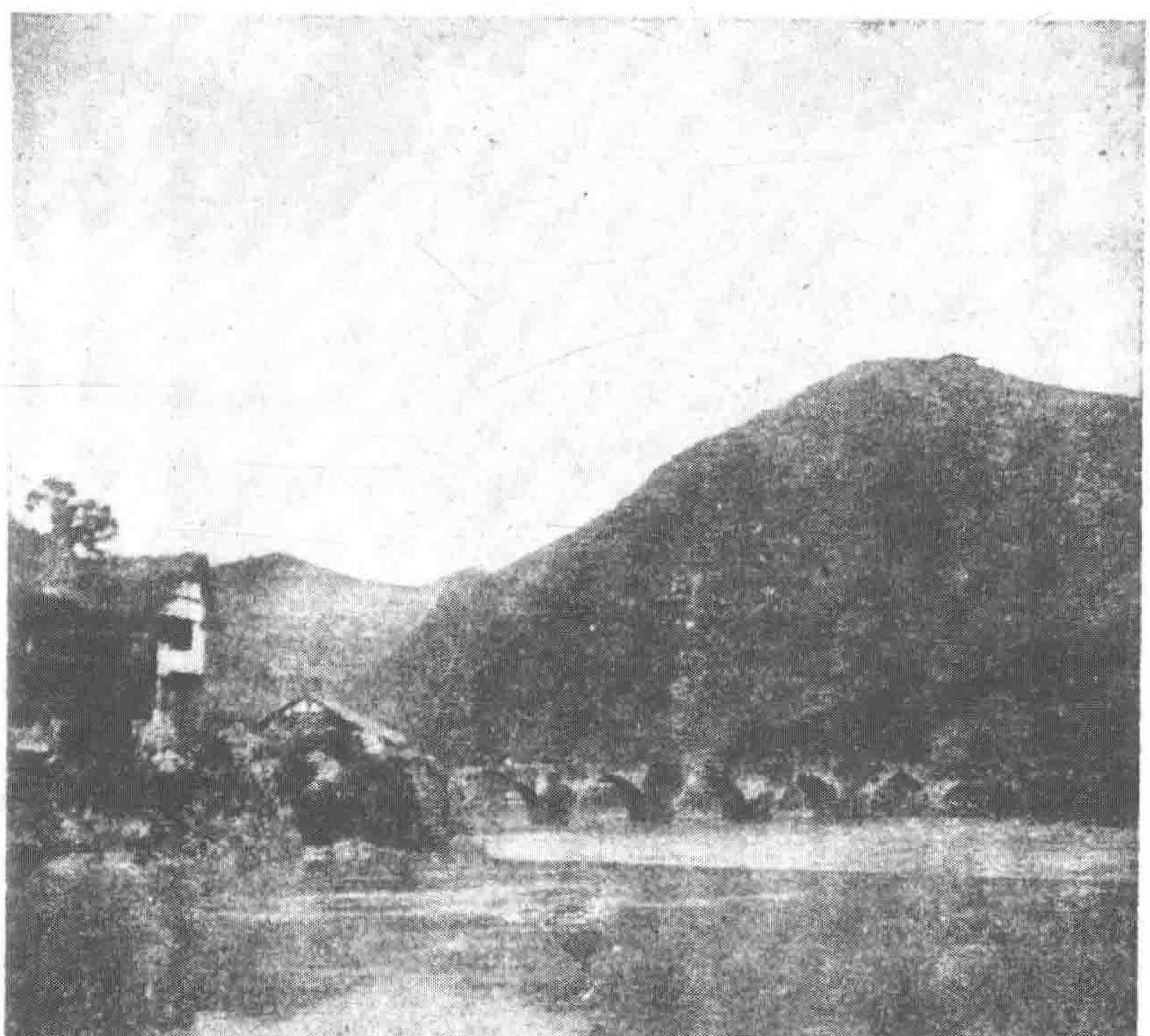
上去爲本山宏福寺。寺裏殿宇極大，是從前赤松和尚所建造的，寺中共有和尚數百人，香火極盛。北面有一小徑，可通大羅木村，這村子的前面有條小河恰恰環着山腰，東面有座獅子岩，獅子岩下面有檀山洞，(又名麒麟洞)極大，可以容百餘人。

扶風山　扶風山在縣城東面二里許又名螺絲山。山上有扶風寺，王陽明祠，和尹道眞祠。

南嶽山　南嶽山在城南三里許，又名長連壽山，山上有大紅樹一棵，幹圍有五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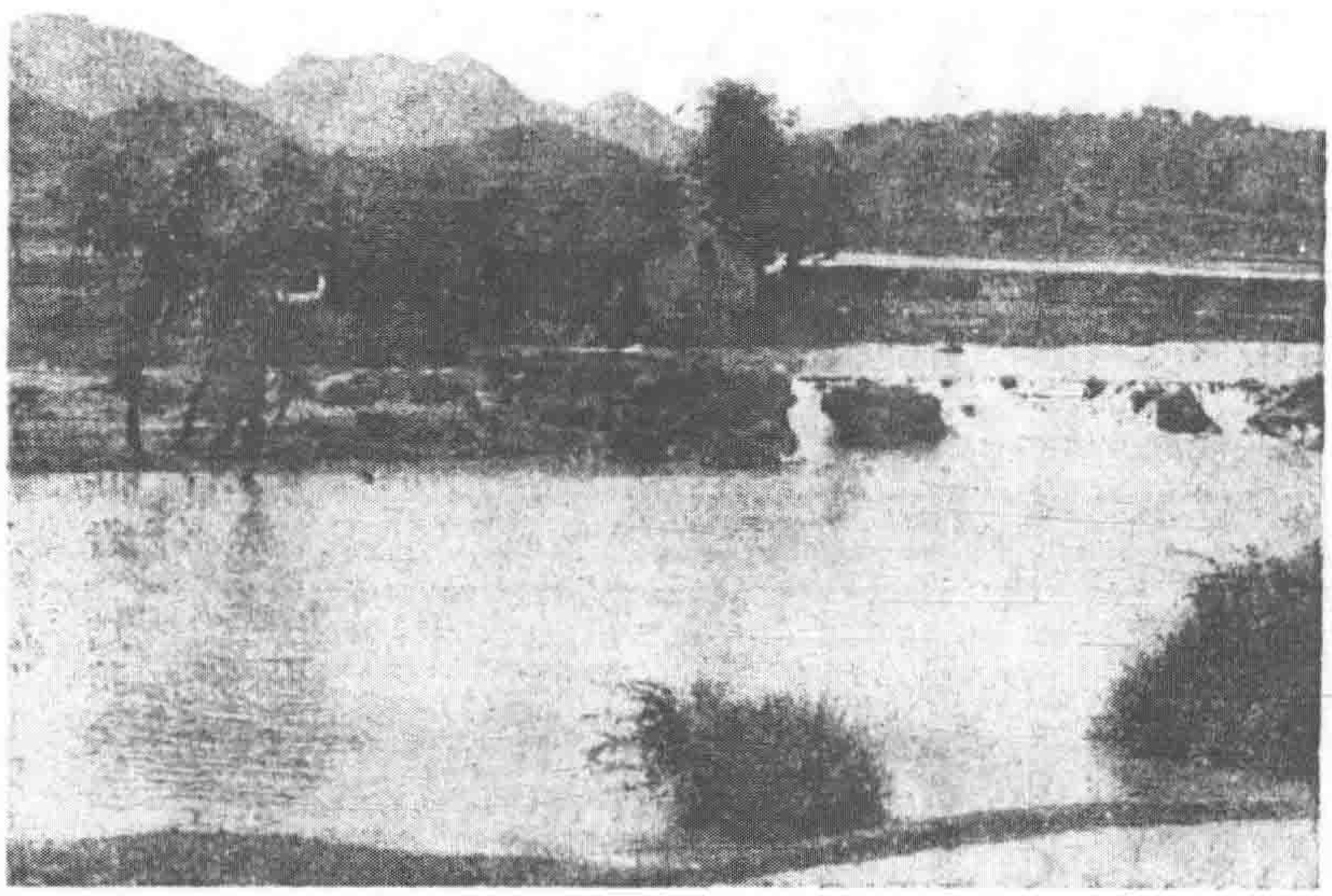
觀音洞　觀音洞在城南三里許，洞極深，走九天才能穿過。前清山陰陳鼎走了九日半方走盡，他說『洞深五百餘里，從洞中行，秉七日炬，可達都勻境，從來少人窮其穴者，明有直指方君，曾盡遊焉。余有好奇之癖，因具十日炬，裹一旬糧而入，初數里甚宏敞，愈入愈窄，止可容身，若是者十餘里，及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以外，則可馳五馬，覲高軒矣。中有樓台殿閣人物花草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因循石壁以行，壁之畔有泉一泓，甘香如醴。泉之畔有銅釜一，可容十升。壁上有題句云「隆慶三年錢塘方紹宗於此煑泉，」筆墨淋漓，字畫遒勁，大可愛，是蓋直指公所書也。余亦續題云：「康熙十年江陰人陳鼎亦於此煑泉。」行十餘里，則不復曠蕩矣。覓行九日半，乃都勻府之東盡境空廠地方，再五里則苗族中矣。

甲秀樓　甲秀樓在貴陽城南半里許，南明河上面，爲明季巡撫江東之所建造，樓造在河中石上，石名鈞鼇磯。樓前有二根鐵柱，都爲清代滿官所建。在樓上遠望青山蒼翠，俯視碧波盪漾，使遊人胸



水口寺

襟爲之一爽。從岸上到甲秀樓有堤岸可通，名爲浮玉橋，橋下有涵碧潭，深不可測，樓旁有觀音寺，再進有翠微閣，去夏四海酒家在此設立餐館，發賣粵菜粵點，生意極盛。



花溪

除上面幾處名勝，尚有銅鼓崖，棲霞嶺，君子亭，獅子山，水口寺，相寶山，東山，都離城二三里許，卽達。花溪和瀉玉洞，離城較遠，汽車往返，亦須三四小時。

物產　貴州物產，農產物有米，麥，豆類，高粱，玉蜀黍等，煙草，棉花，蔴，五倍子也算主要產品，但是因爲土地瘠瘦，所產不豐，就是豐年，也只夠自給。礦物蘊藏極富，惜歷來並未大量開採，礦物計有金，銀，銅，鐵，錫，鉛，銻，汞，煤，硫磺，硝；其中以汞和煤蘊藏最多。其餘如白木耳在遵義附近產量極多，以前每斤只售二十元左右，近來因爲求過於供，每斤已暴漲至六七十元。又遵義附近茅台村所產高粱酒，名爲茅台酒，是中國酒中最好的酒，據說從前在巴拿馬展覽會裏得過第二獎，（第一獎據說是F.O.B.牌子的外國酒）在貴陽每瓶兩元左右。現在也因爲求過於供，買不到好的了，市上出售的，都是粗製濫造，較江浙的高粱好得有限了。

飲食　貴陽飲水，和用水都從泉井裏挑來的，每担代價洋五分，水還清冽，只是礦質太重。吃的東西，牛，豬，羊肉，鷄，鴨，野味，鮮魚，蔬菜，都有，只是水菓極少。牛肉代價和滬地一樣，豬肉較貴，鮮魚蔬菜更貴。沒有到貴陽以爲在貴陽吃不到鮮魚，其實不然，光是以江南風味號召的一家揚子餐廳來計算，每天總要賣出五六十盆「紅燒頭尾」，不過代價較滬上要高一倍還不止呢。水菓在冬季比較多，有川省來的紅橘，外縣來的黃菓（卽橙子）桂省來的柚子，價錢也不比滬地貴，貴陽所見的橄欖——青菓——是圓的，極像青的葡萄，入口比福建的橄欖還要澀，但是回味也要比福建的甜。貴陽餐館很多，各種蘇錫船菜，湖南菜，川菜，粵菜，都可吃得到，再有好多小

食店專賣甜品，就係白木耳，蓮心湯之類，白木耳每碗代價二角，儘可點心。貴陽本地菜餐館，可以說沒有，只有一處專吃鷄的地方在人家屋子裏頭小客堂及天井裏放四五只方棹出買清蒸鷄，鷄雜，和細粉，門口沒有招牌只貼着「培養正氣」的紙條，每天祗賣鷄子二十只，星期日賣三十只。必須預先定妥不然勿想吃到。

其他　貴陽老鼠極多，幷且還比較別處的大，同時貓極少，所以比別處要寶貴，鄉人把貓放在竹籠裏挑着出賣，每頭索價要三四塊錢，所以養貓的人家總把貓子用繩繫住，從沒會看見過放着任牠亂跑的。貴陽還出產一種雄精，是一種硫化礦物，就是雄黃的結晶體，穿了線掛在身上，可以避蛇虫咬嚙。據說孕婦掛了，可以生男。本地人刻成小件墜頭，及酒盅等設店出賣，每兩代價國幣五六角，透明的比較貴，總要一元多一兩。

總而言之，貴陽已今非昔比，我們只希望政府能規劃進行把蘊藏在地下的無量數礦產，發掘出來，把荒蕪的地面大規模的開墾起來，然後可以自給給人，走向眞正繁榮的途徑。

交通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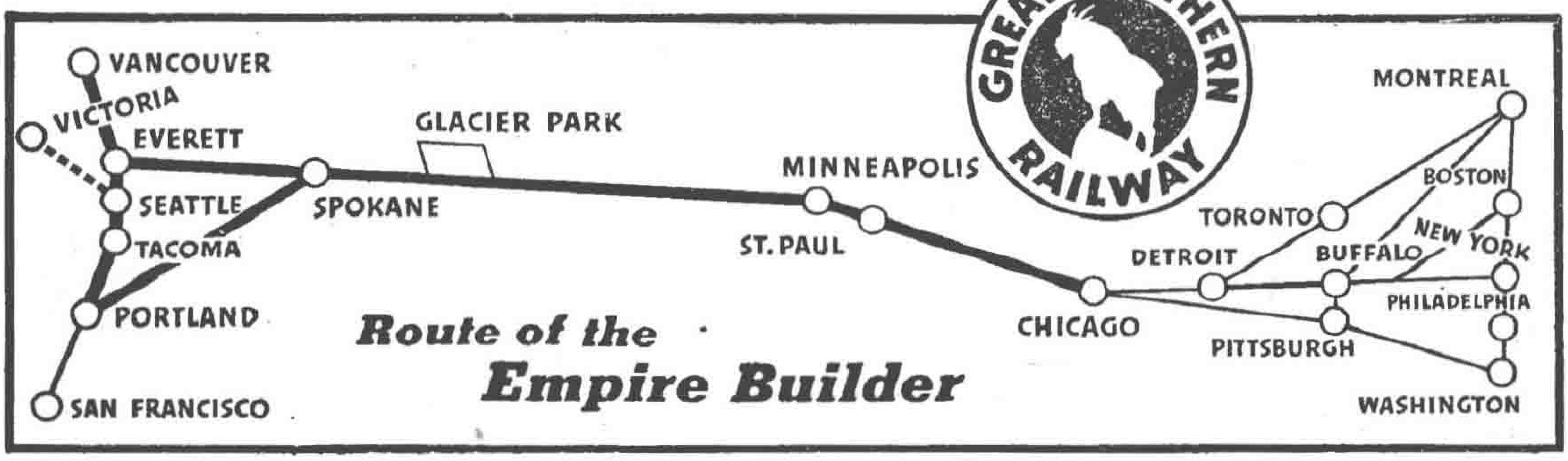
本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開設三十餘年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大商埠及國外各大城市均通匯兌顧客委託存匯款項待遇優厚手續簡捷備有詳章承索卽寄

香港分行設雪廠街五號

電話三四一零一——四
電報掛號九三六六



三四——二九〇





● All Aboard The Empire Builde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trains. Air-conditioned throughout. Staffed with courteous attendants, porters and waiters. 1600 miles of oil burning and electric locomotives.



● Enjoy the best food, prepared by skillful chefs and served in the cheerful atmosphere and air-conditioned comfort of the spacious dining car.



● Happy, carefree hours in the luxurious observation-club car as you glide through an endless variety of American scenery.

The *dependable* "Boat Train" to Chicago

● On your next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or Europe, plan to travel East from the Pacific Coast of America on the Great Northern Railway's air-conditioned Empire Builder. An extra fine train with no extra fare. A Great Northern representative will be glad to make your train arrangements on the wharf at Victoria, Vancouver or Seattle.

Short Cuts through the Cascades and Rocky Mountains

One reason for the Empire Builder's dependable record is its singularly fortunate route thru the Cascades and Rocky Mountains. It passes easily over the Cascades, electrified from slope to slope, and thru the 8-mile Cascade Tunnel, the longest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t crosses the Rockies over low Marias Pass, and follows river courses most of the way through the mountains.



Every Luxury— Every Economy

The Empire Builder includes a spacious Observation-Club Car and solarium. This car provides shower baths, barber-valet service, buffet, radio, latest periodicals and refreshments.

The train includes Private Bedroom Cars (to Dec. 1); also Standard Pullman Sleepers —choice of drawing rooms, compartments, berths; Tourist Sleepers offering lower fares and berth rates; Luxury Coaches, offering still lower fares and no seat charge. Excellent Dining Car meals for as little as 50¢.

No matter where you land, arrange to travel East on the Empire Builder. Evening departures from Portland (connection from California ports), and from Seattle, with connecting service from Vancouver and Victoria. Third morning arrival in Chicago. Low fares every day, one way or round trip.

For details, write one of the following:

VICTORIA, B. C.
H. E. Douglas, Agent, 916 Government St.

VANCOUVER, B. C.
A. H. Hebb, Gen'l Agent, 683 Granville St.

SEATTLE, WASH.
R. C. Michkils, G. A. P. D., 1400 Fourth Ave.

SAN FRANCISCO, CALIF.
A. L. Scott, G. A. P. D., 679 Market St.

●

C. W. Meldrum, Ass't Gen'l Pass'r Agent
Seattle, U. S. A.

LOW ALTITUDE • HIGH SCE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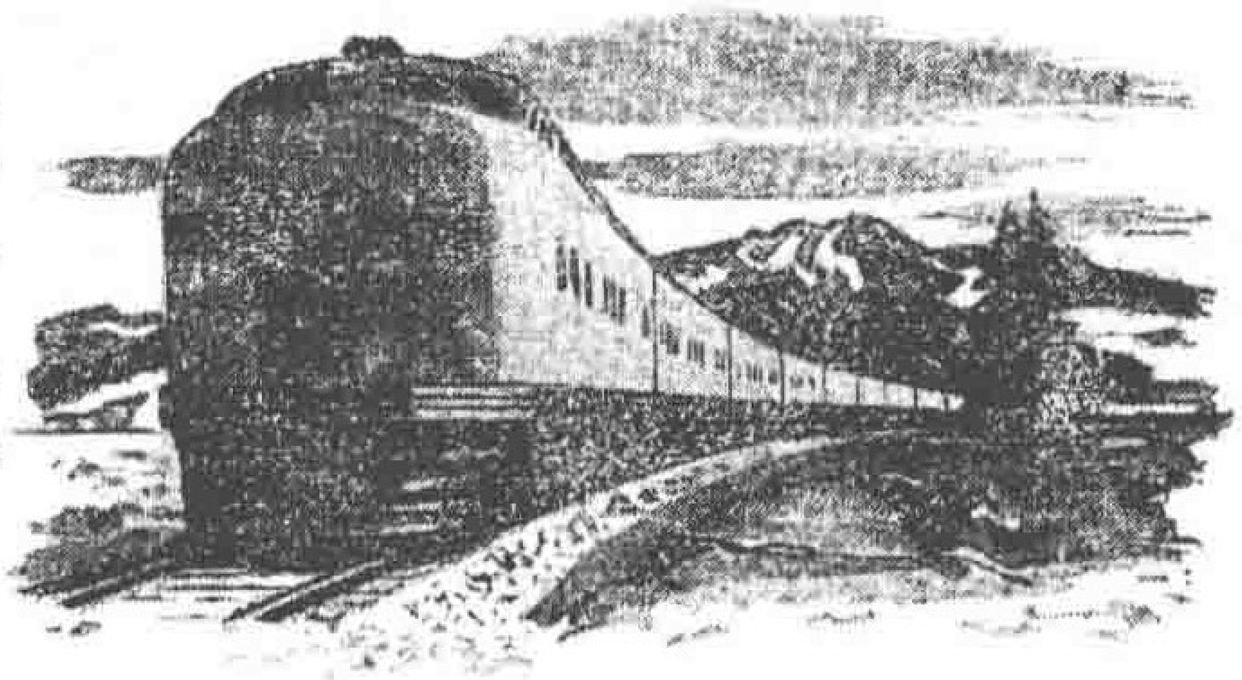
三四ー二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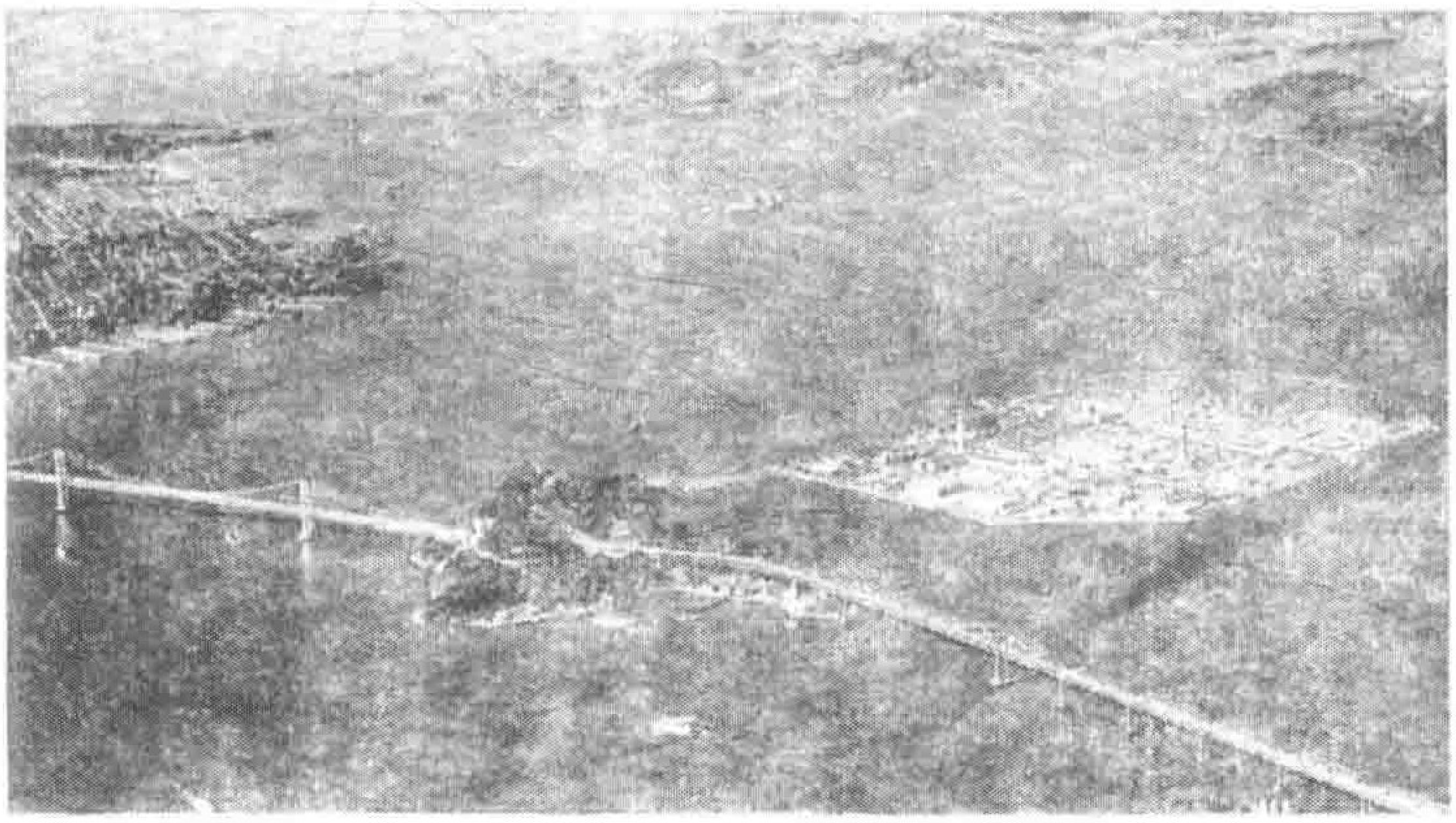
Southern Pacific offers you a . . .

GLORIOUS *American* ADVENTURE

By starting your trip across America from San Francisco, terminal for Southern Pacific's 4 Scenic Trans-continental Routes, you can add the thrill of a visit to the Golden Gat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n Treasure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San Francisco Bay.

Then continue across America on one of Southern Pacific's 4 Scenic Routes. The 13 fine trains on these routes are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perfect temperature at all seasons.





San Francisco invites you to a great World's Fair—a spectacular $50,000,000 Pageant of the Pacific—on man-made Treasure Island, February 18 to December 2, 1939. And you'll see the two largest bridges ever built!

OVERLAND ROUTE, fastest, most direct lin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eastern United States, via the High Sierra, Great Salt Lake and Rocky Mountains.

GOLDEN STATE ROUTE, via Los Angeles to Chicago, through the colorful Southwest and Mexican border country.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is a short sidetrip from El Pa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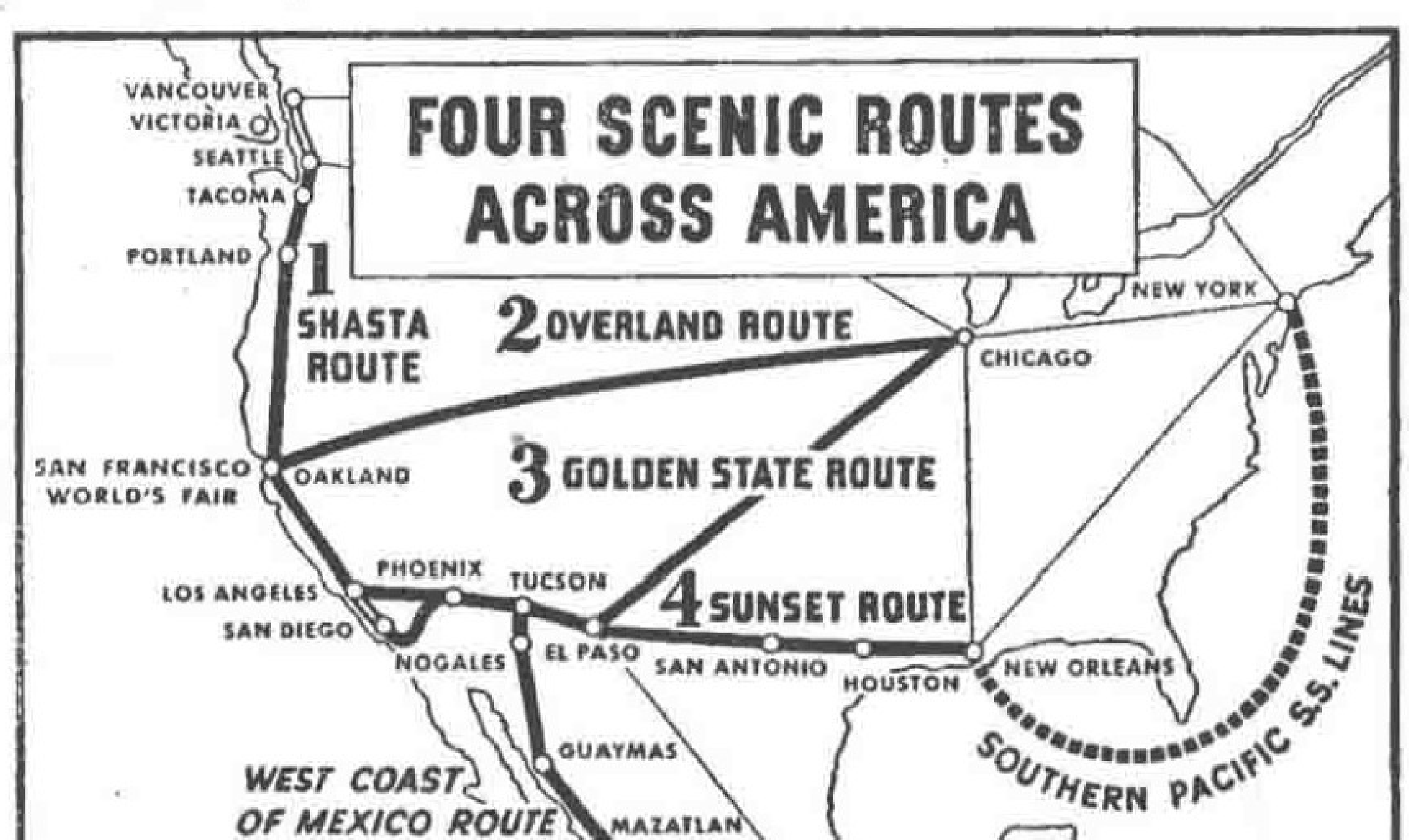
SUNSET ROUTE, San Francisco to Los Angeles, then east to New Orleans through Southern Arizona, Texas and the romantic Old South.

SHASTA ROUTE, east from San Francisco via the Pacific Northwest. If you land in the Northwest, it takes you east via California and San Francisco.

南太平洋鐵路向渡美諸君獻一新建議君如渡美請自本路四大幹線之集點處舊金山埠登程可快覩人工「寶島」上之舊金山世展會奇觀上圖即其會場全景之鳥瞰也

然後乘本路任何一線均有調節空氣設備之列車駛赴各地觀賞沿途美景必感無上愉快舒適絕倫且持本路車票得兼覩紐約世展於費用方面不再增加

本路在舊金山埠特派有華務總經理黎璇君(Mr. S. K. Lai)照料進口各輪乘客並在紐約溫哥華洛杉磯等處輪船進口時亦均有本路代表爲諸君計劃游程



P. S. On an S. P. ticket, you can see the San Francisco World's Fair *plus*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at no extra cost!

Southern Pacific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incoming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B. C. and New York. They will be glad to help you with your itinerary.

筑渝紀行

林冰

貴陽重慶間的公路，是西南公路幹綫的渝筑段，以貴陽爲中心則稱之爲北綫。其長計四百八十八公里，客車兩天半畢其全程，小包車不在此例。如是出貴陽至重慶的話，第一天早晨七時在貴陽總站出發，當晚宿桐梓，次日晨由桐梓繼續北去，晚宿綦江，第三天的上午十一時左右，即可到重慶。從重慶到貴陽，第一天是下午一時由重慶開車，宿於距重慶八十四公里之綦江。下午開車有幾個好處：第一是，車停在江南岸海棠溪，來往的旅客們，均要渡江，頗爲周折，定於下午開車，旅客於是可以從容不迫，比較適當些。第二是若是不住綦江，次一宿站是桐梓，因爲路程太遠，一定趕不到，勢必不能與對開的客車在同一設備妥當的宿站住宿，於是要增加一倍的宿所。所以西南公路管理局方面，規定客車，無論是去重慶或去貴陽，一律依照此規定，兩日半畢其全程，至於何以要兩天半，這是事實上的問題，沒有法子再快了。

這段路上，每天有四輛車對開，可是要買客車票，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是硬碰硬的老等，靠登記先後而乘車，在車站上登記，或是在中國旅行社登記，大概非一星期不可。不過也有機會，要眞正碰巧，正好有一位定了票的客人要退票，那就候補上了。或是託熟人想法——坐貨車或加進加班車裏，也可以提早成行。若既無熟人可找，又等不着退票去是一定要去的，那就非傻等不可。

現在已經好得多了，路局方面只要是調得車輛，總是儘可能開，極力減少無謂的「候車」。

烏江渡

因爲有事需到重慶，輾轉託人，購得客車票一張，三天內成行了。起程之日，起了一個黑早，六時半到貴陽總站，因爲是短期，並未攜大箱子及舖蓋，僅隨身小箱一只，免去扣行李之麻煩。先找到了今日開出的車子，對號入座，等開車的時間來臨，規定七時廿五分開車，不知爲了什麼事牽延了一下，弄到近八時車才出站，本日要完成二百二十公里之旅途，頗以開得太遲而趕不到桐梓爲念。在三橋登記檢查，就擱了幾分鐘，開車後，就與去昆明的客車分手了。我們一直向北，幸而這二百多公里頗爲平坦，並無十分高大山嶺，不甚費時。經扎佐息烽，休息了一會兒，繼續前進，又卅公里抵烏江渡，正是吃午飯的時候了。

烏江的水流得很急，划子很不易渡過，每

往返一次，要半小時，所以利用這空餘的時間旅客在此進膳。西南公路管理局委託中國旅行社在此設立特約烏江食堂，每餐收大洋叁角，味頗可口，看上去也很衛生，來往的旅客樂於在此進餐。

據土人云，在此渡頭附近有一霸王墓，可惜因爲渡河不便，不便再回過去瞻仰一下。果然昔日楚霸王項羽將軍退兵至此，前有大江急水攔住去路，後有追兵趕到，任是「力拔山」「氣蓋世」的英雄也要氣短。但項羽自殺的烏江在蘇皖交界的和縣，不知此烏江又何來霸王墓？

在湘西的時候，只以爲湘西的鄉下人的頭爲最怕冷，無論冬夏都要用東西包。現在到了貴州，看見黔東黔北的鄉間的農夫趕馬的，頭也是一樣的怕冷要包，及進了四川界，四川人也是要包頭。據說一吹了風就要頭痛。怕風而不戴帽，湘西用毛圍巾，貴州四川人用白布，有異曲同工之妙。

遵義是黔北的大城之一，人口很多，市面頗爲熱鬧，貴州公路局客車以此爲宿站，車站後有一長江旅館，附近有旅館多家，在不苛求條件之下，尚可住一宿，大街上有佈置得漂亮的餐室酒家，有洋盆澡堂，並附有家庭浴室。最近因爲環境的可能，比前更增加多了幾家。西南公路的客車若是因爲烏江渡多耽擱了時間，趕不到桐梓，亦有在此宿者。

婁山關是一個險要的關口，有一條隘路，僅能容一車通過，其勢有「一將當關，萬夫莫進」之概。

至此已去貴陽二百公里，是北面的大門，過了婁山關，完全是下坡的路，廿公里就是桐梓縣城了。

「飛劍斬龍頭」

貴州省的縣城十有八九都建在盆地裏，桐梓不是例外。當走過了婁山約十幾公里，就能看見羣山包圍的桐梓縣城。桐梓古稱「夜郎」，何以得斯名，未去稽考，現不得而知。縣城並不大，昔日之貴州省長周西成將軍是這裏人，所以曾一度出過不少的達官貴人，可惜沒有幾年都隨着周將軍烟消雲散了。現在却遺下了不少富翁度着裕餘逍遙的生活。

桐梓的東南門城外有一座山，山並不十分高而很長，本地人比它作一條臥龍。在城的這一方面看過去，只是一個禿山，有一些青草而已，毫無奇特處。因爲地勢關係，溱水自東而西流，經過此山與其南端之馬鞍山之間，形成因流水而將一山削成兩斷，致本地人有句俗語：「溱水向西流，飛劍斬龍頭，文官不到老，武官不到頭。」他們看起來，西流之溱水，變成一把飛劍，將馬鞍山比成已經斬落了的一個龍頭。「風水」本來是很好的，可以出幾個「人」，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無頭之死龍一條，使文官不到老，武官不

到頭，是桐梓的損失；使他們有無限的酸辛。若是在桐梓躭擱一兩天，也有可留連的地方，翻過這座山，或是打龍頭與龍頸之間，沿溱水東去，到山之東面，風景就很有可觀了，可以到上天門洞，下天門洞，及下天門洞上之天橋，橋祗有形成橋樁的兩座平頂高山，並無橋面，兩樁相去數十丈，人們是跳不過，飛不上去，與廬山牯嶺附近的天橋相伯仲。

傳家洞就在此山的東面半腰裏，要經過一條很長的既崎嶇而又如羊腸般的小道，才能到達洞門口，往往有許多人因為路經不熟與路險難進而退。若是能找到的人都進去看一看的，洞很深，故黑甚，進洞都得秉燭及打火把，成羣結隊而去遊，洞裏的路是高低不平，很多地方有水從上滴下，以致濡泥不堪，濕滑異常，若不穿草鞋，是會連連跌交而走不向前的。裏面有許多很高的石筍，有奇石如觀音坐蓮台者，有如如來佛者，大有可觀。從前共產軍經過這裏的時候，很多的富翁大賈，攜妻女，帶細軟，避難於斯洞，現尚留有灶及水池之遺跡。

溱水向西流，經城南而西出，約距此七八公里之蟠龍洞，據云若此洞汚塞，桐梓縣可以立成澤國，故此洞於水利方面頗為重要，現在正整理中，諒不致有何問題。

周西成之墓在城內，當車進南門之後，就可以看見「西成公園」之磚牌坊，此即墓之大門也。走進去有一武功坊，後有一亭，現改名為「牛山。」沿石級而上，不及一公里，即見其坟墓，砌以白石，相當的雄偉。

桐梓招待所是西南公路管理局委託中國旅行社代辦的，同車站在一處。樓上有房七間，每間可容二人，每天收費大洋二元；樓下有普通房六間，每間只可容一人，收費七角；三樓是統艙，每鋪一人，每天五角。飯是三角五角兩種，很清潔，合衛生。早餐有麵有稀飯，每客二角，不收加一堂彩，如有願給者聽。旅客若採用最經濟的一種，只要大洋一元就夠了。設備頗為週全，休息室有報紙雜誌，有無線電收音機，在晚飯之後，聽聽報告時事新聞，可以忘却了旅途的勞頓，所以他們的生意很好，天天客滿。

其餘的旅館有大永，大明，交通等十幾家，設備也很週全，很可以住，樂予介紹。其外還有許多掛着「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燈籠的小客棧，價錢最便宜，大概有幾百文，就可以住一夜了。

揹鹽巴

年高的，年輕的，成羣結隊的每人背上揹着一個竹筐子，筐子上面裝滿了似石頭而非石頭的鹽巴，在走着，在翻山越嶺的走着，大風也走，大雨也走，終是不停的走着。看上去那樣子，就知道是很沉重，背上有這樣沉重的東西，就是不走也得費很大的力氣，才支持得住，所以他們走了一段之後，無論如

三四—二九五

何要停下來休息片刻。若是卸下來休息，是不勝其煩。所以當他們要休息的時候，他們自己隨身帶有一只法寶；一個獨脚木撑子，上面有月形的面子。這種東西是各配各人的長短的度數，正好是將筐子放在上面，而使負重人身上沒有一點重量，乃得稍事休息。

若是你注意一下，這許多揹鹽巴的人，完全是由北向南走的。因爲這些鹽巴都是從四川來的，我們每天的食鹽，都是他們從四川一步一步，登山涉水，千辛萬苦揹得來的。

他們的生活，一定是苦而無疑的，從黔北的松坎揹到遵義，共計一百卅五公里，揹着東西走要七天，載一百五十斤天平，可得四元五角，如能揹一包——二百斤——可得六元。進帳雖然是微少，可是他們的用處也有限。在沿途的各城鎮有適合於他們的客棧可宿，每夜五百文卽可以每餐飯三四百文左右已經可以吃炒肉絲了。所以每天的食住有大洋二角，就完全解決了，一月也不過六元。他們揹一次七天，回程三天，一共十天。一月可三次，以一百五十斤計，每月可得十三元半。若能依照預算，每月可以餘幾元，這是不吸大烟的話。若是要抽兩口，生活成問題就有些尷尬了。

花秋坪

出了桐梓北門，完全是平坦大道，近廿公里，一過了涼風埡就是下坡。涼風埡是這一段路最高的一個山峯，因爲太高的原故，天陰立刻滿山大霧，冬天則積雪不融，車輪上若無鐵鍊是不能走的。自山頂至下邊，大概有十六層左右，一層與一層之間，不是一兩個灣就能到的，總要轉幾個灣，有人曾經數過，一共要七十多個灣，極盡紆迴曲折之能事。在最高的地方向下看，好像一段亂帶子繞在地下，一奇觀也。

過去不遠，有一段「傍山險路，」路不寬，遠看過去，好像嵌在半山裏，走到那路上面，頭頂上還有石岩遮着，沒法使那石壁弄得筆直。轉一個灣就是鼎鼎大名的鈎絲岩，這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連在一起的兩個急轉灣，使人心驚胆怕的看見在萬丈深谷邊上繞來繞去。所以當上或下鈎絲岩的時候，以下車步行爲宜，使車之載重減輕，保安全也。

行行重行行，至九龍山，完全走的傍山之路，一邊是高山，一邊是深谷，走過了一山又是一山，路狹而灣多，很是危險。司機應特別小心，多揿喇叭，開慢車，要不然一失足，敢保全車覆沒。

松坎

揹鹽巴的朋友，是以此爲起站。西南公路規定了這裏是餐站，所以客車至此均在此進膳，這裏有一個中國旅行社受委託而特約的松坎食堂，菜尚可口。

過了松坎鎮，就是韓家店，那裏有些形勢亦頗險惡的大石山。再過去不久就是川黔交界處。未曾注意是否有十分顯明的界牌，只是看見計公里數的石碑上的數字是由大而漸小。

九盤子已經是四川省界內的山了。山很高大，約十公里可畢此九盤子。再前進爲東溪，市面頗不惡。客車至此無大耽擱，均得趕至綦江寄宿。

綦江宿站

西南公路綦江宿站的招待所尚在籌備中，以致現在來往的旅客均感不便，在招待所未完成之前，祇有一個特約招待所，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臨時辦法。

迎賓旅館——設備，建築，就是它那一塊地皮——實在令人不敢領教，亦不能「樂於介紹。」客或有詢其何以不裝修一下，他可以告訴你新車站不久就開始建築，離此甚遠，將來此地定無生意，故不再花錢上去，將來在新車站附近辦一個好的，現在權請忍耐一時。

總算是難能可貴，已經接受了中國旅行社的指導，暫時不用那寒暑不易的蓆子。他們現在也不願意增加生財，所以褥子是暫緩「置。」木板上舖了一些稻草，草上覆一張花的或白色的線毯，再給一條被，被的干淨與否及氣味如何，茲姑置之勿看勿聞。蓋了兩肩，脚要露出外，保全了兩脚的溫度，兩肩又爲風所侵。若是怕睡在草上，用半墊半蓋法，則此路不通，因爲其寬度有墊則不能蓋，蓋則不能再做墊。他們也有他們的理由：「他家還不如我家呢！」

若是既不怕髒也不怕被的臭氣，更不怕稻草刺痛背，那就可以上床睡了，但是還要有一身不怕臭虫咬的皮肉，方才可以處之泰然而後安然入睡。不然的話，就要拿出在內地常常要自備的手電筒來照着捉臭虫玩，以消此長夜。

最好的一家不過如此的高妙，其他如公路飯店，大通等小旅館，也就可想而知了。總要等招待所完成才得解決。

海棠溪

綦江距此八十四公里，當中要渡一條綦江，多少要費些時間。若是早晨七時在綦江開出，十點鐘無論如何是可以到達。距海棠溪四十八公里處有一地名叫九道拐，拐者灣也，是說此處有九個灣。九個灣本來沒有什麼希奇，不過這九道拐是連在一起，在一公里之中連上九個急轉灣，有相當的可怕。現在正改道中，有一個很平直的大道，不久的將來「九道拐」要成爲歷史上的名字了。

到重慶去總得渡過長江，在海棠溪站下了車後，去渡輪碼頭尚有數百米，若是有隨身帶的小提箱或包袱之類的東西，自己不

願意提的話，可以叫小孩代勞，看東西的輕重大小每次送到碼頭每人五分至多出一角，可以叫他們送到輪船上。

登了彼岸之後，可以叫轎子代步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轎子比較適用些，價錢並不貴。因爲這裏的江邊各碼頭與馬路之間，是隔着數十級的石階。若是走上去再叫黃包車，走這一段石級實在有些吃不消。

如到了重慶就到了家，那是簡單得很，用轎也好，車也好，毫無問題。若是去作客，第一就要解决住的問題，因爲人口的驟增，旅館也是住滿了人。得從早設法，免得在馬路上亂走。

補記

在這段公路上旅行，一共只有兩天半，也就是要住兩個晚上，住桐梓的一晚，就是住不着招待所，其他旅館還尚可自己不必攜帶什麼用的臥具。在綦江的一晚，目前是要預備帶兩張單被，一墊一蓋，可以免去一些臭虫臭氣。一俟將來招待所開幕，也就什麼東西都可以不必自己預備了。洗面用器要帶，手電筒千萬不能少，不過桐梓與綦江都有電燈的設備，以備於十一時熄燈後的用處。



三四一二九八



本路沿線風景秀麗奇特諸君游美請向中國旅行社接洽可也

BEAUTIFUL SCENERY . . . miles of rushing rivers and placid lakes . . . vast agricultural areas . . . interesting American cities . . . these and other thrilling sights await you on the route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Travel in comfort and luxury on the roller-bearing

NORTH COAST LIMITED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

Accommodations to suit every purse—luxurious Standard Pullmans, drawing rooms, compartments, baths, library, radio, valet and barber service—newest type tourist sleeping cars, and new de luxe reclining chair coaches. "Famously Good" meals in the diner as low as 50c; or lunch tray service in tourist cars and coaches.

Through to Chicago daily, leaving Seattle at 9:15 p.m.; arriving Chicago 8:45 a.m. third morning.

Northern Pacific representatives meet steamships at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They will help you with baggage and make reservations to any point in America.

L. A. BUCK, Speci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A. C. STICKLEY, General Agent
91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 C.

W. F. CARR, General Agent
678 Howe St., Vancouver,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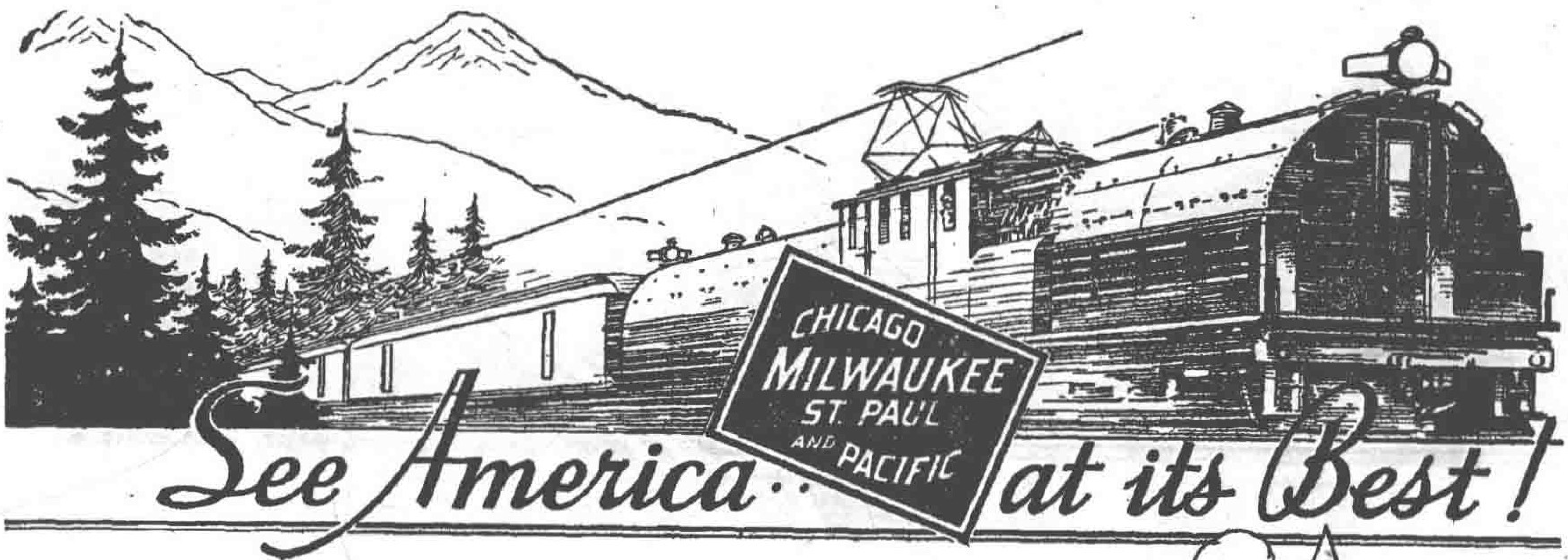
R. J. TOZER, General Agent
657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Calif.

Let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make your arrangements for a delightful journey through the American Rockies.

Ask about the low One-Way and Round Trip Fares with long limits and liberal stop over privileges.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 L. TOWNSEND,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Mar-Dong
509 Maynard Ave.
Seattle, Wash

舍路埠馬登料理各客搭車轉車入美東各埠

Moy L. Shiu
157 West Cermak Rd
Chicago, Ills.

市卡咕埠梅兆濂接車轉車往各埠料理搭客妥當

美利華記火車公司有華人料理搭客過埠週到快捷

GO EAST FROM SEATTLE



VIA THE ELECTRIFIED

OLYMPIAN

EVERY CAR AIR-CONDITIONED

There's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long the right of way of The Milwaukee Road's famous Olympian. Cosmopolitan cities, millions of acres of forests, high mountain ranges and rich mining country, vast cattle ranges and the rich rolling farm lands of the mid-west.

And you enjoy the best of everything on the Olympian. Luxurious, modern equipment, the cleanliness and comfort of air conditioning, electric operation over four mountain ranges, courteous servi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raveling on one railroad—the only one operating over its own rails—all the way from Seattle to Chicago.

Lowest priced tickets for all classes of travel are good on the Olympian. The equipment includes observation-club car, standard sleeping cars, new type tourist sleeping cars, Milwaukee Road all-luxury coaches. Decide now to ride America's favorite transcontinental train.

乘坐本路歐林栟快車向東美進行其所經洛機山等諸大名勝秀麗雄奇全路六百五十六英里均以電力行車隆大之電力機車平滑沉靜不若其他燃燒機車煙囱中所吐煙氣煤屑惡氣之擾人也諸君曷一試之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nquire of Chinese Travel Service, your nearest steamship agent or any of the following Milwaukee Road offices:

Eric Marshall, Agent
90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 C.

F. G. Calkins, General Agent
793 Granville St., Vancouver, B. C.

R. F. Randall, Dist. Pass'r Agent
661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Calif.

J. F. Bahl, Asst. Gen'l Pass'r Agent
Seattle, Wash.

F. N. Hicks, Pass'r Traffic Mgr.
Chicago, Ill.

2622-16

The MILWAUKEE ROAD

AMERICA'S LONGEST ELECTRIFIED RAILROAD

西北行

（三）

麥羣玉

一月廿五日余因公司事與同伴作敦煌之行。

由礦場西行，積雪載道，五十里達大寺，此乃番子結集之地，位於祁連山南麓深處之谷中。氣候溫暖，當此大雪紛飛萬物冰結之際，谷中仍有綠葉青草，故畜牧番子於冬候將屆，卽盡驅其牲畜入此谷中以度祁寒節令，亦稱冬窩子（冬天牧地）廣惠寺仙靈佛，每年春夏二季常駐錫此地，青海西北部藏蒙牧民，視大寺若塔兒寺廣惠寺同為聖地。

大寺中除仙靈佛外，以阿力克千戶王爺，阿巴王爺為番子最信仰之領袖。阿力克千戶之財產，掌有西番馬五六千匹，牛五萬頭，羊十餘萬隻，為青海西北部番子中最有財力者。大寺遠處祁連山內，番子聚族而居約三千餘人，以環境特殊，供給自足，鮮與外界來往。漢回人祇販貨前往貿易，貨罄卽返，無終年居住，實一純粹番子部落也。

番子帳幕是牛毛織成的，用八枝木柱架成如流線式，近地之處有二尺餘可以隨時啓閉，帳之居中有天窗，窗下為泥造成之長形灶，燃料是牛糞，主要食料是牛羊和乳酪，糌粑白麵為高貴之食物。他們食東西不用筷，食完後以舌尖舐碗，以最淨為有禮，若碗不淨時，可以用牛糞灰擦之而不用水洗。肉半生則食，據言是強身禦寒之法。

番子裝束，男子在頭頂蓄一小辮，其餘頭皆揮光，頭戴羊毛圓邊尖頂帽，身穿大領羊皮袍，腰束布帶，胸前掛一銀盒，藏有佛爺頭髮，出外皆佩長劍以防犬襲；女子頭髮皆梳成小辮四百餘條披於背後，衣服長至腳跟，腰束布帶，衣之前後皆有黑布帶兩條長與衣齊，帶釘有如碗大小之銀盤，刻有美麗圖案；有產者雜飾金珊瑚，瑪瑙之屬，窮者雜以銅錢，耳帶大銀環，帽高五寸而頂尖，尖頂下垂紅線，如前清之紅纓帽。男女皆不穿褲子。

番子皆席地而睡，無被褥，被藉所穿之皮袍卽夜間之被褥。

自大寺南行廿里，過長灘，仙靈佛與馬席之避暑別墅在焉，再折向西行卅里，卽抵以風景幽美著稱之八寶。八寶位於祁連山，老山，牛心山交界之山谷中，背北面南，地勢平坦，可耕可牧，遙望伏牛河源頭，飛泉如練。山上多松，終年積雪，雄渾靜穆，翠樹交柯，風貫松林，若巨濤併激，淵淵雷鳴，平壤遍治稼穡，漢回雜處。每屆秋令，麥穗如金枝含秀，脈脈垂頭。番子驅羊草野，羊羣點點，若天上銀星。環八寶數百里之大山遍植山松，柏樹，榆樹，樫樹，蒼翠一片，量數何止萬萬計；樹有高十餘丈，大可數人合圍，眞良材也。若能輸出都市，雖花旗松木亦難媲美，惜交通阻塞，無由

致力，一任無知土人儘情砍伐；且祇知伐而不復種，大好原始森林竟棄置之，不禁爲之嘆惜者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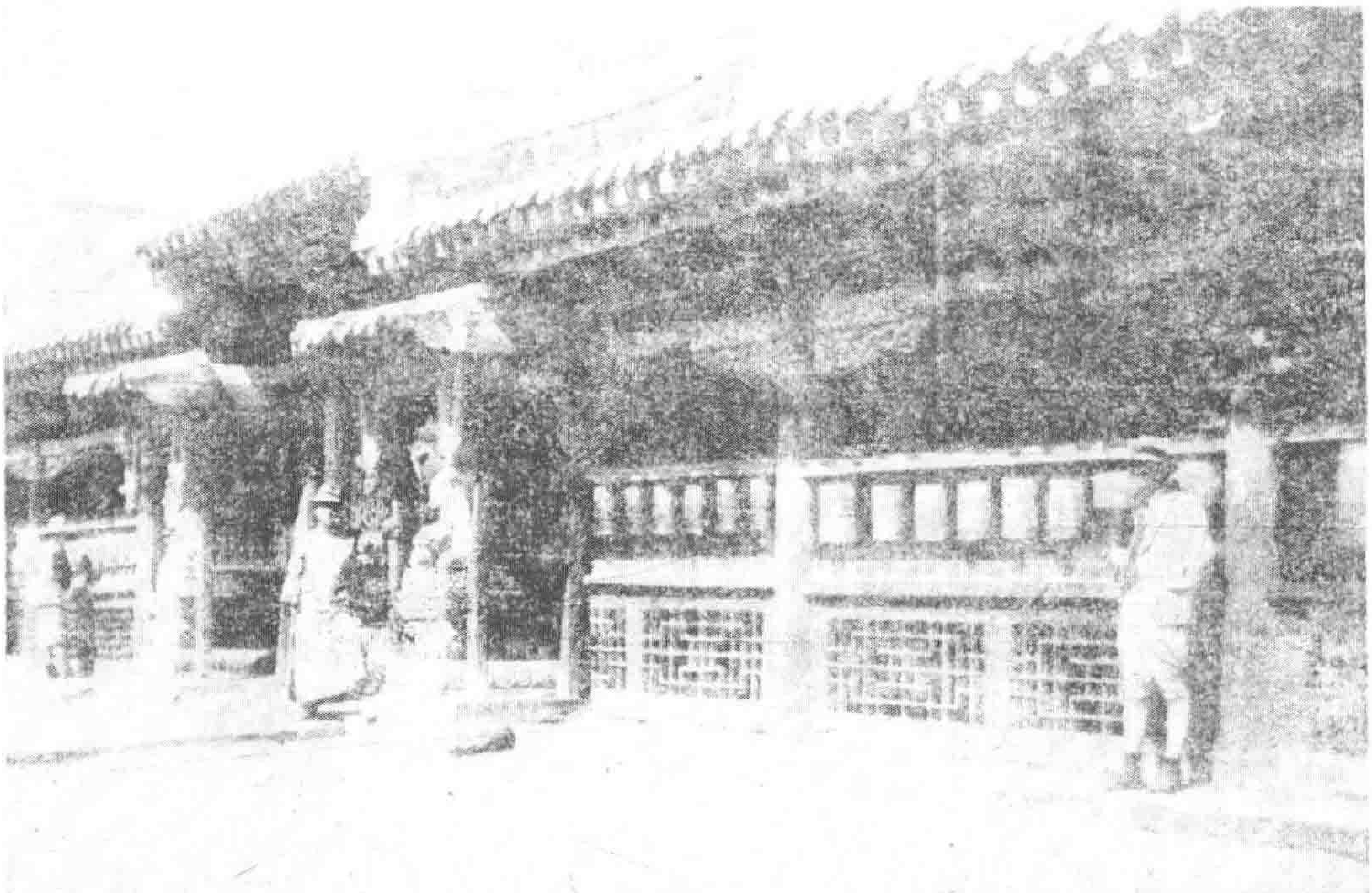
牛心山拔海一萬四千尺，嶽嶽嚴威，至形壯肅。山內礦產甚豐，如瑪瑙，猫眼，碧玉，點金，羊膏白玉等。山內茂林以產猞猁，鹿茸，羚羊，狐皮爲最著名。採皮貨者多以八寶爲聚集交易之區，八寶居民是漢，回，蒙，藏各族雜居，數十年來相安無事，惟近來回族勢強，各族時感有形無形之威脅，民族間之諒解，怨結日深，將來蘊積難容，終有爆發之一日。西北各民族間之矛盾問題，實一非常急待解決之要務，政府不早圖設法調和各民族之情感，設有刁雄從中鼓惑，或外人陰謀利用，背叛生事，則僅有之內向民族，將非我有矣。清代青海番子之亂，可爲龜鑑。當此山河破碎之日，筆間及此，悚慮莫名。

八寶西行，出拉洞約十里，過二寺灘。灘中風景清麗，黑河支流灌其旁，土地肥沃，宜於稼穡。二寺灘以二寺而得名，昔有二僧雲遊至此，就灘頭高處建立兩寺，規模宏敞，現已主持無人，風剝雨喙，頹垣破壁日就荒廢，祇餘斜陽野鳥，孤月寒鴉，聊慰其寂寞而已。過二寺灘涉黑河，水深及馬腹，急流似箭，水色碧綠，陰冷刺骨，冬寒不結冰。過此河須諳河底深淺之人引導，方可渡之，否則誤踏深穴，難免滅頂之危。若屆夏令，山洪暴發，水勢陡漲一二丈，行客須繞高山，行程多廿里始達彼岸，西北行路難，非經歷者實不信其中苦況也。

黑河西傍山曲折行，抵大東鎖，又名銅錯溝，地形由兩大山對峙如犬牙交錯，中留一山道，旁多山洞，居民即居洞內，據云洞內冬溫夏涼，氣候乾爽，無蛇獸之擾。越溝五里，一石山屹然路旁，山石似經火燒，滿山遍紅，山勢至巖巉，石形尤詭異，若老人，若伏虎，若怒蛟，鬼斧神工，極盡奇態。山半有一洞，相傳古代有一番王臨終之前，盡將其寶物藏入洞中，然後蔽塞之。故此山名爲大王山，此洞名大王洞。筆者當時曾以望遠鏡探視，但見洞口爲長方日字形，可容一人出入，洞內形圓，色黑無光，未能窺其底蘊。且洞在半山，四面無路可通，而高千尺，正可望而不可即。

出銅錯溝五里，黃番寺在望，該寺乃喇嘛與番子百餘結帳而居，乃一世居小部落也。由黃番寺西廿里，抵三叉口，此黑河與甘州河合匯之地，路有三：左去扎瑪什克，右往甘州，前行直路須渡黑河正流而至野馬村油葫蘆諸地。歧路口有漢人設店數椽，出賣大餅麵食，兼營客店，生意尚不惡。

過叉口後取道扎瑪什克行，地勢漸高，路綫完全在大山中，曲折繞越，羊腸鳥道，山勢參嵯，巨石當途，每疑前進無路，乃轉一曲則又豁然開朗。或經險道僅容一騎，左爲千仞之削壁，右爲百丈之急流，人馬過此，莫不屏息翼翼而過。同伴詠石達開「策馬渡懸崖，彎弓射明月」之句，頓覺雄心萬丈，履險如



慶惠寺內之轆轤

夷。時或翻大山，山巔積雪，晶光耀目；地硬冰滑，路角坡斜，人馬至此，趑趄不前，「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蓋寫實也。行人祇有捨馬步行，手足並用，攀援而上。幾經艱辛，始達山巔。卓立俯視，山河萬里，盡收眼底。青海山脈，動輒峯連千里，氣勢沉雄，其磅礴偉大處，令人與還我山河光復神州之感。過盆地，紅坭灣，棉紗灣，約卅里抵鴿子洞，野鴿不可以數計，喙通山泥築巢而棲，土人迷信，稱鴿乃神鳥，相戒不敢捕殺，歷年滋生，鴿羣愈多，每一飛起，天際爲之黑，亦一奇觀也。

自鴿子洞沿黑河南行廿里，遙望寺宇叢疊，鷄犬相聞，此即扎瑪什克矣。位居於祁連山與大板山之間，黑河卽發源於該地，山野均有原始森林，筆者曾偕伴策馬三日，往山內探礦，每日均在林深茂葉中穿過，仰見日影如絲，悠悠透露，其樹木之多，實足驚人；林內野獸野鳥之怪聲，發自林密之處；麝香，羚羊，黃羊，灰鹿，哈喇，兔子，狐狸，猞猁，隨地均遇，惟無毒蛇猛獸，蓋地高苦寒也。以扎瑪什克平地而計，高度表已拔海一萬二千尺矣。地下蘊藏極富，若能以機器開採，其量豈以數計。我國寶藏多在西北窮荒之地，棄之如坭沙，曷勝浩嘆。

筆者與扎瑪什克多寶寺之佛爺友善，故得暢遊各地。據喇嘛傳述：距此二百餘里之萬山叢中，有一神祕之山，番子稱爲多寶山，山內寶石甚多，然不許外族人入內；山上有一石鼓，遍刻藏經，倘番子



青海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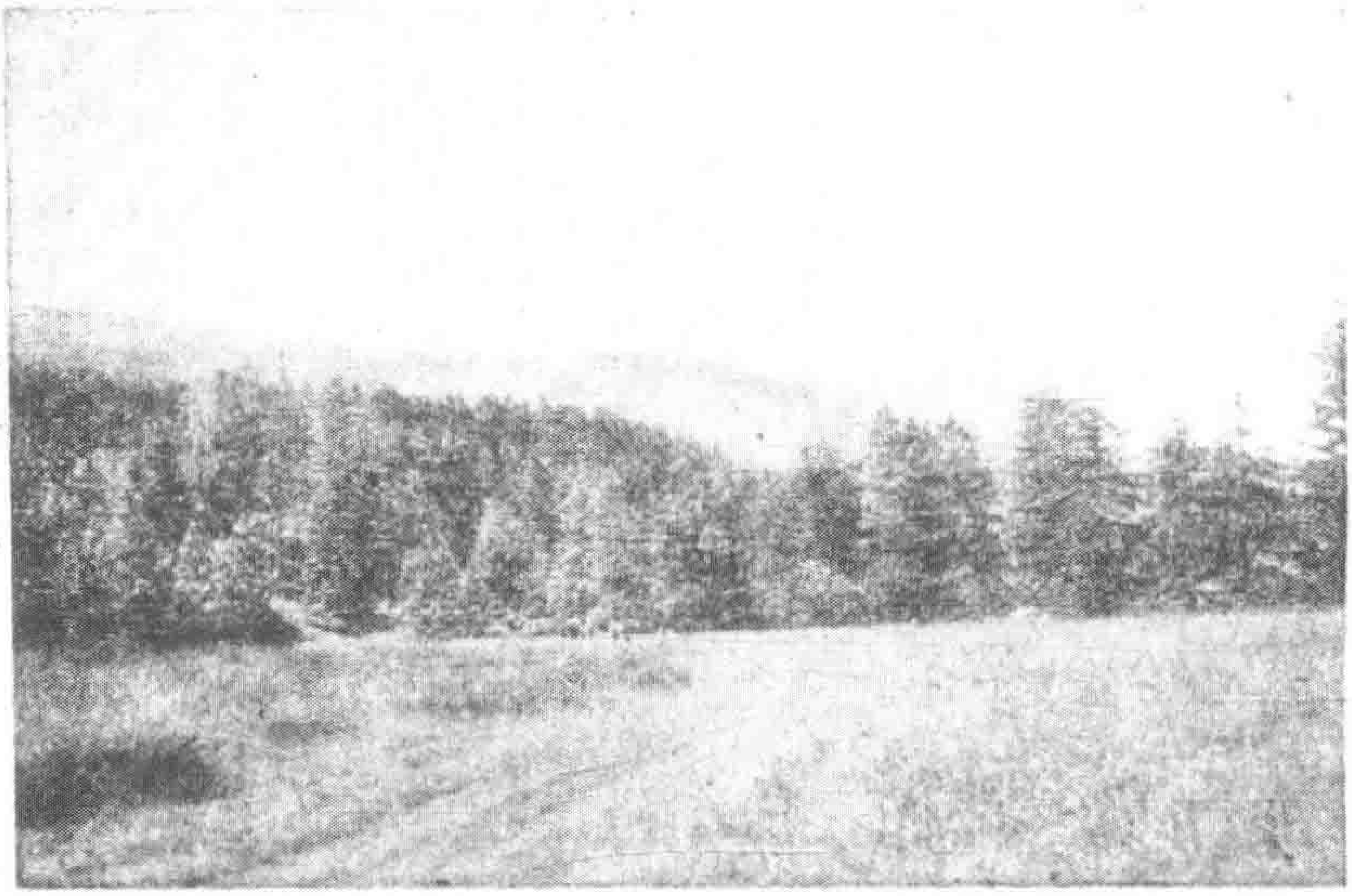
族中有嚴重之事待決，則擂鼓爲號，招集各地番子來會，鼓聲淵淵，遠揚數十里。山中每當降雪或月明之夜，山頂發現豪光，若雲霧飛騰，忽隱忽現，筆者曾倩喇嘛導往探視，然屢請屢遭拒絕，謂格於律，即暗中商諸番子，厚之以利，亦無一敢應。每一思之，不禁神往。

扎瑪什克若一世外桃源，風景絕佳，居民皆是番子，數約四千餘人，多曉耕植，建土屋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世無爭，無明文法律，統治生殺權操之多寶寺佛爺手中，刑簡而公允，上古遺風，不期見於此地，噫！此卽太上之民歟！

在牧地所經之帳幕或牛羊羣，則見到一羣大如小犢之狗，狂奔而來，向馬之前後進襲，卽遠隔一二里，亦不能逃出其範圍。狗性兇狠，狀極可怖，若不愼爲其所噬，必死無疑。故番子出入必身佩長劍，旅商亦攜利器，以防意外。

番子居於山野中，難免歹徒搶刼，故每一個帳幕，都畜數十頭之狗以自衞，而補人力之不足。彼輩對於狗極爲愛護，待遇和人一樣。山規對狗之規定：狗將人咬死，狗主人不負賠償之責；若狗爲他人擊死，則看狗之傷痕而定，倘狗之前部受傷而死，沒有交涉可言；狗之後部受傷而致命者，則以人命抵償或賠款，始能了事。其意謂前部受傷，是爲自衞，非死之則受咬，理所當然；擊後部是謂狗已走，擊死是不合理，必須賠償也。

出扎瑪什克續向西北行一路雪嶺插空，三百里抵野牛溝，溝水東流，此即合黑河而



青海風景之一——八寶森林

入甘州河也。此處地高一萬四千尺，地富產金，為祁連山有名之區。再西去穿牙壑即祁連山之主峯。但際冬寒山路積雪，人馬不能前往，敦煌之行遂罷。於是折回轉風窰。

農歷新春過後，山土漸鬆，不能開採，礦工多回家去。余亦終日無事，時與同伴躍馬山野中，生活亦不覺寂寞。

仲春後氣候漸暖，積雪漸溶，築渠引水以為淘金之用。工人對於引水極有經驗，山麓之水曲折倒流山顛，這是我第一次所見到的。

在轉風窰東南卅五里山谷中，公司有分廠設在該處。因委託之管理人他適無人管理淘金之事，我與趙君長慶前往服務。

我們沿天盆河而行，經大紅溝小紅溝，此為產金之地，有數家採金者在此開採，成績頗可觀。再前即我們礦區高崖。崖之北為北京寺，在於大山環抱中，草色青葱，為冬窩子，居民約四百餘人，皆受寺中之大喇嘛與北京王爺管轄，我們工作場所，相距咫尺。時與阿卡及番子往來，相交極善，對於彼輩風俗習慣，覺得非常有趣，余每當工作之餘，輒到帳幕中去。

番子請客。其客人為番子者，主人予來賓之食物，不論多少，一定要吃完為止，且必須食得乾淨，反之則主人顏色不悅，甚之因而絕交，其意以為客人嫌物惡劣而不領情也；若漢人為客人，食多少沒有關係，蓋其知漢人量小也。彼輩所食之牛羊骨頭，食得很乾淨，其意以食完之骨，是棄之於地。若不乾淨，為他人所見，必遭歹徒襲擊。即骨頭不乾淨是弱者之表露也。

男女善於飲酒吸煙，每飲非醉不可，每當月明之夜，則邀集部落中之男女，飲酒跳舞，未婚者於意興情濃時，雙雙往山林深處去度其銷魂生活。另是在山野間高唱求侶之情歌，男女各向歌聲發處而追尋，當見面互悅時即在嶺中度新婚生活。其家人知道者，以馬匹迎於途，新婚男女高歌而歸。歸家後

由父母帳幕牛羊,他倆卽開始度其小家庭生活。

有的男女先度性生活之後,各歸告之家長以論財禮,結婚之日先由男家倩喇嘛擇吉期通知對方,屆時新婚則召集親友,具財禮親迎於女家,女家則閉帳門不令入,俄而帳內高歌,而壻及迎親諸人亦以歌和之,歌止門啓,及門,女家以水遍澆來客之身,新夫婦拜天地敬佛爺,叩見岳父岳母,納幣成禮,隨導雙方親友歌舞狂歡,終宵達旦,始迎女歸。女家亦召親友乘馬送護,送親諸人,亦由男家澆水而入門。據稱此乃喜慶之水,可以洗去不祥也。歌舞亦如在女家然,惟至夜卽止。次朝女家仍載女歸去居數月,謂爲報父母之恩,壻可隨時往來,迨至是年十二月廿四日,(爲何指定是日,不得而知)始將其女送歸壻家。以牛羊爲妝奩。對於家產之繼承,男女皆平均分配,各得一分;對於王爺之繼承人,有子者當然以子繼之;無子者以女繼之。

葬禮,祇有大佛爺或有名之千戶,死後以火葬;其他阿卡或番子都是天葬的。天葬卽將死者衣服剝開,以水洗身後由阿卡念經超度,始往山嶺上給鷹食。

阿卡(小和尚)在蒙蒙社會中最受人敬重,牧地成爲喇勢力之社會,其權力高於一切,而番子慕此榮耀所有兒子除留一人在家,其餘皆當阿卡去。

喇嘛有顯宗密教之分,戒條是不食煙,不飲酒,不娶妻,其他一無所戒,頭上亦無受戒之點。

在牧地中央紙幣絕對不通用,除以物易物外祇有白銀爲貿易之媒介。在開發西北聲中,金融不能使牧地人民信仰,開發也成一疑問。

祁連山所見之番子,大多能通漢語,因漢回商人傳播之故,同時有一番在西甯爲藏語教員,對漢語說得很流俐,他們之漢語得力於他不少。

八寶番子之帳幕



山中下雪時節,不在冬季或春初,而在秋



祁連山南麓以漢語著稱之王大人及其帳幕



青海土人淘金之情形

季和暮春，冬季從不下雪，大概是天氣奇寒所致吧。

淘金完畢，公司卽遷回西甯，預備作黃河上游探礦之舉，我們經四日路程抵亹源。

遄回西甯

由亹源回西甯的途徑有二：一走上大板經大通；一走下大板經廣惠寺。我們的歸途是取道下大板的。

四月廿五日離亹源，沿浩亹河北岸東南行，河兩岸之田畝青葱，山峯嵐光煥發，極娛行人，沿途田舍相接，鷄犬相聞，不復見祁連山中之景矣。十里經大渡口河寬僅半里，河水奔流湍急，口中設有渡船一隻，以利行客，渡河後沿大板山麓東行四十里抵卡子溝，山勢峻險，漢馬援屯兵於此大破番兵。卡子溝僅人家十餘，窮苦不堪。

翌晨循山道登大板山，最高處為一萬一千五百餘尺，南行經流水溝，卡子溝至此為六十餘里，皆無人煙，而行人亦絕少。流水溝有人家三五，再行十里為廣惠寺，（寺中記事另述）寺之四週樹林陰翳，可為避暑之地，屬於仙靈佛所有物。寺之南為衙門莊，莊為土牆，形如堡壘，居民八十餘家，有產銷局及縣立小學。所從此南行，谷地漸廣，為漢回蒙藏土司各族雜居，而七司，蒙藏各族皆已漢化。

再南行出老爺峯西邊之谷口過通濟橋而北川河，卽抵新城。廿八日安抵西甯城。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一六八八三至五（三線轉接各部）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 康鐵佛田號 "CONTE VERDE" 康鐵卑安克孟諾號 "CONTE BIANCAMANO" 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為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卽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船名	由上海開	開往地點
康鐵羅索	三月八日	布林的西
維多利亞	三月廿三日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康鐵佛田	四月五日	那泊爾 熱那亞
康鐵卑安克孟諾	四月廿七日	

LLOYD TRIESTINO

ITALIA-ADRIATICA-TIRRENIA

從焦土的故鄉囘來

許達年

戰事起後，故鄉好像遠隔在千萬里之外，和我這遠方遊子，不覺隔絕了一年半以上的時日。雖然思念故里，倍感悵惘，很想去看看在廢墟之上，尙賸些什麼瓦礫，終因河山變色，打不起興致在鐵蹄的旁邊鑽越；並且據鄉人傳言，我家自「長毛手裏」遺傳下來的數間破屋，燒的燒了，毀的毀了，因無人看管，塌下來的焦木和碎磚，也已被人搬運一空。不但成了焦土，早已變成一片白地，自夏經秋，雜草茂生，而今到了冬令，恰好蓋上了一層枯黃色的槁木了。百年老屋，既已壽終，再不容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去躲避風霜，似乎有意要逼迫我們從今以後，努力自強，重建新廈，則與其終日唏噓，寄予無窮的感慨，還不爲索性擺脫一切，從頭做起，再建一座更莊嚴更堅實的房屋在其廢墟之上，作爲百年老屋的子孫，繼承牠的遺志，較爲有意義。我這樣想着，想着，故決意不去探視，任牠殘破的瓦礫成堆也好，被人搬運一空也好。

但是，慈祥的岳母，以六十九歲的高齡，於前年冬季，倉猝出奔，終因受不了風寒，客死於浙西的烏鎮，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正是牠的週忌之辰。當其受難時，我們不能迎養；當其出奔時，我們無從扶侍；當其臥病時，我們又不能侍奉湯藥：這在做小輩的我們一方面想來，實在是覺得非當內疚的。雖然她出奔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而交通中斷，更無由迎養，就是連她亡故的消息，也直至兩個餘月以後纔得收到。但是，想到從此以後，我們再也無從和她會聚的時候，更加引起我和妻的決心，要到她的靈前去瞻仰一囘遺容。爲了這，我們不得不到焦土的故鄉去走一遭了。

多謝我的襟兄齊君，爲我們辦妥了「通行許可證」「牛痘注射證」「霍亂傷寒預防注射證」「良民證」，還親自帶到上海來，伴我們同去。他的理由是：『現在出門，比不得往昔；你們是戰後第一次返鄉，一有疏失，便要吃眼前虧，甚或要喪失性命。因爲現在這時候，有怨無處訴，人命不值錢。』原來他因經商的關係，眞所謂「虎口奪食」，在槍刺中來去者已有十多次，故以識途老馬自任。也幸虧有他的照料，我們這一囘的來去，總算平安地度過了。

一個嚴冬的早晨，鐘鳴四下，我們就驚醒了，忙着穿衣洗臉，再調製奶粉，爲將滿週歲的嬰孩喂奶，然後胡亂吃一點薄粥和米糉，塡飽肚子，擋一擋寒氣。從玻璃窗裏望出去，天色依舊晦黑，晨曦尙未來臨。先把隔夜準備好的六件行李，堆放一處，然後靜待隔夜預先雇定的汽車來接我們到車站。在平時，儘可以自由自在地往來的數十公里外的故鄉，如今恰像要到遠隔重洋的海外去；而隱存在我們心底裏的恐懼力，恰像要到蠻窟裏去探險一般。這滋味，是辛是酸，交織得使我們分辨不出，大家只是睜着眼，靜待特異的遭遇之到來。

五時左右，預雇的汽車準時駛來了，我們便抱着嬰孩，提着行李，在昏黑的包圍之下，被趕上車。照傳來的話，滬杭路被佔以後，改名爲「海杭綫」，上海北站也被改稱爲「上海驛」，其他原有的西站及南站，都因破壞不堪，不再佔用，所以這「上海驛」是到南京和到杭州的唯一吞吐口。規定上午八時開第一班車，也因一切「東洋化」，被改用了「東京時間」，恰好提早一小時，實際上是七時開車。由租界中到「上海驛」去，必須經過蘇州河，而過橋北向必經的幾座橋，又被日軍所佔據；每天早晨五時以後始被開放，准許持有通行證的人過去。照理，七時開車，六時半到站買票，時間上也儘夠了，但因車少人多，遲去了將買不到票，於是大家不得不提前趕往，以冀捷足先登。但是你早了，我得比你更早，因此便有許多人不得不雇了車，先到外白渡橋或四川路橋的南境去，停着靜候開鐵門，所以每天早晨，便有不少車輛，啣啣接接，一字長蛇陣似的排列在這兩座橋邊。雖說耗費車錢（出租汽車的車費，是以時開算的啊！）和在晨曦中跟黃浦江中吹來的寒風搏鬥，也顧不得了。

我們是四時餘出發的，從西區的愚園路，沿靜安寺路

南京路一直東駛，因爲市民還沒有起身，站岡巡捕正值交班的時候，所以一路駛來只見閃爍的路燈，和死滅的市容，寒風從窗隙裏竄進來，括在面上，更令人寒顫發抖。我們同行的將週歲的嬰孩，則仍蹤伏在母親的懷裏，閉着雙眼，甜蜜地睡着。只有他，絲毫也不感得我們是將要到鐵蹄下去鑽越的危險和恐怖。

車子駛到四川路，向北開去。這時，已是五時二十餘分鐘，鐵門早已開放，原在橋堍等候的捷足者，早已過去了，所以在我們前面的，似乎只是兩三輛。我的襟兄是「老資格」，看看將到四川路橋時，便把珍藏在身邊的通行許可證，霍亂傷害預防注射證，牛痘苗注射證，一齊拿出來，高高地揚在胸前，並且也囑咐我們照他的模樣。我的妻雖然懷裏抱着嬰孩，也必須拿着這許多「證」，把手揚起。那車夫似乎也是「老門檻」，原是坐着斜倚身子的，也挺起胸膛，打起精神，似乎意外的事不久就要降臨，他應該擺好姿勢注意應付似的。我和襟兄原是戴上帽子的，只見他自已先把瓜皮小帽摘下，放在膝前的行李上，然後對我說：『你戴的是「銅盆帽」，還是現在先除下罷！免得見了「他們」，一時疏忽，反爲不美。』原來在淪陷區域，見了「皇軍」必須脫帽行禮，已經成爲不成文的法律了。我明白，我那襟兄的指導決不會錯的，我就聽從他的話，把「銅盆帽」除下，也放在膝前的行李上；同時，又卻除了手上的手套，表示對於「皇軍」更高的敬禮。從此，我這次同鄉帶去的銅盆帽，便一直拿在手裏，沒有戴在我的頭上。雖然有時被風括得頭上很冷，只因「被打耳光」的威嚇所禁住，只得挨冷忍受一回兒苦楚了。

要過四川路橋了，大家的精神緊張起來。車子駛過橋頂，向北往下溜去，倏然中止。抬起頭來向前一望，前面有一輛汽車停着，正在檢查。待前車檢查完畢，我們再駛前數呎，到了「勇士」們所站的崗位前，車輪停止旋轉，車夫回過身來開車門，而我們早已遵照襟兄的指示，各人把伙作護身符的三種證書，高高的執在手裏，靜待驗明正身。那時，天色尚未放明，橋北的路燈雖然照常放光，但不及橋南堍的明亮，眞所謂「死的沉寂」，籠照着大地。忽然，一個壯漢站在我們的車門前，左手挈着一桿鎗，加上刺刀，右手就伸進來，攫取我們恭恭敬敬送上去的三種證書。他的文字程度，似乎並不十分高，對於證書上所載的他必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下去，並無一目數行的本領。

他看畢證書，再向我們的臉上凝視一回。這樣機械似的檢查，每人約耗費一分多鐘，三人檢查完畢，約需五分鐘。當他把檢查好了的證書還給我們時，我那位襟兄便向他點點頭，只聽得他吆喝一聲：『去！』把手向前一揮，我們才關上車門，又向前開駛了。這時，我們已在北四川路上駛行了。這裏，原是我十多年來時常來往的，爲今卻和牠睽隔了十八個月。而我和牠最後分別的一回，就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那一天，

車子停在沒有聲息的街上，天色已逐漸放亮了。我斜目四望，想像中的戰跡，果眞顯現在目前。聚集成市的房屋，大多成爲一片瓦礫；沒有坍倒的，也早已東倒西歪，門窗不全，屋內完全空無所有。屋簷下的市招匾額，雖然積染着一年多以來的塵埃泥污，仍是顯着金碧輝煌的樣子，可知在戰前，這裏正是一個繁盛的市廛，如今竟荒蕪得這般模樣。

遠望北站大廈，已矗然在我的目前，我們就在一片荒漠的瓦礫場上下車。所謂「上海驛」者，乃離此數十步，在瓦礫上搭建的一排木屋而已。看看錶，由愚園路到此，耗時一時又二十餘分鐘，因爲路途特殊，耗去車費五元。在平時十數分鐘卽可到達者，如今要耗廢這許多時光和這許多車錢，還担受了許多驚嚇。「出門三分命」，古語有之，不圖應驗於今日！

下了車，有一個必需手抱的嬰孩，有六件不大不小的行囊。這是一片瓦礫的荒場上，怎麼辦呢？雖然有幾個似「紅帽」者流，前來接提，但我們看見他們滿臉橫肉，攘拳使臂，實在不放心，不敢領教，只怕因爲要貪圖一時的便利，倒反生出難以防禦的磨難。我那襟兄確具幹材，粗細都來得，他恰像戰場上的指揮官似的，自已先把最重的三件行囊，肩負手提，然後叫我提攜較輕的三件，孩子由我的妻抱着。於是踉踉蹌蹌，趕到了人羣叢立的地方。再由襟兄的指導，挨次站在右首一條人行的後面，靜待

挨次移前，移步到售票處的窗口去買票。小孩由我抱着，六件行李，就由妻和襟兄放在身邊，隨着行列，一步一挨的提着前進。

我站在行列裏，一步一移的向前推進，抱着週歲的小孩，既要照顧身邊左右的行蘽，又要擋住前後的擁擠。至於行列以外强漢的突然插入，爲維護自己早早購得車票的權利計，更不得不刻刻提防，實在是很苦楚的。更何況曉風刮面，非常難受。後來，雖然有人向我們兜攬可以代爲購票，但其手續費每張昂至一元，並且聽說也不是絕對的有把握可以購到，那時反致失去由時間所磨練成的在行列中的現有地位，所以堅决地拒絕了。

後來輪到我買車了。我掏出軍用手票一圓又十錢，再遞進去應備的三種證書，好容易在和我同一個祖先的人的手裏，拿回來一張所謂車票的「切符」。走出人叢，看看手腕上的錶，時間正是七點鐘，原來我們站了一點又三十五分鐘。

買到了車票，急忙提挈行蘽，抱着孩子，飛奔着去搭車。過了一道木柵門，先剪了票，然後跨越一座天橋，趕上月台。車輛大約十多輛，「旅人座」者不過四輛，早已擠滿了人。我們前推後擁地跨上車，只好在門邊的甬道上坐地了。一陣胡亂，車身搖盪，汽笛數鳴，早已開車了。車站上的情景怎樣，我一些兒也無閒探視。開出車站後數分鐘，把行蘽堆疊妥當，然後站着，有閒縱目向窗外看去，原來目力所可及的地方，原是閘北市屋會聚之處，均成斷牆殘壁，杳無人烟了。過蘇州河鐵橋，卽是上海西站，但因站屋被燬，房屋雖存，屋內滿是塵埃，殘破什物，狼籍滿地，似乎久已無人居住，故車未停靠。徐家匯站也如此，直到新龍華始站停。

就我們所搭的車輛而言，似乎尙稱整潔。三等座位，襯有綠色絨布，廁所的對面，更有一間盥洗室，裝一白瓷盆，可以啓用「水」(冷水)和「湯」(熱水)。不過車身較低，座位左右分列，各各面對，中留甬道。道中每隔數尺，鑿一碗口大小的洞，直通車底，以黃銅成盆狀，備旅客垂吐之用，似乎較用痰盂者爲簡便。這種車輛，看來似乎是自東三省的南滿鐵道上移來。

十時二十餘分鐘，我們的目的地——楓涇——到了。跨下車來，站雖舊地，景象全非。月台上的鉛皮棚早已露了頂，四週的木柵早已不存，橫跨鐵道的天橋，修補後勉强好走。原有的站屋只賸一圈高約三四尺的殘垣。三四個鄉婦，像武裝帶似的斜縛一幅黃布，寫着「小荷物運搬人」等字樣，替旅客提絜行蘽。走出車站，沿着堡壘形的短牆，繞走到戰前我軍倉慌關築的所謂「汽車路」上。這裏，原有茶館及小雜貨店，彙成車站區的小市集者，如今縱目四望，一片荒郊，因爲樹木都已砍去，連本來成羣飛逐的烏鴉，也一隻也不見了。——名爲焦土，似乎應該留賸些灼焦的木材，豈料呈在目前的，竟是一片平荒。蓋戰後生計艱難，留賸的焦木早已被別人搜羅以去，或者用以塡補自己的房屋，或者用作燃料。

我們本來可以循着市街走的，只因聽從襟兄的話：『市街上，日軍來往較多，每值相遇，必脫帽向之行禮。如遇性子狂燥者，偶有不合，卽被打耳光，殊不値得。』入境問俗，智者當爾，所以我們寧捨石板鋪成的市街，插足在泥濘難行的汽車路。行不數步，有三數日軍在原作汽車路屋的簷下吹練軍號，我們目不斜視，坦然前行，未遇阻礙。過一會兒，見一日軍雙手捧紙，低頭且視且行，正迎面而來。我那襟兄搶身前進，已把小帽脫下，揚聲喚道：『帽子脫下！』原來他怕我疏忽，故臨時再特別向我指示。我呢，當然聽從了他。又把必須佩帶的「良民證」拿在手裏。不料這位勇士所看的，或許是一封新得接到的家書，所以只管凝視手中的紙張，無心來領受我們的禮貌，於是我們也就躲過了。走到襟兄的家，我們纔好比脫離險境，大家鬆了一口氣。

一年餘闊別的故鄉，一年餘睽隔的親戚故舊，一旦重復聚首，相互話舊，莫不深嘆更生；而對於遭難時之情況，言之猶有餘悸，對此劫後之一片瓦礫，與夫來的大難之概嘆，不禁令人索然無言。我本來不大高興到市街上去溜跑消閒的，如今行動既這般不便，只好終日家居，靜聽各位親友報道難中流棲的苦情，以及近來的一般情況。鄉居行動不便，我終天侷促於屋內，更加感得度日如

年。所以岳母過忌的造孝佛事完畢以後就立刻打量動身回上海。這窒息的低氣壓下，我實在不能忍耐了。於是吃過午飯，獨自溜出去到刼後的市街去走一遭，見識見識文明時代的產物——砲火的威力——給予人類生活上的破壞程度是如何的。走出門來，向兒時遊息之地走去，只見原是繁盛的市廛，如今石板路雖依然存在，但前後左右的房屋，則已完全燒去，所謂「一片瓦礫」，形容得再恰當也沒有了。刼後居民，基於實際上的需要，不得不在焦土上重新蓋造，然而大都因陋就簡，只用舊料出新，搭造平屋三數間罷了。即以我的岳家而論，原有市房十數間，每月可收房金百餘元者，迄今完全燒去，無力且無興重建矣。類此情形，不一而足，故早已市不成市，集不成集。聞名江浙一帶，煮製「丁蹄」之丁義興店基，也只賸了殘垣瓦礫。緜長三里餘的一條市街，只零零落落賸了幾間門戶洞開，東倒西歪的破屋。下塘某醫生住宅，新建不及兩年，門口太陽旗與五色旗交叉，視之，則爲某某部隊供應處，專門應付日軍需索各項給養之地也；後進數屋，則爲「慰安所」，蓄妓四五人，以供日軍入內取樂。

鄉居無俚，閉門靜坐，又無報章雜誌可供瀏覽，因爲在淪陷區域以內，一切文化食糧，早被阻隔住了。於是無聊的時候，只好在襟兄的店堂內去站望消閒。那時，正值十二月三十日，忽見「警察」兩人，分持五色旗向各商店及住戶兜售，每幅只取價大洋一角，似乎連布價都不到，更說不上賺錢。詢之旗的來路，原來是「縣公署」發下來的，並有所謂「大民會」者從旁協贊，所以並不圖利。據他們說：『元旦就要到了。上頭關照：各商店住戶一律懸旗三天，以示慶祝。旗掛得多，我們面子好看，要大家幫幫忙！』態度似乎尚算和氣。但我們則告以刼後餘生，謀生活尚感不易，這一角大洋，可以換米一升，兩三人可以飽食矣；也請他們幫幫忙，讓我們省下了罷。這兩位老鄉看來是機警的人物，也就彼此會心地一笑，拐到隔壁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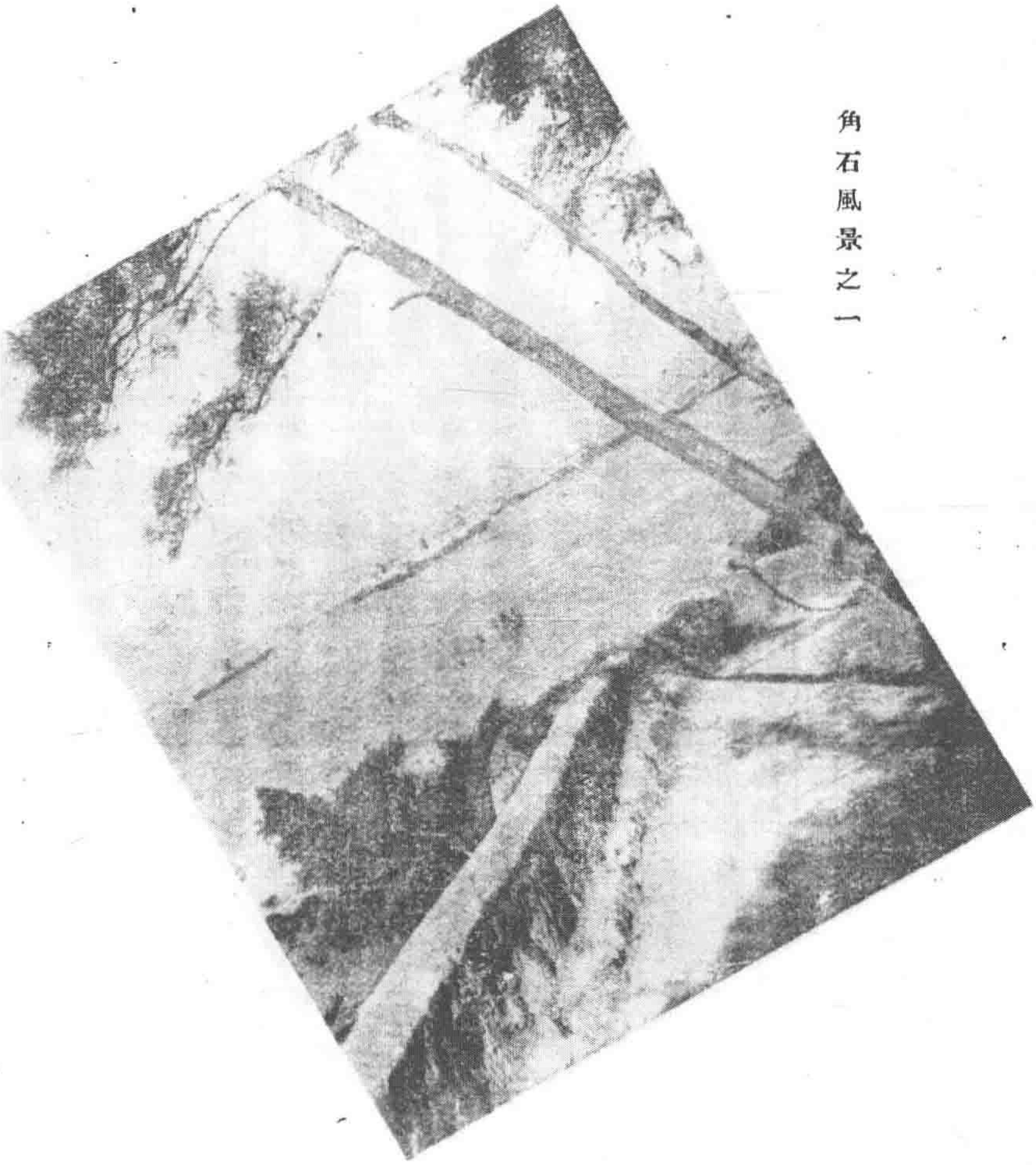
在故鄉居，將近十天了。張開眼睛來看看，一切都變了樣，實在引不起我的留戀。而通行證上所許可我的時期，也只有三四天；過了期，又得出一元大洋，補領一張，省省罷！故一月五日的早晨，我就伴着妻和孺子，各人耗費日金一圓十錢，買一張車票，搭車回上海了。將到上海北站時，只見旁邊的路軌上，東倒西歪的留着五六輛被燬的機車，原是勇糾糾，氣昂昂，不怕東西奔波的「巨人」，如今滿身汚銹，恰像一頭病倒的病牛。所見的，如此而已。下得車來，經過排隊檢查的手續，又走到原先站着等候賣票的荒場上。再化四元大洋，租賃一輛「上海旅行案內社」的什麼的汽車，在四週房屋全是燒去了的馬路上，東轉西灣，來到乍浦路橋邊。「皇軍」的勇士向我灼灼而視，我就跨下車來，把通行證遞給他，再讓他驗明正身，方得過了橋，又回到人頭濟濟的市街上了。街頭又有小孩子在跳躍嬉耍，一切又變了一幅景象。

在故鄉的時候，聽別人說：『你們住在上海，自由自在，正好比住在天堂裏。』他自己，當然是以爲住在地獄裏。我的環境，不像是住在天堂裏享福的，天天要爲衣食而奔走。所以，我實在沒有適當的話回答他，只好相對而笑，盡在不言中！

每年必有一次旅行，或杭或蘇。遊罷歸來，總是興趣很好。今年作了這樣的旅行，是以不可無記也。

長途汽車業專家

經營滬太錫滬兩長途汽車之公司朱愷儔先生，本習醫學，爲未成名之德醫師；施忽以外行經營長途汽車，且業務蒸蒸日上，遂有專家之號。現聞在西南某公路供職，其夫人在滬逝世，亦未能趕回，賢勞可知矣。（啓鏞）



角石風景之一

角石風光

張敦臣

算是潮梅勝地之一的角石，在汕頭對面的南岸，僅隔了一衣帶水的鮀江遙遙在望，坐南向北三面皆山，一面臨海，東爲打石山澳頭，南爲蘇哀山浦，西爲蜈田人神仔山；除蜈田是省道起點蔚成小鎮外，餘都是山脚村莊，簡陋不堪；唯有這角石，那傾城傾國姿態出現其間，最令人迷戀流連。

角石建立在羣山間，巖石兀突，峯巒聳叠，松柏蒼茫，廬舍玲瓏，山徑曲折，濱海一匝，灰路洋房櫛比，山巔大廈棋布，遠望之宛如避暑勝地的廬山。

由汕往角，可到海關前叫小艇或乘公衆渡海電船，不過十幾分鐘便可到達，上碼頭後向前直行，未幾分爲東西兩道，東趨大角石，西入小角石。

大角石臨海處是德記洋行住宅，西人俱

樂部，英娜威等國領事署，洋房，球場，圍牆，花圃，叢林，草地，美緻精巧！近山麓走，是洪厝街，署前華人住宅區，而汕頭第六警察分局，即維持全角治安的行政機樞也在那裏。左右還有不少點心食店糖菓店魚肉柴等家用雜具店，理髮所頗旺盛。居民職業，以洗衣洋行買辦，和船員最多；汕市各處所常見到的「角石洗」招牌，「角石洗衣」聲譽，誰也不能否認呢。

嶺東浸信會教會機關，若與光中學，係由前興石中學和正光女學合辦者，明道婦學，角石小學，幼稚園，耶士摩天道學，後改角石神道學，已停辦，浸會七十週年紀念堂，益世醫院，教士住宅，遍佈小角石各處，規模浩大，堂皇，舉辦的各種事業成績斐然，頗博得潮汕人士之好評。

名勝是自然洞，張陵，饒山洞，海關頂，伯爺廟，荒人墳，大地四方石，十八曲，紀念堂，香爐山，山前山後，各學校住宅區，雖各沒有什麼歷史古刹寫意，然徘徊躑躅其間，依依不捨之情，油然而生。

旅角有趣的生活是爬山，瞭望飛航海景，穿石洞，聽泉聲，躺樹蔭下閒談，或下棋，仰天高歌，海濱散步，新大陸游泳，宮鞋島釣魚，海墘活捉小魚蝦蟹，坐岩石上一面曬太陽，一面看禁書，呼朋三五品茗抽煙，其樂豈只不思蜀哉？

由角石眺望汕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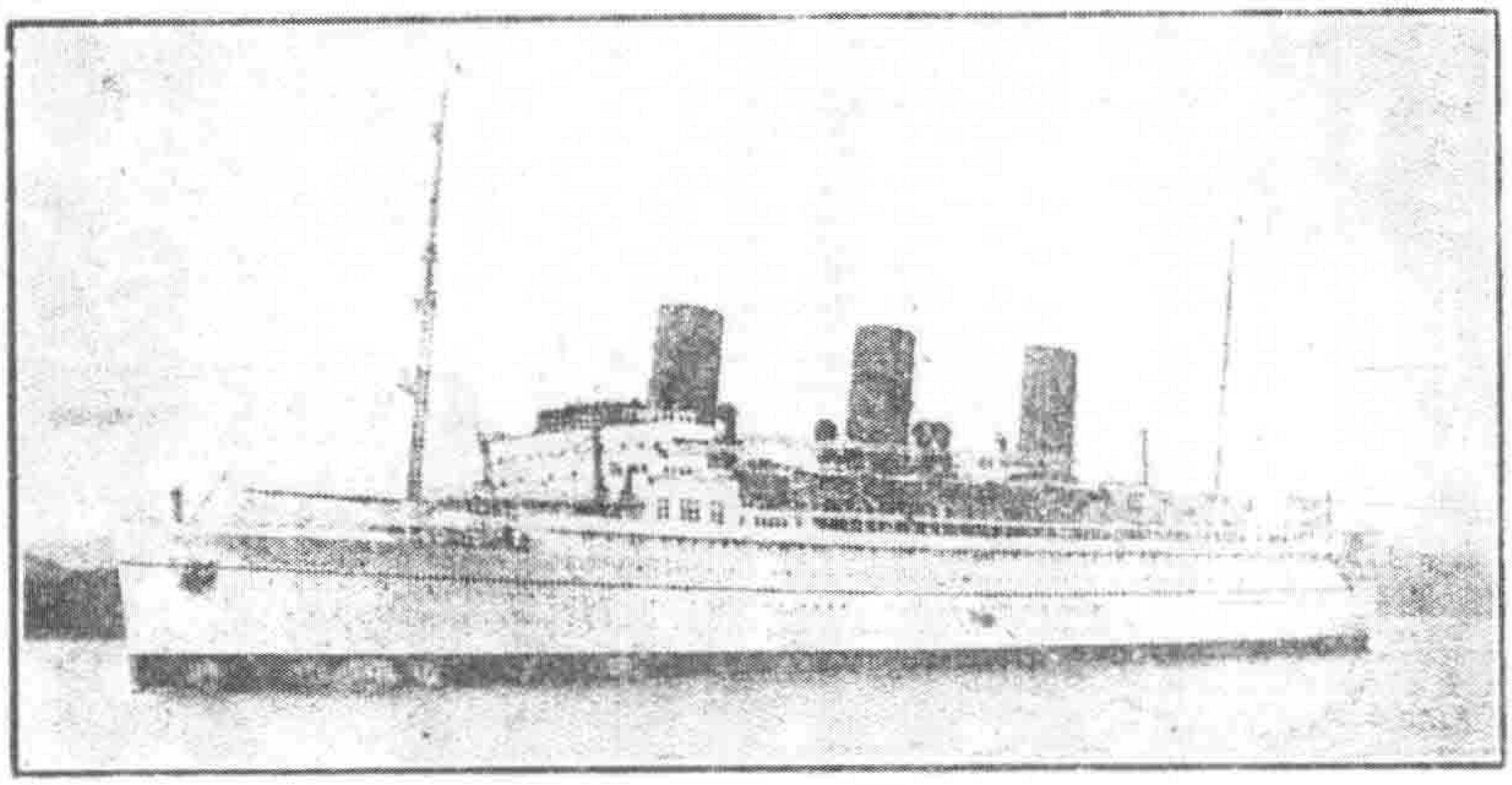


三四一三一四

角石是美浸會和洋商領事所開拓，不過數十年間事，進展頗速，現仍靠洋人來支撐，平時遊人不多，清明節和重九仕女如雲，熱鬧透頂！近來潮汕緊張，廣漢淪失，有些人認角石像香港九龍鼓浪嶼一般可以避難保平安，爭搬到那裏，房租利市三倍，倒呈繁榮氣象。

記者在該處讀書教書前後住了十餘年，新近嘗一度臨是地，印象仍如昔日，景色雖舊，人物心情已非，旅外友好，時詢及汕頭有何名勝，除請他有機到潮安（潮州府）走一趟之外，汕市本地之中山公園，尤其是隔江的角山最值一顧。

潮汕要保衛，角石也要保衛。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衹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 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四月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四月十八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三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十六日	亞洲皇后號
五月三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十三日	俄國皇后號
六月廿八日	日本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

温哥華—西雅圖

四月一日	亞洲皇后號
四月十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四月廿九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十四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廿八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廿五日	俄國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三四—三一五

土耳其新面目

Douglas Chandler作
胡道靜

政治的力量掃除了封建習俗
閉錮的社會已全盤趨向歐化

東方快車在鋼軌上疾馳，駛向亘古是神祕的亞洲。車輪在培爾格拉德叉入支軌，背負了座客向目的地土耳其奔去。雪，軟綿綿的雪，四月中旬的雪，掩蒙了大地的景色，陰沉沉地打在窗格板上，當我們循着鐵道穿過亘哥斯拉夫及保加利亞進趨伊斯坦部爾的當兒。

次晨，將到達土耳其故都之前，侍者把我叫醒了，我略一眺覽，嚴冬的天色低壓在回教寺宇的塔尖上，果樹才開它們的第一朵花。我剛才離開波次坦花園的溫泉來此，到了離赤道更近八百哩的這兒，日歷反而是倒翻過去了。

伊斯坦部爾在建設中。加拉塔的浮橋飛在金角港的水面上，鐵橋上廣闊的走道裏，穿着暗色外袍的羣衆潮湧而前，沒有一件鮮明色彩的衣服，足以解除一個歐洲服裝者的單調的。

不住地揿着橡皮喇叭球發出嗚嗚之聲，我的出差汽車夫吆喝出路來，穿過了城中的幹道，駛上纏迴的山徑。他那輛美國製的汽車上的保險檔，閃閃發光，撇開了擁擠的徒步人民，就像船首的艄推回遲滯阻礙的清水一般。

『來，指點些你們城裏的近代奇觀給我看吧，』我央求一位熟識的土著。

『近代建築之偉觀嗎？你來得還太早一點，』他答覆，『我們剛才開始一個新建築的程序，是請了歐洲及土耳其建築師計劃的，五年之後就要叫這座城市改變容貌了。眼前伊斯坦部爾最顯著的特點，是我們從伊斯蘭舊俗裏解脫出來的新社會。』

兒童之統治

在塔克辛廣場前，我們看到了紀念祝典的場面。一團孩子圍繞在共和建國紀念碑的四周，舉行聯隊操。這紀念碑是土耳其最初建立的雕塑林。

『你到得巧極了，今天是雙重的節日，』我的老朋友兼嚮導員說，『一則是土耳其首屆國會開幕紀念日（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同時，又是兒童週的開幕日。』

一年之中有一星期各省的地方行政是交給學童們執行的。小

小的孩子拉高了他們的喉嚨執行政務官，市長，市議會議員，警務官的職務；他們的小姊姊和小妹妹穿了黑裙白衣的制服，擔任高級行政官。至於成人的在職者，則退居幕後，於必要時加以指導而已。



十二年之前這些面孔都要蒙上紗幕的

午後，放映特別影片以供兒童娛樂。土耳其是不准幼童觀色情戲劇的。

培拉街是一條東方的四卡狄萊。* 街上的百貨商店如「逢麥綏茜」「伐剛利柯」都是觀光者必到之處；「東方報館」是一家本地的法文報館。渡船的外部髹漆着各種的廣告像撲克牌剃刀片，噴霧器，各種牌子的收音機。

* 四卡狄萊是倫敦西市的幹道，自東而西，接連海市與海德公園。

第二復活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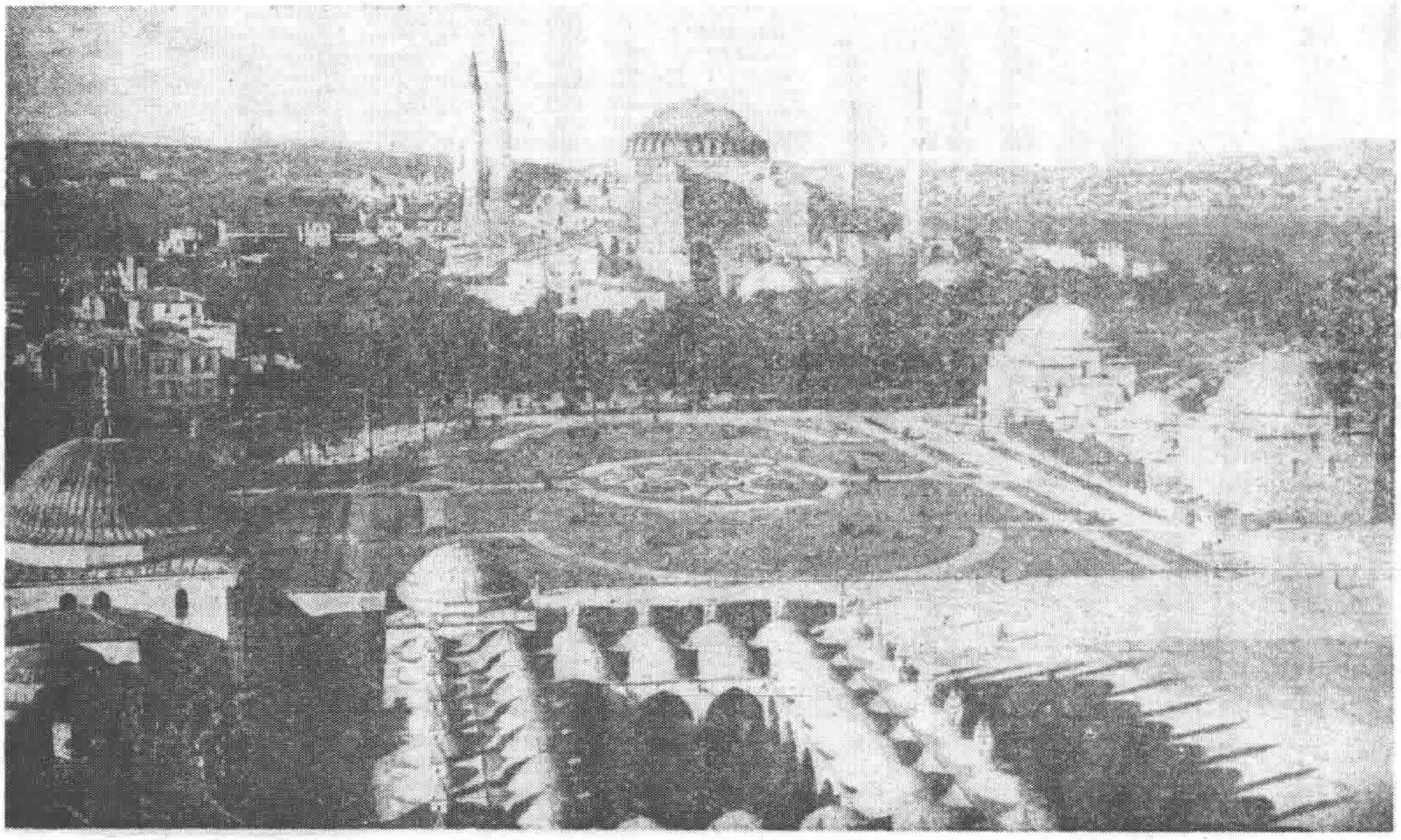
參觀「唐報」(天明報)的印刷工場，呈顯在我們面前的是許多中年與老年的賚拿植字機(lynotype)工作員正在極熟練地排植拉丁化文字和那種繁雜的阿剌伯文字。唐報是土耳其銷行最廣的報紙。

從塔克辛廣場走下去，沿途的電影院旅館和商店都是用的拉丁化文字。祇有回教寺院的牆壁，一個里拉的綠背鈔票上面能找到阿剌伯文字。

店鋪佈置得極其漂亮，吸引過路的黑髮女客們進去買東西。巧格力杏仁的糖果，十字架環圈形的麵包，漆色的蛋，點綴得煞是令人注目。西歐耶穌教堂裏的復活節早已過了，但是此地希臘正教會的節儀，正待舉行呢。

共和國的土耳其已從回教僧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禁止學校裏教宗教的功課。各種宗教均允許照其自己的方式禮拜。在

三四—三一八



聖涉菲亞教堂是伊斯坦部爾最宏偉的建築物

復活節的星期日，我看見希臘正教會和阿美尼亞教堂裏都擁擠異常，香爐氤然，僧侶們眩耀其華麗的，飾著珍珠的長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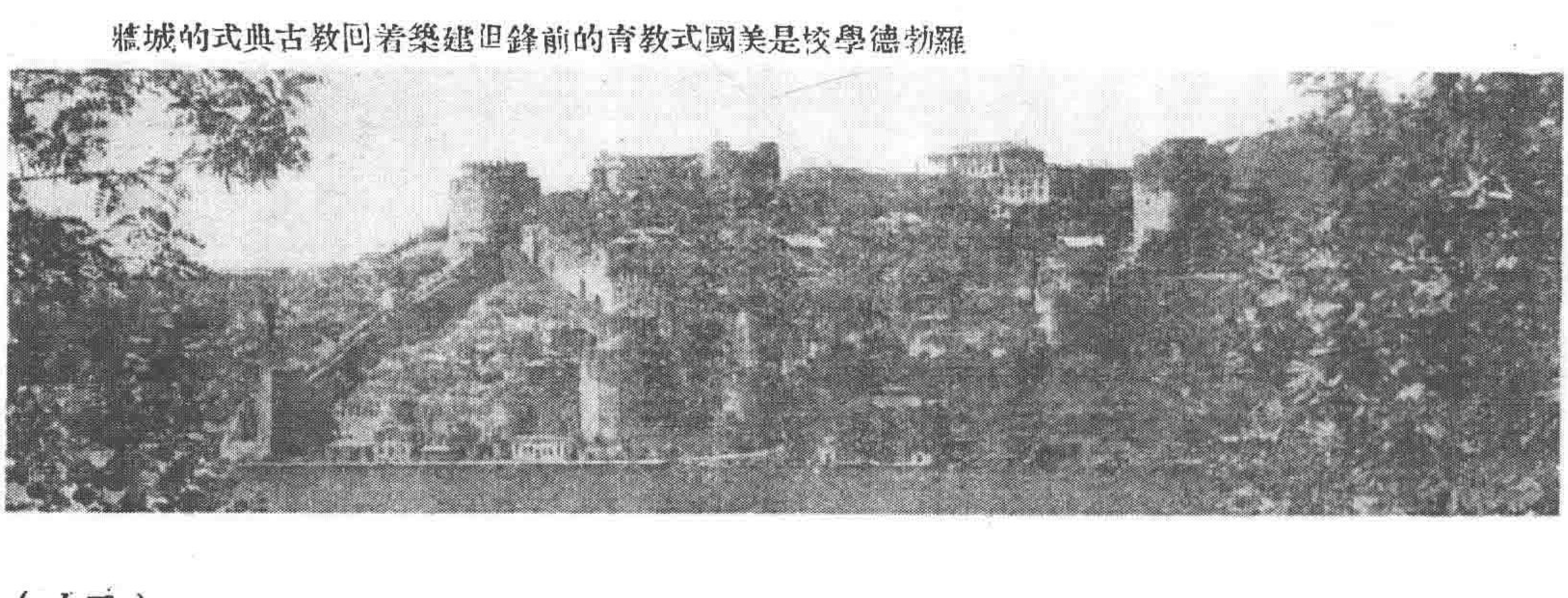
禮拜式完畢後，我的朋友指點我，那些高貴的僧侶們出門之後，衣飾也和普通百姓無殊了。因爲按照宗教規則，不論男人或女人，在街上走時是不准穿僧侶的罩袍的。

回教寺院中呼報祈禱時刻的人，今日是很忙。他忠誠地從螺旋梯升到塔尖上，呼其主名。在下面經過的羣衆們，顯然不很注意這種顫聲的祈求。不過，徬徨的禮拜者在回教寺裏每個時刻都看見的。

拜占庭光榮

美洲及歐洲巡洋艦裏的冒險家，不少跋涉而來置身於聖涉菲亞教堂的聳入雲霄之穹頂的下面。但是有幾個人能夠設想這周圍的區域在拜占庭光榮頂點時代的景象呢？聖涉菲亞教堂南偏延展着一片浩漫

羅勃德學校是美國式教育的前鋒但建築着回教古典式的城牆



三四—三一九

的大理石鋪之廣場，名爲奥古斯登廣場。廣場的東南矗立着元老院及皇宮；從卡昔斯麥的高地上，羅馬皇帝能俯瞰賽馬場上慘酷的競技。

靠近久已消滅的賽馬場故址，在拜占庭帝國的創始者君士坦丁大帝的宮庭裏，最近曾發掘出大批分外妍麗的剪嵌細工。發掘的工作是蘇格蘭聖安德禮大學教授詹姆士巴克斯德主持的。

揮去了一批討厭的嚮導員之後，我在建築界之珍異的大蘇里曼回教寺裏迷路徘徊了幾點鐘之久。

塞拉略博物館對於美藝的愛好者是一個絕大的誘惑。鑽石集藏的價格難爲有證之徵信，但是眞是誘人愛撫。

凱末爾造像

幾幾乎每間公共廳室裏都懸有凱末爾的照像或半身像。公園飯店門前立着他蹙眉的銅像，燕尾服，蝴蝶領結打得挺直，手擱在胸口。當共和國廢除伊斯蘭不許模造人像的禁令後，銅像，石膏像，大理石像，雕塑之幼稚，令人可笑，宛像擬他人詩文而作成的歪詩歪文。現在這些初期的奇形怪狀的雕塑品都已替以完美製作的塑像了。

請注意凱末爾造像馬頭上的鴿乃佳運之象徵



日斜之時，從[illegible]拉街皇宮飯店眺望金角港的波浪，泛成了青銅色；不幾分鐘後，又眞是的轉成了黃金色。耀眼爲花的光芒隨了水紋起伏。薄暮的伊斯坦部爾在心頭捱過多少的興廢存亡在此地

演出，自從它於紀元三二八年創立了以來呵！

選取新姓氏

君士坦丁堡的鬧市不是安睡之地。雄雞徹夜地啼叫，狗吠聲不斷地傳來，更夫的叫鞭聲又是間歇地發出。鬧得一夜沒有好好地睡覺。

我出席伊斯坦部爾服務中心(Istanbul Service Center)的年議會，這就是從前的基督教女青年會，自從取消宗教組織的立法通過以來，乃改了一個土耳其的名稱。

一個孤單的男子置身於土耳其及美國的婦女羣中，我留心一份很好的茶點，有芥辣餅，豆沙餅，胡桃餅。一會兒，愛美的跳舞節目開始，一隊短而大的東方姑娘在一隻小的舞臺上表演。

這次年會的主席是「巴樣」卡拉歐曼，伊斯蘭師範學校的哲學部導師。

『你也許很有興味根究我的姓氏，』這位可愛的太太走過茶桌來說，『卡拉是玄的意思，歐曼是霜的意思。我的丈夫和我初次相遇是在德國的什發茲華。一九三四年，土耳人奉命改用新姓氏，我們就採取了這姓氏以紀念我們的巧遇。』

許多的新姓氏是以同一的感情作用的理由而擇定的。伊斯米



象牙色的基督塔又稱加拉塔鎮坐在金角港邊塔右的穹頂屋
是從前蘇丹的皇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凱末爾薨逝于其中

三四—三二一

伊諾努將軍前任國務總理，最近被舉爲大總統以繼凱末爾之職，他的姓氏乃是根據他在獨立戰爭中伊諾努一役之決勝戰而取的。「巴」是先生；「巴樣」是太太也是小姐，在介紹時加上這同樣的稱呼是使人不能分別太太或小姐的。

閨房到學校

玄緖夫人引用故總統凱末爾的演詞開始她的報告：『婦女最主要的責任是盡母親的職務；而較進一步的文化之達到，全靠將來的母親之教育。我們的國家决定向強盛之路走，我們唯一的需要是提高我們女子的教育。她們必須受各種科學的訓導，而且與男子接受同等程度的功課。男子與女子將於生命歷程中之各種途徑共同工作而且攜手互助。』

服務中心正在土耳其的家庭中進行種種的教育工作。包括烹飪，製飯，園藝，室內裝璜，音樂及其他家事科目。同時又在各大城市中組織運動場以供給孩童遊戲。

我留心到了街道上無數的背負筐而喊賣貨物的小販，心中很以爲奇怪，卽使是驢子也不作與背這樣重的東西啊。

『那種長耳朵的朋友已經法律規定，放逐出伊斯坦部爾的境界了，』他們告訴我。

『他犯了什麼罪名？』我訊問。

『因爲他是「過去時代」的一種象徵，而「過去時代」已被我們摧毀了。』

但是，我倒發現了一隻長耳朵的牲畜，很安甯地在某一外國官吏家花園中齧草。它在有一天偷了進來，躲在一輛貨車的背後，成了兩個歡天喜地的孩子的遊侶。

無汽車之島

在亞達島*上，驢子依然保持其運輸工具的地位。這兒汽車是不准行駛的；故而馬和驢仍是權威。許多闊氣的伊斯坦部爾人都到這個葱綠可喜的島上來占據一座壯麗的別墅。

＊亞達島爲太子羣島中之最大者，在馬爾摩拉海中，當伊斯坦部爾的南方。

我同曼寧夫人去訪客。她是土耳其保護動物會的創辦人。這位美國太太已受幾國政府的奬章，她决心終身專爲啞動物們的待遇爭取改良。

『我們已經得到成功，置鬬鷄鬬狗鬬駱駝之徒於法律保護之外，』她說。『但是我們贏得最戲劇性的勝利是與引導鬬牛戲到土耳其來者的鬬爭。那班營業的寶貝已建起了鬬牛場，開幕夜的

門票也出售了。禁令的法律根據却是找不着。然而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這鬬牛場陡然被一條禁止殺牛的新頒訓令統制了！』

伊斯坦部爾美國學校接我們去喫中飯使得我在此一天明麗快樂的逗留是覺得很調適了。四年之前，羅勃德學校與伊斯坦部爾的美國女子學校結合爲一，由同一校長統理行政。土耳其政府諭令兩校合併爲一名曰伊斯坦部爾美國學校。七十五年前創始人建立的良好學風，今仍得以繼續。

商埠至國都

我的居停的洋臺，建在秀麗的菩斯浦魯斯山崖上，憑檻俯視巧笑作翳的流水鏈接黑海和馬爾摩拉海。盧密里黑薩利的鋸齒形灰色城牆十五世紀所建的城砦隔斷了我們直望海峽的視線，此地是海峽的最狹點，不足半英哩闊。

岸上李安德塔是海水浴場的良好標識，到了夏天，此場已爲民衆樂趨的地點，紀錄已超出了黑羅浴場了。其他普遍的海水浴場有福祿雅，布餘克特里，布餘克島，馬太和卡拉密斯。

隱藏在海岸線灣曲部分之深處，是多爾摩巴斯皇宮，總統凱末爾每於夏天到這兒來辦公。

『幾星期之後，總統，各部部長，及全體外交使領，都要移來此地了，』教授說。『所以你應趁暑日來臨之前，首途到京城裏去。在安卡拉你儘能住的時候逗留在那兒因爲那兒是這個雄圖蓬勃的國家的試驗場。』

攤開一張大地圖在桌子上，我們摘記下一條路線，爲我旅途之用。擬穿過阿那托里亞此地現爲工業中心發電機與機輪開始響其隆隆之聲。

從伊斯坦部爾到京城，每天有飛機來往，二小時即達。但是天氣既陰沈可怕，視線亦不能廓達，使我決定還是坐火車。我的袋裏有一張黃色的「人民哩數率旅費車票，」上面貼了我的照片，寫了我的名字是「巴・孫爾退。」這張車票極便宜，准許在兩個月之內任坐何路火車旅行，所費不過美金六十元。

有一段里程，鐵路是沿了馬爾摩拉海進行的，趨向一個地點是土耳其的海軍根據地伊斯米，艦隊碇泊在那里。

東向進行，我們爬上了阿那托里安高原。在叢林生長的荒原中，一羣駱駝正在嚼青草。我注意到那已被禁了的頭巾是一個老年的農夫頭上還紮了頭巾，他的白鬚垂到褐土上，當他傴了背在田裏工作的時候。

新安卡拉車站在早車到達與開出的時候拉起了回聲。除了芬蘭京城赫爾辛啓也是這樣，此外我就沒有什麼所知的印象了。

安卡拉是希臘字意義是「鐵錨。」這是國家主義的熱情精神依附之地，從此此放射出去煽動散播到各個省分。

植樹的運動

阿塔都克林蔭路，比百老匯還要來得寬闊，然而並不如何自負。假使舉行世界國都之「最青葱的街道亞林匹克」時，它無疑將被舉為首選。公園建築在桑卡雅陂阪的肩架上，自市中心一線延長到總統邸。園丁用了皮帶管和水桶不住的潑水在街上整行無數的護謨樹的根基上，這些樹長成得很快。

去年春天通過了一條立法，規定每個農夫在每年的二月末週至三月初週之間須種樹一株，並且看護它一年。

這兒沒有電車。單層青色與白色的公共汽車每刻鐘集中到市中心凱末爾騎馬像之前，由此向各路線馳去，每乘一次，收費十分。

安卡拉的光滑的林蔭路，促使自由車駕駛普遍化。在鮮明色彩的自由車上，騎着黑眸的男童與女童，巧妙馳逐於公共汽車與風馳電掣的出差汽車之間。

近使館區一帶人行道上張篷的飯堂頗多，當正午之時，里面充滿了回出來吃飯的政府公務員。

十一個古回教寺高聳其塔尖於晴空中。全城之中，並沒有耶穌教堂。法國及意大利大使館中設有祈禱所，凡願參加做禮拜者均所歡迎。

在零售商場的中心，都是些一層樓而且狹小的商店，企圖於櫥窗中陳列商品，殆不可能。這裏有三家書店，擠在一個狹隅里。我在櫥窗前檢閱書名，大都是一本本笨重的德文或法文的科學書。

時裝展覽會

一天下午，在安卡拉皇宮飯店我的住室的對面發出嘈雜之聲。我走出來看有百數以上的婦女經過了走廊跑進一座門戶半啓的大會堂裏去，專心一致去看時裝展覽會。

『這些都是土耳其官家的太太和小姐，』會堂司閽人向我解釋。『外國使館界太太們大都輸入她們本國的服裝式樣進來。你想想吧，不到十年之前，我們土耳其的女人都是蒙着面的，而且習俗是禁止女人到任何公共場所的。』

安卡拉還像昔日一樣，沒有戲院，也沒有任何戲劇表演。幾家電影院獻映些陳腐的片子而已。

公立音樂專門學校每週二次在大廳裏奏樂，對於音樂的愛好者的一種慰藉，由一個特別精美的弦樂隊奏演，該隊全為土耳其音樂家組成，而且最近指揮人也由土耳其人担任了。我聽過一次

音樂會，由寶羅杜卡斯和白熙奏演。

高而夫球尚未輸入，網球已很普遍。冬天最盛行的遊戲是滑冰。市內凝冰的池子上，輒見炫耀鋪張的化裝滑冰者。騎良馬而馳逐，在沒有樹林的區域里縱橫往來，也是極興奮的事。

有一位部長邀我到祁齊農場私邸參加跳舞會，因此機緣發生一件事，使我領受土耳其人熱誠的友情。

出發時有點晏了，我着上燕尾禮服，打好白領結，忽然發覺自己太疏忽了，飾鈕扣和硬領扣都遺失了。趕緊打電話到相識的友人處去。

結果全都失望，我無聊地踱到旅館的休息室裏，看見一位土耳其國會議員，是退休的軍官，他的聲名甚大，我久已知之審矣，不過未曾見過面。這是最後的手段了！我帶着一副懊惱面孔踱近他說，『密修』（用法語介紹我自己，）『我發生一點交際上的困難。部長的宴會——衣上零件發售店缺乏——』

『哦，好的！我們必須想法解決它。讓我看，飾鈕扣我可以供給你，因爲我不赴跳舞會。但是不湊巧硬領扣祇有我自己用着的。』

他沈思了一刻，抓了我的手臂拖我到他臥室里。我還沒有想出他是什麼用意，他已經迅速地曳下外衣和襯衫，撥下兩個硬領扣，又走到他的鏡櫥前，灑了點古龍香水在手上，輕快地用手掌擦這對鈕子。之後，他又從雕花的銀盒子裏拿出飾鈕扣，授我以我所必需的裝飾品。

『我的朋友，赴你的會吧，』他充滿了內心喜悅地說，『我呢，祇消着一件運動衫便很寫意地消磨這個玩紙牌的甯靜之夜了。』

他是一位帕夏，* 土耳其革命時者一位聲名赫赫的軍官——我呢，不過是一個過路的客人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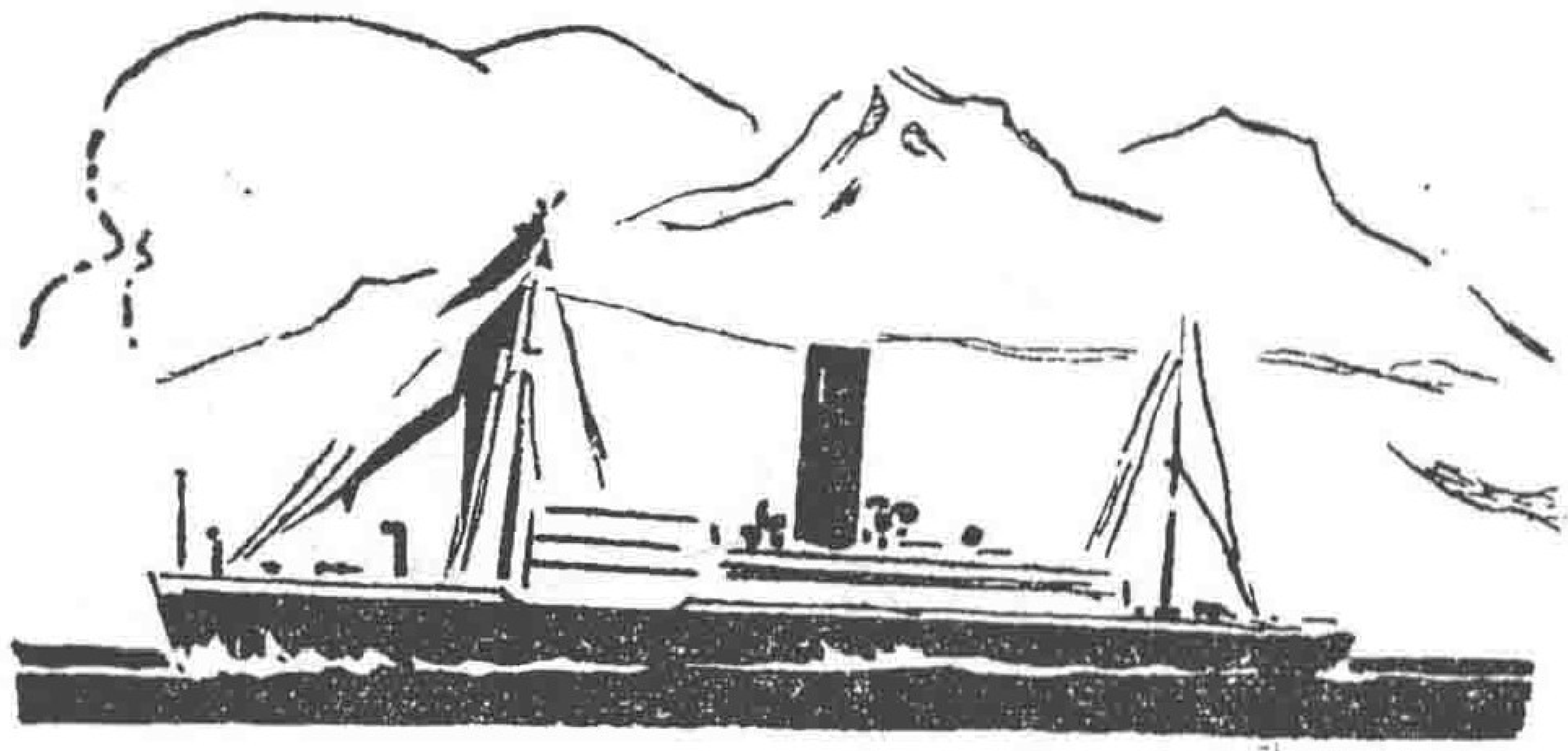
* 土耳其之文武高級長官。

雛形火車頭

京滬鐵路之成，自始卽賴中英公司借款，然與中英公司有密切關係之怡和洋行，則以享有經購材料之優先權 故獲利纍纍。該行曾特製小型火車龍頭一具，附有軌道，以贈路局。其大小約十倍於兒童所玩之火車，燃以柴油，卽能自動，內部構造均與眞火車頭無異，代價當在一二萬金。向存路局局長室，民十六年不幸燬於兵火，知者惜之。（市）

搭太古輪船貴客請注意

敬啓者本行特備堅固快捷輪船船位廣闊伙食美備招呼妥善
常川載客來往下列各埠



香港　上海
天津　汕頭
廈門　福州
青島　威海衛
烟台　海口
北海　海防
暹羅　石叻

貴客搭船及欲知船期價目請
移玉至

南泰恒記　香港德輔道中一百二十七號
電話二〇一二五及二七五六七

南泰恒記支行　廣州西堤大馬路二十四號
粵華酒店内電話一二四二五

本行船期每日均有登載在循環工商華字華僑等日報
貴客搭船必須向本行華客總代理南泰恒記先購妥船票然後落
船此佈

香港　太古洋行謹啓

香港渣甸洋行

總經理印華輪船有限公司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GENERAL MANAGERS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HONG KONG.

本公司備有堅固快捷輪船、常川行走南北洋各埠、垂百十載、近更刷新改良、無美不臻、南洋航線、專走石叻庇能吉打等埠、及接駁澄州貨物、由吉打囘頭、經庇能、囘香港、轉廈門日本、北洋航線、則分而爲二、一走廣州香港汕頭福州烟台天津等埠、每星期一次、一走廣州上海青島、順經汕頭、幷接駁長江沿岸各埠貨客、每三日一次、海防航線、由香港往海防、順經海口北海、每星期一次、所有食用豐富、客位安適、兼設無線電機、消息靈通、貴客光顧、無任歡迎、

香港（代理客位處）干諾道中五十號三樓 永茂生記 電話二一零五三號
（問事處）中環必打街本行辦房 電話二一四七七號

香港渣甸洋行啓

國際聯盟觀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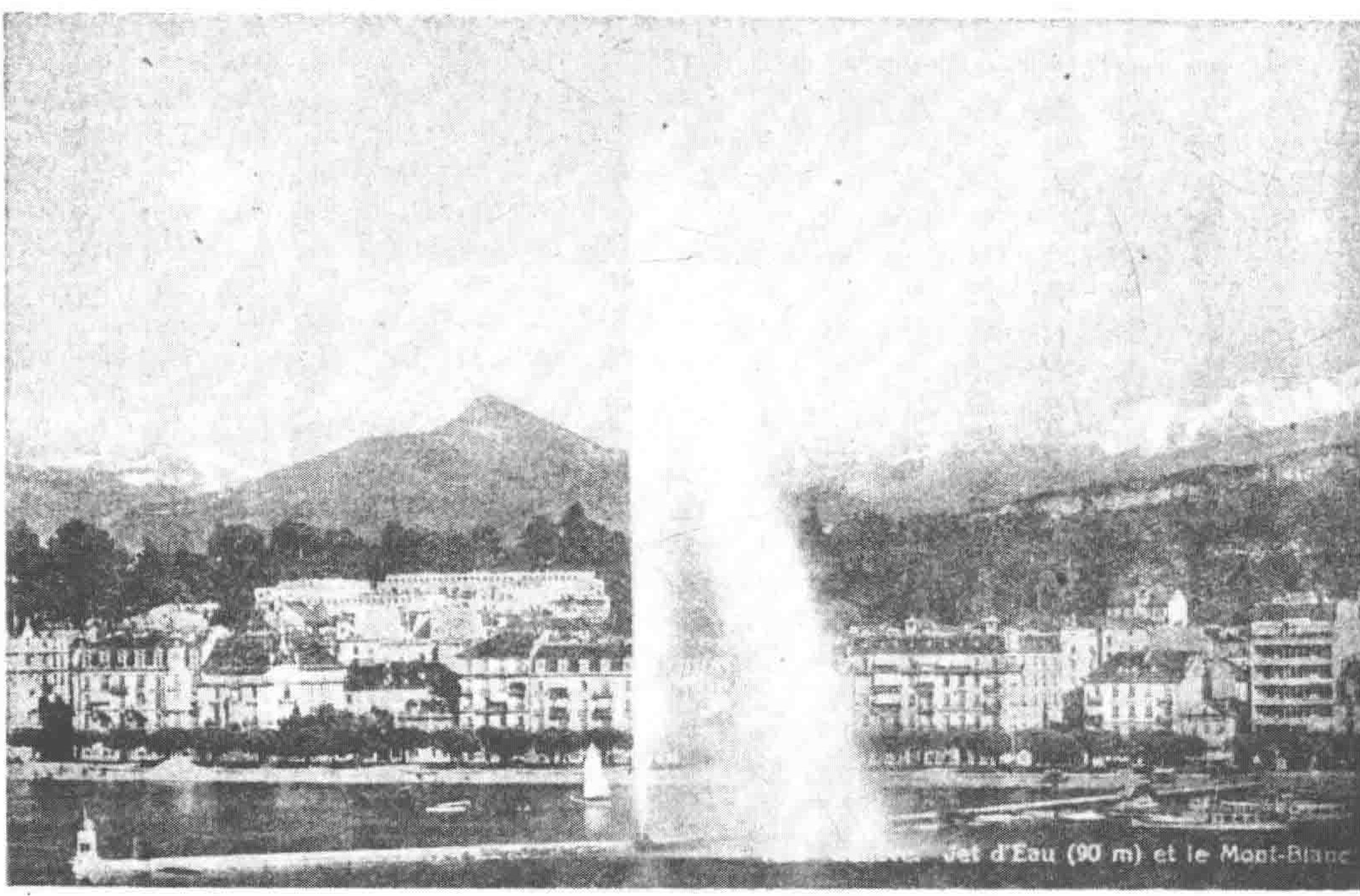
程志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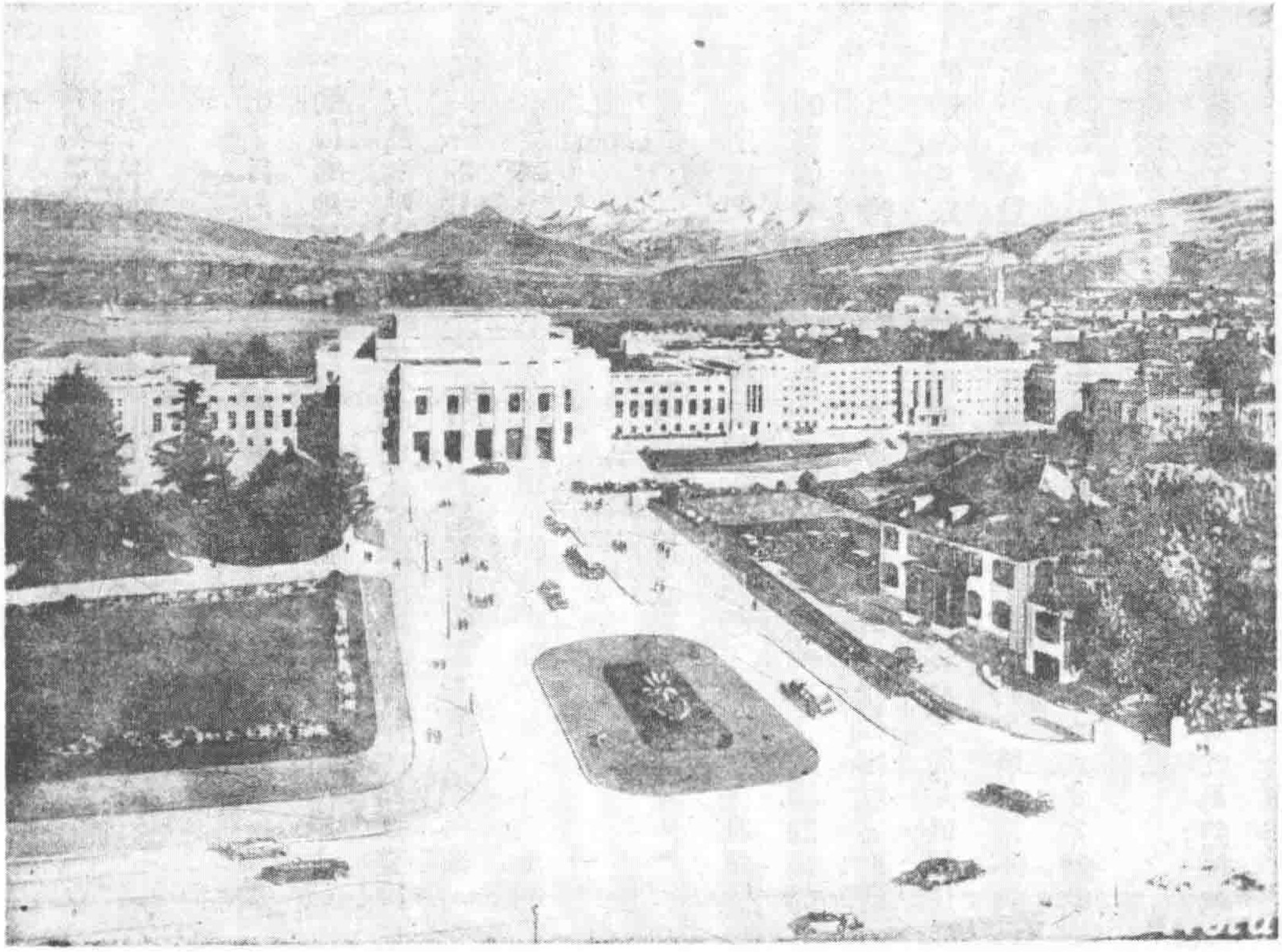
走出了日內瓦的車站，把行囊安置在一個旅館之後，第一個要觀光的目的地便是舉世聞名的國際聯盟。沿着萊芒湖濱走去，三百英尺高的噴泉已湧現在眼前了，多麼美麗的一幅天然圖畫呀！遠處一座高山頂上還映着白色，不是終年積雪不消的「白峯」嗎？湖水是詩意一般的悠閒，雜在山色湖光中間的，是一座花般的日內瓦城。

約莫走了三里的途程，一座大廈已可望見了，門口寫着B. I. T.三個大字，這便是國際勞工局，每年的國際勞工會議，就是在這裏舉行的，整個的建築和一個大公寓相彷彿，庭前有花園，屋的後部，正是緊隣着醉人心弦的萊芒湖。一座紀念碑也很值得注意的，碑上的塑像，是象徵着各種職業不同的工人，正在胼手胝足的操作，然而勞工畢竟還是勞工呀，巍峨大廈，依然是他們永遠夢想不到的樂園，要謀勞工福利，單靠安坐在巨室大廈裏的大人先生們，成就是很微薄的。

照着勞工局的大門，向前一直走去，是一條很寬廣的馬路，植物園就在右邊再走上半里途程，國際聯盟的偉大建築也便到了。大

日內瓦世界最大之噴泉高達二百九十五尺





由國聯巨廈望萊芒湖及阿爾勃斯山之白峯

家都知道國際聯盟是歐戰後的產物，出於美國大總統威爾遜的意思，可是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便是美國却始終不是國聯的一個會員。一九二四年國聯大會議決建築會所，最後選定的地點，是日內瓦的愛利安那（Ariana）公園。當時爲了房屋的設計，曾經費却了各國著名建築工程師不少的腦筋，末了，這件偉大的工程，是委託了法國瑞士義大利匈牙利的五位名建築師去辦理，一九二九年奠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方纔全部工竣。

從愛利安那公園裏的林薄望過去，幾座偉麗的主要建築，實在是氣象萬千，值得我們驚嘆。遊客們參觀，夏令規定每天是七次，（星期日及例假是五次）冬令規定每天是四次，（星期日及例假是三次）我在十時前去，化了半個瑞士法郎買了一張入場劵，先到接待室去候着，裏面有紀念册和畫片發售，十時卅分，嚮導員來了，把遊客們分做三部分，一部分是用英語講解，一部是用法文講解，另一部分是用德文講解，不消說，我所參加的是英語部分。嚮導員很和諧的領着我們前進，他首先說了些關於國聯的大概情形，他說：「國聯並不是一個太上國家，祇不過是那些願意加入的國家一個共同機構罷了，國聯大會的議決案，對於任何國家，祇立於一種建議的地位，絕對沒有拘束力的，但是會員國也有相當的義務，例如一個國家無故的和他國發生戰爭，國聯會員有對侵略國

實施制裁的義務。」大家聽了他的話，不期然而然的發生一些騷動，有許多人提出問題來質詢他他却是無從答復起。

接着他又說「國聯本是全世界的一個共同機構，任何自主國家都可加入，一九二〇年共有會員四十一國，後來增加到六十國，現在是五十八國。國聯的重要工作，可分爲兩大部分，一是維持國際和平，一是促進人類幸福，前一類例如減縮軍備，集體安全，調解糾紛等等，後一類例如改善交通，提倡教育，指導衛生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國聯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行政院會議每年至少舉行三次，行政院的會員包括英法義俄四個永遠會員，以及由大會中選出的十一個會員，任期是三年，但是國聯的眞正負責人却是祕書長。」

「不過」他似乎有些興奮了，「國聯的意義與動機雖然很嚴正很理想，但是它也有不少的弱點，第一，國聯包括的會員雖然是全世界各國的大多數，可是並不是全體，不但最近幾個重要國家相繼退出，就是連發起它的美國也始終沒有入會，試問在國聯會員之中，少去如許有力分子，解決糾紛的力量自然是日趨微弱了。但是如果我們檢討一下過去國聯的成績，那麼它也做了很多的很有利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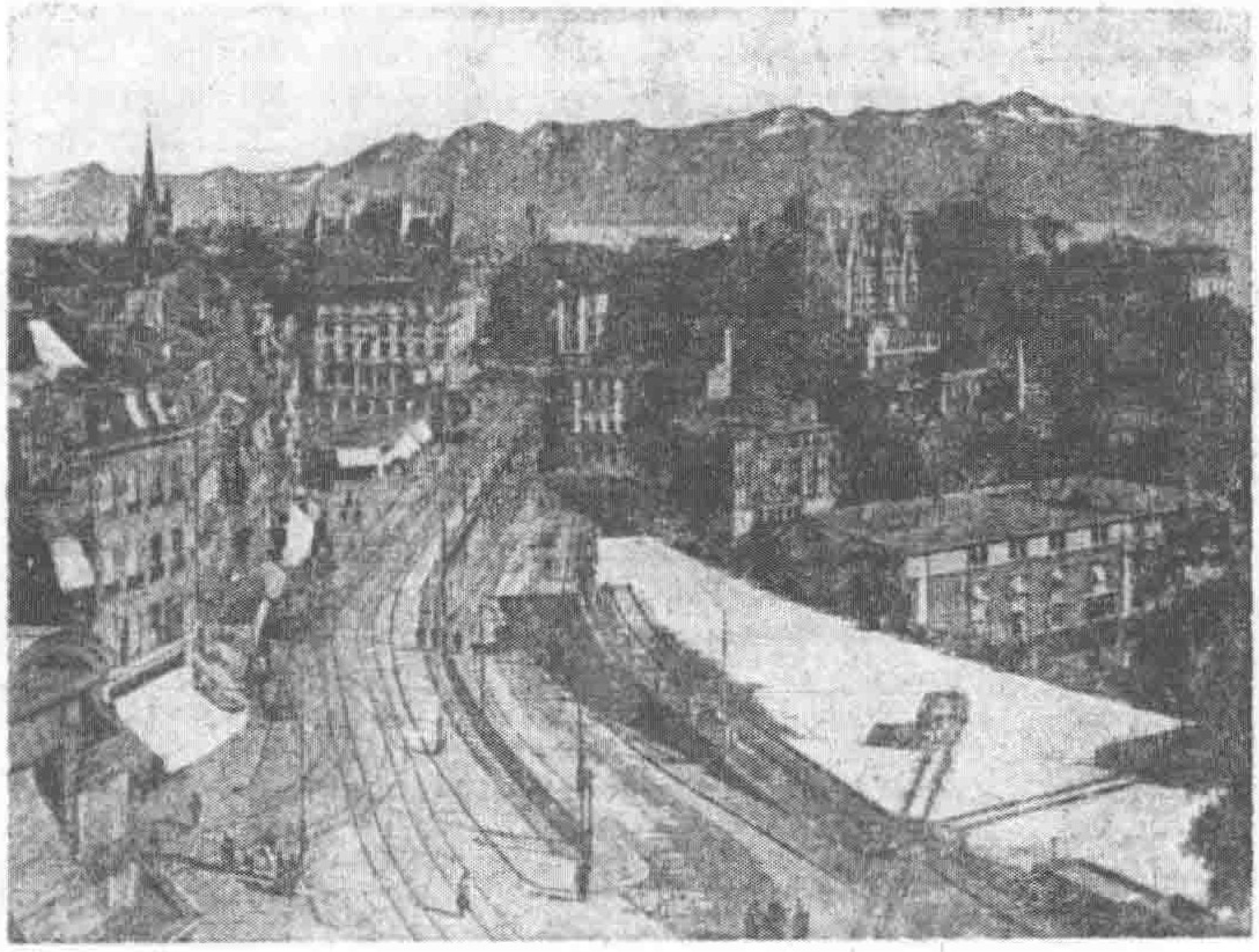


日內瓦薩雷夫山之上山纜車

末了，他說：「國聯的經費是由會員國分攤的，現時預算共分爲九百二十三個單位，其中英國付百分之一一·七四，法國付百分之八·六九，瑞士一·八四，最少的愛爾巴尼亞僅付百分之〇·一，每單位應付的數目合二三，〇六〇金佛郎，一九三七年的數目是二一，二八四，三八〇金佛郎。」這偌大的數目，便是來維持這座二十世紀末期的和平宮殿的。

講述完畢，開始參觀各處，走上寬大的大理石樓梯，首先看到的是國聯大廈的富麗裝飾，是動人極了，任何帝王的宮殿是比不上它的。那天很不湊巧，大會堂正在修理，沒有能進去觀光，據說，大會堂可容二千人，是世界上最講究的一個會議廳，它的位置正在國聯巨廈的中間，由外邊的大窗可以望到萊芒湖，堂前有一條大走廊，嚮導員說，這是預備會員們散步時非正式交換意見的。

依着次序走去第二個大廳便是行政院會議室四壁的巨幅金色油畫是西班牙藝術家Jos'é-maria Sert 的傑作，鑲着大理石，更顯示着氣魄的雄偉，遊廊的矮牆上裹着金葉，議案和座椅，都是用精美的軟皮包着，顏色是碧綠。嚮導員很鄭重的說，世界上的許多大事，都是在這椅桌上解決的。



瑞士洛桑市街

「已經解決了麼？」突然有人問。

「我們希望如此。」是一個答復。

四週壁畫的寓意是一個人正在和疾病奮鬥，最後一幅是和戰神在抗爭，屋頂一幅是五個人緊緊的互相握着手這是象徵人類的團結，然而西班牙的情形又怎樣了呢？還不是攘着臂在互相殘殺麼？世界和平似乎是一個烏托邦。

行政院大會議廳附近有兩間小些的房間，一間是前室，法國工程師設計的，四週有大塊的玻璃，這也許是法國派作風的特徵了，傢具是桃花心木和紅木製的。另一間是祕密會議室，奧國著名工程師所設計，四壁是非洲的梨木，中間一塊大波斯地毯是爲了這間房定織的，棹椅的木料全是胡桃，也夠寬綽了。再進去是行政院主席的私人休息室，傢具是瑞典贈送的，中間有一座卵形的檯子，上面鑲着一幅世界地圖，桌椅全部是深色的古橡木。祕書長辦公廳是荷蘭送的，不消說，四壁也是大理石並且懸着一幅大地圖。祕書長的會客室是匈牙利所贈，掛在壁上的是幾幅農村風景畫。

再次，便是小組委員會室，共有十間，每間由一個國家担任設計，所以瀏覽一週之後，彷彿走遍了許多國家了。參觀完畢之後，大家進了一間小小的電影院，所映的片子是關於國聯內部的工作情形，說明是用的法文，所以不能十分了解。十分鐘電影便告結束，我們的遊程也就終了。但是美國富豪洛克費羅所捐建的一個大圖書館却沒有能進去，據說，要去的話，非得有正式的准許證不可，因爲時間已經不早，所以我在庭園中漫步了一回，便離開了這座現代宮殿。

歸途我回望着矗立在湖山園林之中的幾座巨廈，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感想，巨廈是夠莊嚴了，然而它已失去它的靈魂了，它是一個空虛的贅瘤，世界上的爭端，要靠它是不能解決的。記得前英外相薩繆爾賀爾子爵在國聯十六次大會中說：

「國聯是會員國所造成，如果它成功，那麼便是會員國努力實行盟約的表徵，如果它失敗，也就是大家沒有守約的決心，它的力量，全在各會員國家手裏，大家如果不竭誠擁護它，國聯的政策是無從強化的。」

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利害觀點既然不是一律，那麼要一致的來實行盟約，不是一件緣木求魚的工作麼？「和平之宮」呀！聽見遠處的炮聲沒有？世界上依然有許多人在盼望着你來主持正義呢！

孔祥熙先生之食量

愚曩在長江輪上，邂逅孔祥熙先生，並與同席進餐，曾目見其連進煎牛脷（即牛排）四塊；下午進茶，又啖蛋糕七八枚，三明治無數，晚餐仍未見減色，一座矚目，嘆爲兼人之量。（水市）

雙十牌
清眞牙刷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製刷工廠
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聖潔起見製造此刷純用馬鬃不摻別毛柄上刻有雙十牌梁新記清眞牙刷以資識別庶免誤購

三四一二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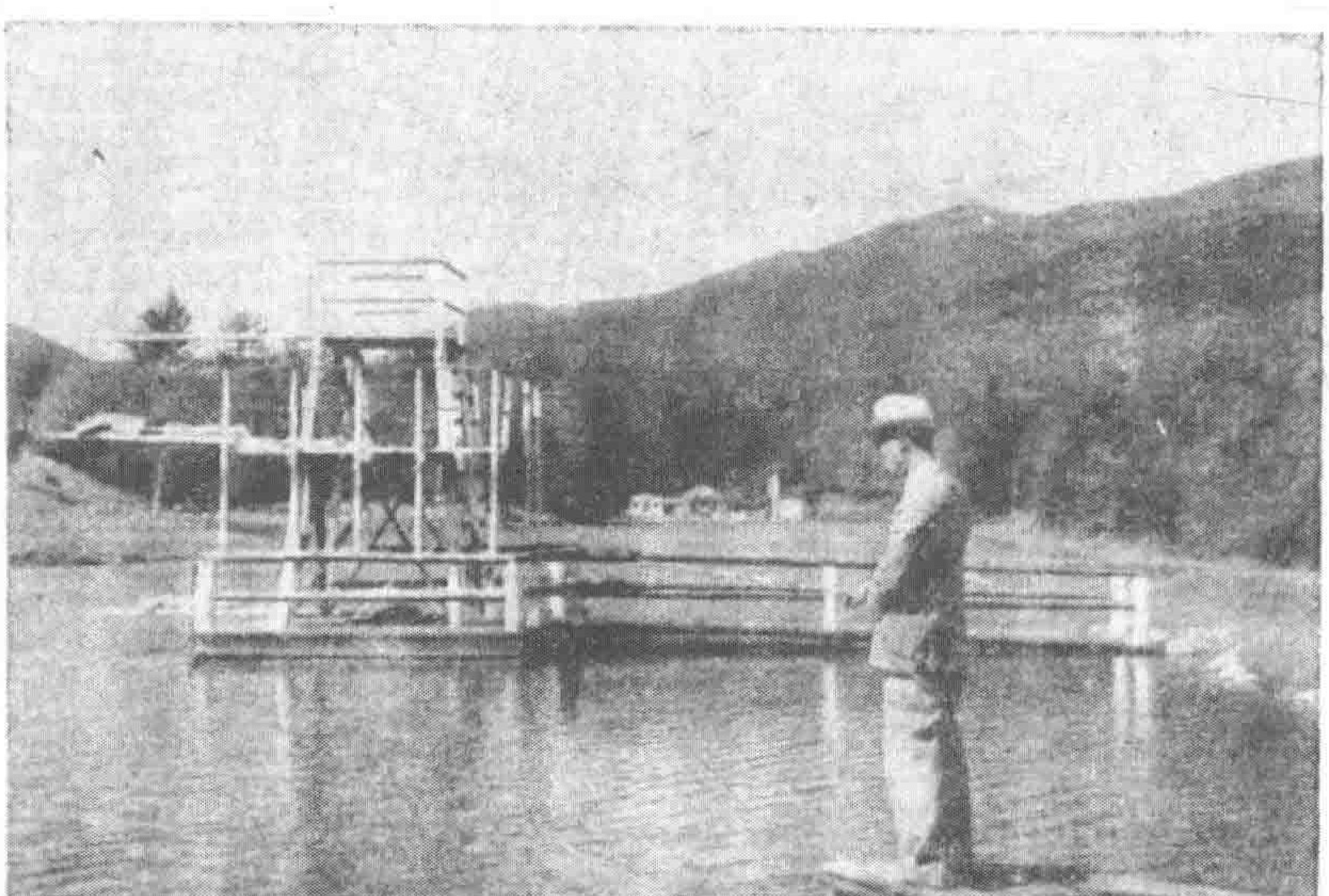
人造自來血
今冬余不畏寒矣
人體賴食物之滋養發生熱力，由血液循環散放於百體；故無論冬夏均有一定之溫度，雖四季氣候不同，亦可藉衣服之調節以保平衡；若冬令手足冰冷，過度畏寒，乃血流不能暢達於四肢之故，實貧血之現象。
人造自來血注射液及內服劑功能生新血，開胃口，強心臟，健細胞，補益腦神經，調節內分泌，乃貧血怕冷及一般虛衰之特效良劑。冬季瑟縮畏寒者可以無憂矣！
Ampullae Pantone
注射液 每盒十針 每針一西西
內服劑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五洲大藥房出品

歐美采風記（九）

沁明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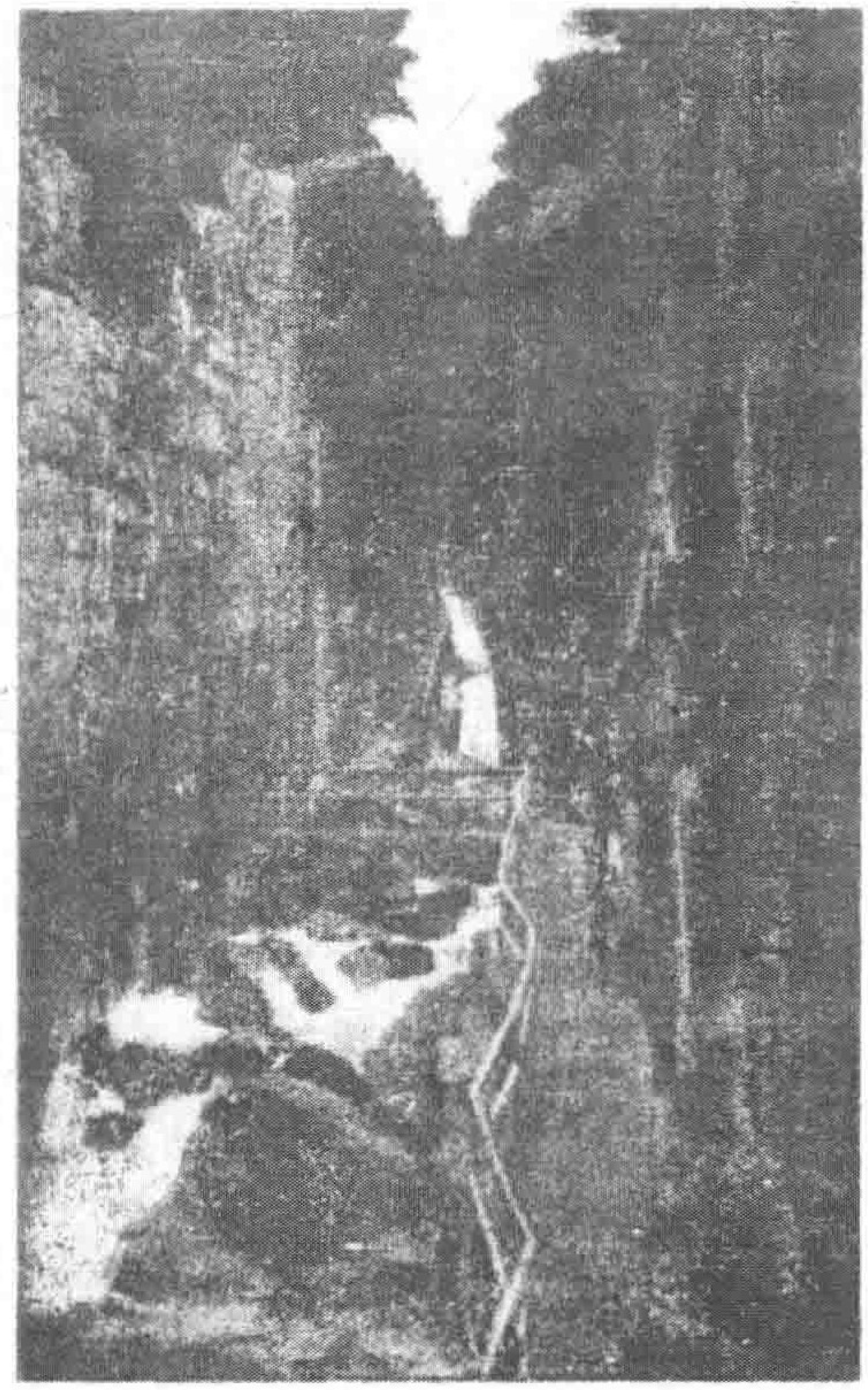
到四點多鐘離開影湖，行不多遠，就到了沸樓門絕壁（Flume Gorge）買好門票，乘坐公共汽車上山，約半小時的路程，汽車不能再進，山路崎嶇，祗能步行。路旁一塊一塊的巨石，形狀極其雄偉，山頂的泉水沿着大石頭中間的夾縫向下流，滿山的樹木，如同翡翠一般的碧綠可愛，越往山頂去，潺潺的流水聲愈急，聲音漸大，最後來到一處，看見一個幾丈長的大瀑布，水勢洶湧，大有一瀉千里之勢，兩旁是數千尺高的絕壁，從另一面有石級可以攀援而登，這地方的太陽光完全爲絕壁所遮檔，陰浸浸的，惟見一帶白水奔騰而下，滾滾長流，永無止境，我們直走到山頂，然後又囘下來，兩腿雖然走得很累，胸襟之中，却好像豁然開朗，彷彿大自然從我的心口躓進了肺腑，說不出的愉快；下山來，買些紀念的小頑意和畫片等等，然後再趕路；我們現在已經在紐漢浦歇州風景幽雅著稱的『白山區』（White Mountain）境界之中，沿路的風景絕佳，山青水秀，景物非凡，眞乃是避暑勝地也。走過一座高山，山上的懸崖一角有塊大石，作人頭形，美其名曰『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s）也算是一個有名的勝蹟。

晚上在百利恆（Bethlehem）過夜，住在一家『遊客家庭』房間倒很乾淨，雙人間只索三元；我們放下行李，就去一家館子內吃



『釣鮭魚的確需要一種專門的本頷，因爲鮭魚生存在透明的水裏面，魚釣的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何况這鮭魚叉是精鱸不過的。釣鮭魚的人們，都一致承認它是不可以利誘的，所以釣時並不用蟲類爲餌，却用一隻形似蒼蠅的釣子去圖它，使它發急，這魚釣不能任之長久不動，必須時刻不定，希望它忍不住時，一口咬住，便釣上了。』

三四—三三三



『白山區除開雄壯的山脈而外，還有不計其數著名的風景勝地；其最能吸引遊客的爲四大山谷，(一)佛蘭可尼亞(Franconia Notch)包谷『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沸樓門絕壁』，『水塘』(The Pool)『盃地』(The Basin)等名勝；(二)金斯門谷(Kinsman Notch)則擁有『迷津』的奇蹟；(三)克羅佛谷(Crawford Notch)是一帶奇特的山道；(四)平漢谷(Pinkham Notch)則有大瀑布(Glen Ellis Falls)可觀。』



『圖中的大瀑布(Glen Ellis Falls)是白山區中的五大名勝之一，其餘的四處就是：(一)回音湖(Echo Lake)，(二)雲湖(Lake of the Clouds)，(三)側面湖(Profile Lake)和(四)希臘神話中女獵神的出浴處(Diana's Bath)等，此外華盛頓山(Mt. Washington)中還有總統的畜牧園(Presidential Range)也是很著稱的。』

夜飯。今晚月色更顯皎潔，此地地處山中，靜極！可惜當時我們都覺疲乏，以致未能如何賞玩這山中的夜色。

七月二日　八時起身，收拾行裝，到『鱒魚池』吃早飯，却被『刨黃瓜兒』只炒鷄子和煎醃肉一項就要五毛錢，鱒魚當然每尾至少須一元吃完向華盛頓山出發（Mt. Washington）到山脚下買輪齒火車(Cogtrain)的遊山票，每人三元是來回票，火車的軌道沿着山壁一直上去，峻削得很厲害，軌道的中間另有一條有齒鈎的鋼條，火車的輪盤上，有如同牙齒一般的阻礙物火車行動時，這像牙齒般的東西便嵌進在鋼條上的齒鈎內。這樣，火車直有向前推進的動力而沒有朝下退的可能，所以上絕壁都可以。當時我門坐上車，車頭推着我們所坐的一節客車慢慢的上山，好像一條喘息得很厲

害的老黃牛。車身和海面的水平線，正好成一個四十五度的角度。人在車內總不能站直就是挺直了腰身立着也像芘沙的斜塔（Leaning Tower of Pisa）一般。

坐在車中斜着望外看去很有趣味，從車窗中看兩邊的風景，覺得別有天地。愈望上走空氣就慢慢的稀薄起來；到半山上，火車打住却好像是已經精疲力竭，即使再加鞭策也不中用似的。稍等一會上面另一輛火車頭拖着另一節客車下來，我們同車的所有搭客便都下車，和那些下山的客人對掉互相調換車之後，繼續上山。山頂的氣候要比山下冷得多，風也很大。晨間的太陽，此刻已經不見我們坐車如此慢慢的爬上山已覺得吃力非凡，豈知還有二三個壯年男子，徒步上山，他們的結實體格，實在叫人佩服。達到頂上時，已一點鐘了。山上還有積雪，我們覺得很冷，便走進那裏唯一的茶室兼作郵電發寄局的房子裏去。裏面爐火融融，門窗緊閉，覺得很氣悶。從這裏可以打電報或寄畫片給我們的親友們，報告他們說我們在六千二百餘尺高的山頂上遊玩過了。我們喝了些熱東西，休息一會，買了些紀念物。修則獨自到外面房屋的四週去走了一轉，連山頂的蓄水塔和貯煤間都去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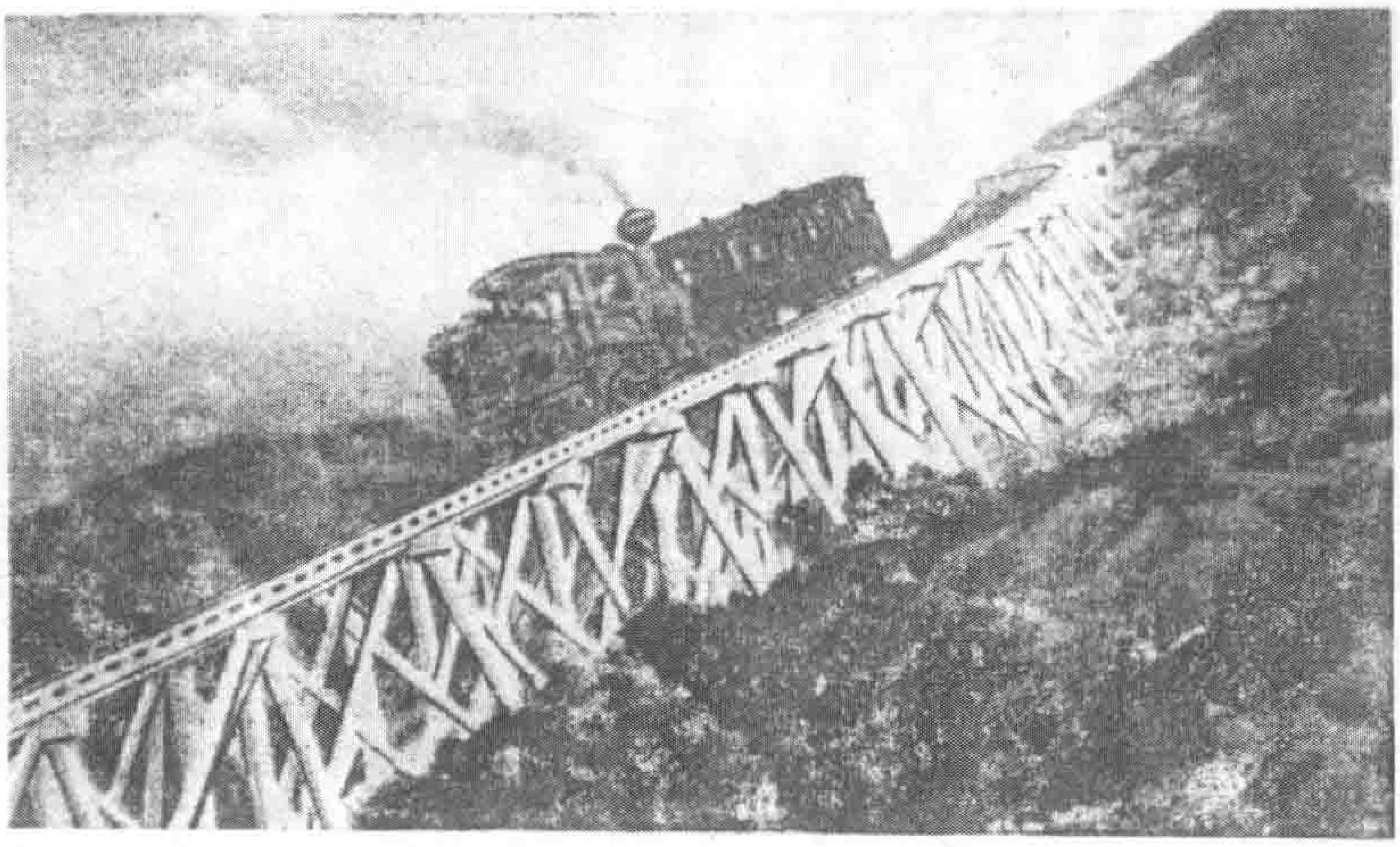


『懸崖的石塊，造成這人頭的形狀，是完全出自天然，而並未加以潤飾的；據說從遠處望去，加上山頂各色樹葉作陪襯，巔有些像一個紅種印第安人帶着火鷂毛作頭飾的側影。』

一點二十分，又坐原車下山。下山時的火車好像只要望下衝似的，可是決不能任牠隨意的下山，因此弄得車輪上的齒盤和路軌輾軋不休，聽了那種尖炸的聲音，叫人牙根都發酸。下山的路程比上山的路程要短得多，換了一次車，兩點半鐘便到了山脚根。再坐上汽車開到三哩外的地方，纔找到一家路旁的飯館。吃完午飯，然後走路向梅痕省(Maine)進發，一路上祇見地廣人稀，野景十分動人。我們的車子疾馳其中，就像生了翅膀一般，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和愉快。

四時到一個小城叫內波兒斯(Naples)和意大利的內波里同一名稱。那裏有一個絕大的湖，後面襯着隱約的高山風景殊佳，引

得我們大家忍不住不要停下車來賞玩一會，下車後，就到湖邊的露天茶室去小憩片刻，並照了幾張相。當時看見湖邊有小汽艇和各種遊湖的船停着，我們便租了一艘較大的汽油船去湖中兜了一個大圈子，替我們開船的人，只肯開到每小時三十五哩的速度，我們叫他快些，他一定不肯，但是我覺得每點鐘三十五哩已很快了，轉灣的時候，船身側得非常厲害，幾乎翻過去，水花四濺，頭髮吹得像野人一樣。遊湖既畢，每人還在船中照了一張相，才罷。那船夫的臉上的皮膚紅裏帶黑，一望就知是過水上生涯的水手。他告訴我們說他不是本地人，是在波蘭生長而後來美國的，我正希奇為什麼他一點中歐人的口音也聽不出來，問他時，纔曉得原來他所說的波蘭不過是鄰近此地的一個小縣落而已，由此可見這一帶的地名有許多是從舊大陸歐洲採借了來搬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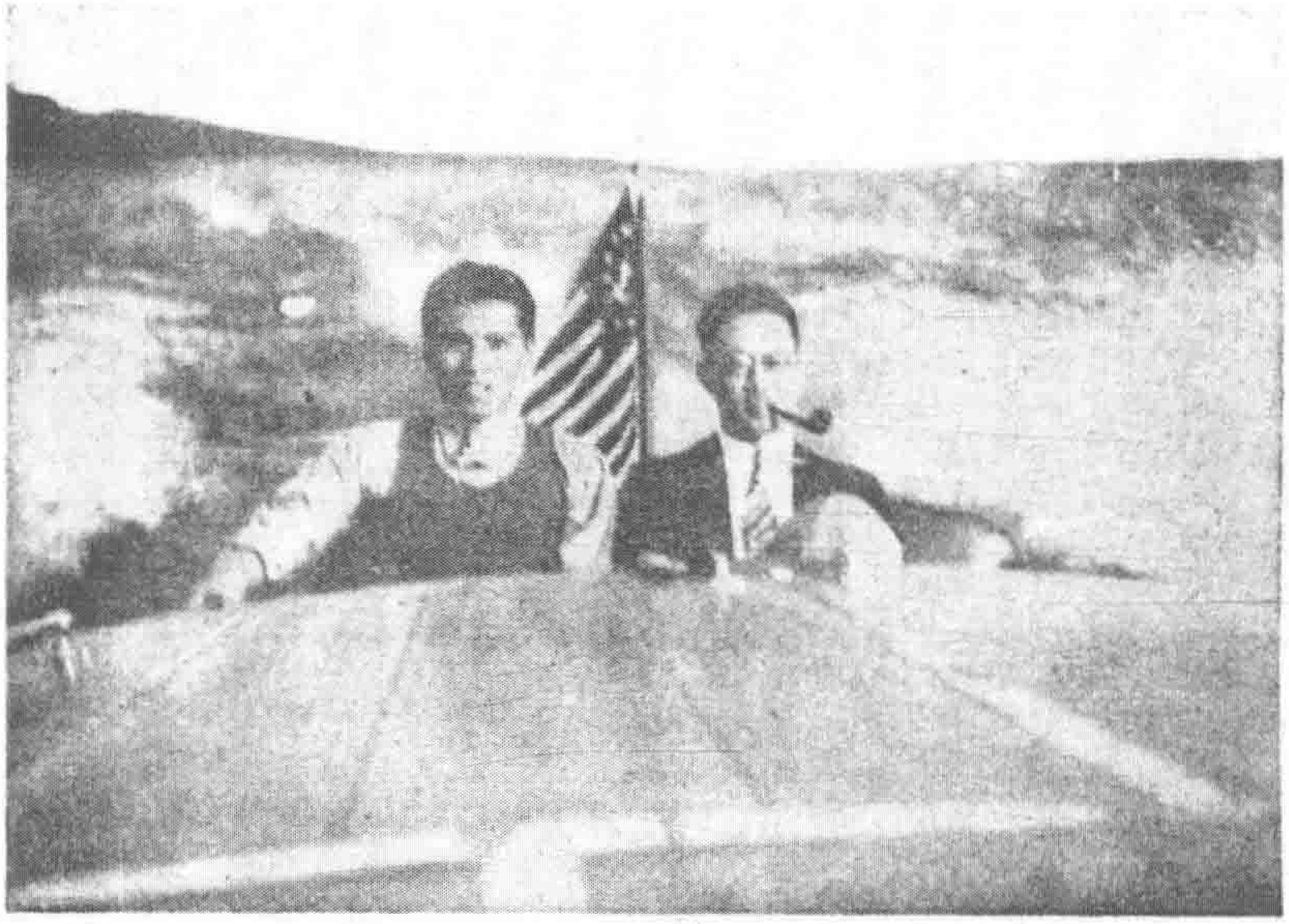


『這條上山的鐵路，別名叫作『雅各的天梯』(Jacob's Ladder)是引證舊約聖經中的掌故，來形容這山坡傾斜的厲害；華盛頓山的最高峯距離海面約高出六千尺以上，夏季登山，還可以找尋到積雪之處。

一會兒我們又上了路，不遠又經過一個大湖，這回却沒有停下來，只如是飛似的掠過了。在一個交岔路口轉灣的地方，我們原應當順着橫路走去，因為發現那條路的號碼稍為遲了些，等到發覺，後面坐車的趕快關照前面開車的，開車的得心應手，立刻轉過去，差一點車身完全翻轉過來，幸而那時對面沒有車子來，不然一定已經行了一個接吻典禮，因為那時我們的車子在路的左手邊，是錯的一邊。當時大家都很鎮定，等到事過之後，想想心有餘悸。晚上七點鐘走過波得來城(Portland)並未停留，但記得像是個濱海的熱鬧城市，一路來到『老菓園海灘』(Old Orchard Beach)已是八九點鐘了。我到一家旅客的家庭要了四個房間，房屋很陳舊，但是因為時間已晚，也只得住下。我們的住房間內牆上還張貼着詳細的規則，外加一張室內一切應用像具的詳細清單，上明載

明『若有遺失，旅客須要負賠償之責。』許多禁條之中，有的例如：

一，不許大聲談笑；



『這種汽油船，前面可以坐四人，後面坐兩人，另外如有行李的話，可以放在隔離中部和後部當中的小艙內；這種船，如果拿來行駛上海和高橋或吳淞之間，却是很便利適宜的，因為它的速度很高，代價也不太貴。』

一，早上十一時以前住戶必須離開臥室，如果在十一時以後出清，就作過時，須多算一天；

一，垃圾必須丟在垃圾籃內。（記者按：這話有些希奇，難道說垃圾籃除了裝垃圾之外，還有別的用處？）

一，在洗澡間內，不許躭擱過久；諸如此類的事，則笑話百出。

室內的傢具，除了一張床，一張破桌子，（桌子上面鋪的是報紙權作桌布。）兩張舊椅，兩隻玻璃杯，一小塊肥皂，一塊布簾圈成的『衣櫥』內還有幾只掛衣架外，別無其他長物，我不懂這些傢私如何能引誘住戶生偷竊的念頭？也值得小題大做的貼上皇皇告示？

出外去到熱鬧街上吃晚飯，並到各處走走，大街之上，遊戲場林立，賭博的地方很多，此外，西洋鏡，射氣鎗等等，也都照例的是用些最便宜的東洋貨作獎品。這地方和大西洋城大同小異，無甚分別，市面較小而已。為什麼人們到了海邊去歇夏，偏喜歡找這套玩意？我覺得實在沒什麼大意味，一會兒便回來睡，他們幾個則到一家滾地球的球房去比賽滾球(Bowling)並遊玩各種新奇的把戲，直到深夜纔回寓所。

百萬富翁的別墅所在地——巴港

七月三日　早晨八時半預備好，吃過早飯，他們幾個男子們又去大街上一家遊戲場玩了一會『滾球』(Bowling 這是一種

三四—三三七

柔和的運動，於地板上做成一條條的小弄，擦上許多地板臘，因此光滑異常兩邊用木柵隔開在盡頭之處有十幾根木棒豎着，拋球的人站在一頭用粗約五六寸直徑重而且硬的圓形木球滾過去，球衝在木棒堆裏能打倒幾根木棒便得幾分這樣一個人可以獨玩，兩三個人可以同玩，彼此可以比賽。

十一時我們動身向巴港 (Bar Harbour) 出發，天色陰沉，不時下些小雨，車子開得很快，一路上也看不見什麽好風景，走過好幾個城市，三點鐘在落刻蘭(Rockland)吃中飯，飯後再向前進，將近巴港的地方，風景漸漸的美好起來，直到六點一刻抵達，果然這地方名不虛傳，確是避暑的勝地。我們當下找定一家住處。比昨晚住的地方還要差些：房子既舊，我們的臥室又是在最高一層。不過，將就着住一夜也沒甚要緊，好在近海邊，可以無需時刻偈處室內，因此我們安頓就緒，洗完澡之後，大家便出外閒散一會。至各處走走時看見碼頭前繫着許多遊艇，當時見許多遊客乘坐游艇到海上去兜風。我們再走到市立問詢處去打聽些關於巴港可能遊覽地方的各種消息，索討些導遊的指南和說明小册，再在大街上走走，巴港是一個消夏休養的海濱小城，範圍不廣，可是四郊展闢很爲遼闊，牠的大街也和別的小城的大街一樣，沿路有許多孩童在放爆竹，有的還故意在行人身前亂擲花炮，我們這纔想起明天就是美國的革命紀念日了！又走不遠，走進一家售賣紀念物品的店鋪裏面買些東西，該店的主人是一位英國人，來美已久，他和修攀談，兩人說得投機，據他告訴修說從前他店裏出賣的東西多一半是日本製造的貨品。我們步行了一會，後來走進一家飯館去吃夜飯，可巧又遇到這位小商店的老闆，飯館裏吃飯的人，個個都同他招呼，我想在小城市裏住民比較的容易混熟，因此大家彼此都很親熱的吧？

今午在落刻蘭吃中飯時，看見很大的沙門魚(Salmon)據出賣的人告訴我們說他打來的魚賣給大總統每鎊曾經得售四元，於今吃魚的人日少，魚的銷路不暢，時價每鎊只得三毛五分，言下不勝今昔之感！又記得昨日在那波兒一家小店中看見中國製造的鞭爆，上面寫着"Muchee Loud noise"譯意是『響聲至烈』可是把"Much"拚成日人念英文字的讀音，倒很有趣！

晚間回到臥室將箱子清理一下，好像東西越來越多，箱子則愈來愈小了似的。外面爆竹花筒之聲連珠價響，祇怕今晚不得安靜的睡一夜了吧！

七月四日　美國革命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一早又被爆竹聲鬧醒了。美國孩童們頑的，不像我國孩童放的鞭爆一般作連珠礮響，却是斷斷續續的單響，又似乎有點像步鎗聲。我們起身

洗盥後，到一家叫做『夕陽』的飯館裏吃早餐，見菜單上所注明的價錢似乎很便宜，於是大家都要了全餐，結果吃完纔知道很不合算，不但時間費掉許久，並且吃多了東西，計算共總花去一個多鐘頭。單爲吃早點，並且賬單的數目也是大得怕人，每人平均合到二元五角左右。吃完後到汽油站去加油後，又動身走路。

路上沿途天下細雨，到十點半鐘，經過蘇夢泉(Sieues de Monts Spring)進內一觀。這附近一帶全是叢林茂樹，蘇夢泉是梅痕的省立公園，幽雅無匹。蘇夢泉這名稱的來源是由於一個碧綠沉清的山泉小池，池子裏面畜養許多如同虹一般五彩的鱒魚(Rainbow Trouts)背上有各色的花紋，從這透明的泉水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鄰近並有一所小小的平房，裏面陳列着博物館所收藏的些上古時代石器，有石磨的箭頭以及其他各種應用的器皿，都是自當地土內挖掘出來的，對於研究昔日美洲紅印第安人的物質文明進化情形很有裨益的。看完博物館出來，沿海環山而行，走過一處名叫『雷洞』("Thunderbowl")海中潮水打在岸旁的巨石上，轟然有聲滾滾不斷，恍如雷鳴，故有此雅稱。我們在大石上坐了一會，看着海中的排浪如捲筒似的迎面冲來，濤濤不已，其勢洶湧非常，每次和石頭相接觸時，但聞一聲怒吼，排浪立刻擊成粉碎，化作無數白花，頓時浪不見了，潮水也不見了。此時人的思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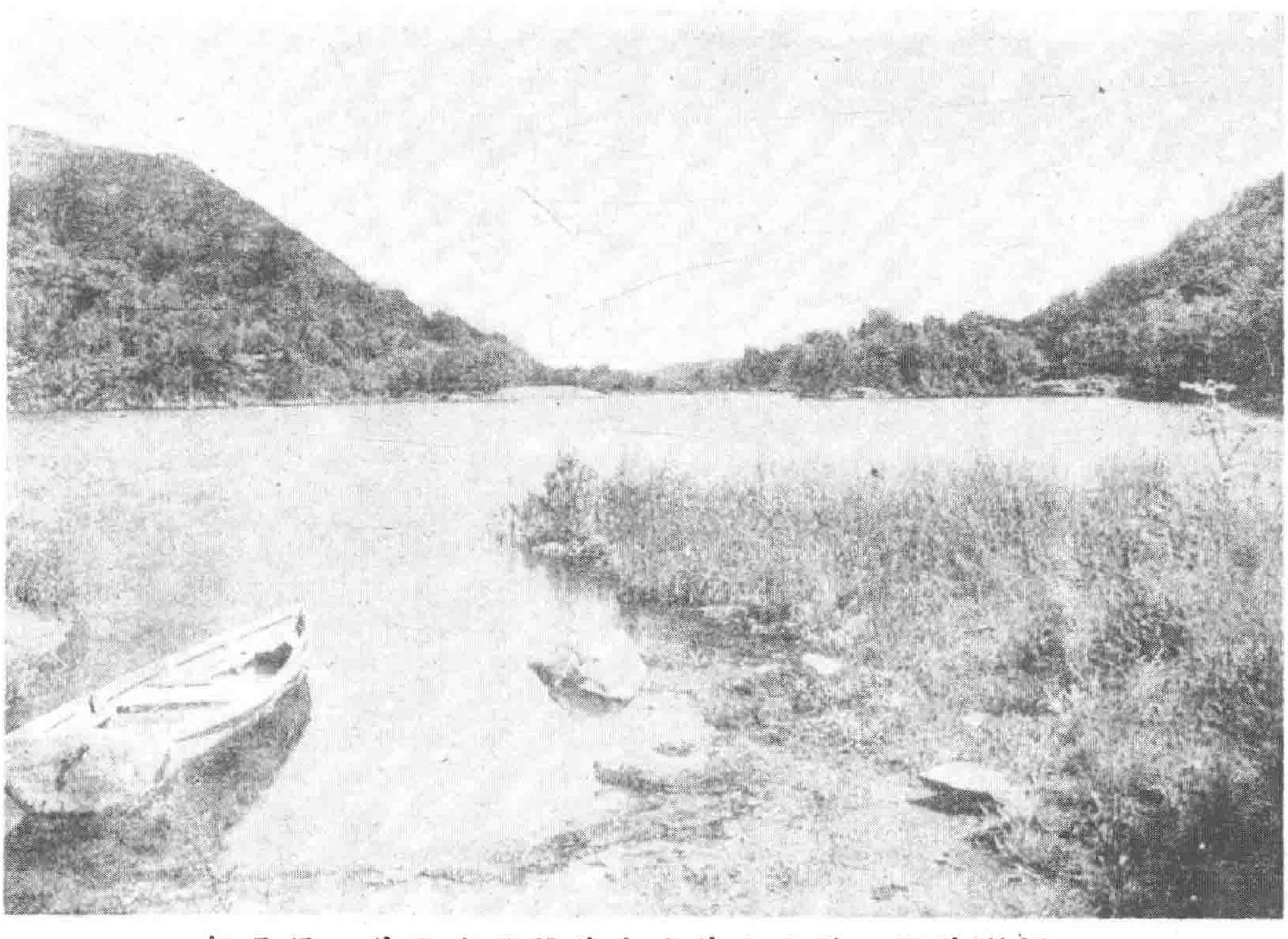


「在梅痕州內，從山嶺到海濱，從海濱到湖區，從湖區到城市，都很便利，因爲公路修得非常齊整，像圖中卡敵拉山上的山道，實在是平坦清潔。」

隨着波浪的起伏，瞬息萬變。我腦中不知在想些什麼？但覺得任何念頭，都是一樣的沒有來由，更是一樣的沒有結果。

海邊的風景絕佳，我們乘車經過海豹港（Seal Harbour）這裏的景物更妙！右手邊的山上滿山極茂盛的樹木森林，遠處有依塞耳福特（Ethel Ford）和羅基（John D. Rockefeller）諸富豪的別墅，別墅的園地極其廣大，進身殊深，因此從外邊望裏面什麼也看不到。普通的遊客，更是輕易不得走近住房的所在，因爲全山皆係私產，山中觀海定有勝景。我們大家貪看景緻，竟不注意路走過了頭，及到發覺，急忙回頭開車上附近的卡畝拉山（Mt. Cadillac）山路寬闊，開車尚不覺得十分吃力，上到半山，我們便都在雲霧裏了，隱隱約約看見山脚下是一片海色，半山上是滿疊青翠，實在是個歇暑的好地方。到得山頂上，坐在車內面海注視了一回，然後下車來伸伸腿，流覽週園的美景，可惜迷霧很厚，到處潮濕，徘徊了良久，然後轉身下山，和富翁的別墅園地暫時作別。

到三點鐘我們在公路旁邊的小吃店內買了些『熱狗』（Hot Dogs）和牛奶之類，吃罷然後再趕路。未多時，經過奧路拿城的梅痕大學，University of Maine，進去巡禮，該校的校址不算小，可是房屋的建築不能和其他較大的學校相提並論，因爲不但樸實無華，而且是很單調的。在該校的校園裏時，我突地記起美國無線



『這圖中所見的是湖的一部份和小島上岸的地方，右角的小船是我們坐着來回的唯一交通工具。』

電和有聲電影的歌星發麗(Rudy Valée)曾經在該校肄業，他將他母校的校歌改編成『石泰臝歌』(Stein Song)喻啖人口風傳一時，差不多美國的婦孺皆知，不過現在已經過時，不算是流行的歌曲了。

經過靜水，來到紅印第安人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這是位置在湖中心的一個很小很小的孤島，四圍圈着的是不大明淨的死水，島上的居民，全是紅印度人。當時我們坐上印度人所搖的小渡船，就有印度人來向我們每人收擺渡資二毛錢，到達島上之後，一眼就看見一羣櫻色皮膚的憔悴人物，以及許多東倒西歪的破舊屋宇，最前的一所平房，是保留地管事人的辦公處所，裏面陳設着各種關於該島情形的宣傳刊物，一些草綆編織的玩具及用物，算是當地的土產，由一位臉上生有短鬚的白種女教士主持一切，大約她是美國某教會所派駐在該島的常川代表，一方面指導島上居民的宗教生活，一方面教育居民的子女，同時也兼顧問居民的共同事業，協助他們增進大衆的福利和公益，如居民所作的手工生活，卽是一種。在這保留地內共有三百個印度人，免稅居住在這裏，作爲美國政府愛護他們的特殊恩惠，表面上是要任他們自己蕃殖，實際上却是把他們隔離，藉他們自己的弱點，來淘汰他們。事實上從前白種人用凶很的鎗砲克服紅印度人的粗劣弓箭時，印度人頗曾遭遇過美國人的惡毒手段，於今雖然稍爲講求人道主義，對這已經退化到懦弱無能的紅印第安人略示好意，然而究竟因爲歷史上的記載和流傳下來的舊說都證明以往白種人曾經屠殺過無數的紅種人，刼奪過他們的牲畜和地產，然後把他們趕到人跡不常去的深山中或曠野地，直到近幾年纔在西部及北部，劃出幾塊區域來，指定闢爲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讓剩下來的可憐人有地方可以生活，這與其說是文明人種度量的寬大，毋甯說是征服國家的假仁義表現！我們今日所看見的人，幾乎全是此傴背跛足的老弱殘廢，臉上都是縐紋滿面，顯出瘦弱憔悴的精神，沒有看見一個印度人像我們理想中那般雄糾糾的壯漢，也許那些體格强健的都出外去作工謀生去了也未可知！剩下的這些可就祇是老弱無能，十分可憐的老者和營養不足，發育不全的孩童們。

我們由一個帶路者領導，走到各處去看看。先到一架用樺樹皮製成的尖頂蓬帳裏面，在這裏遇見一位往昔眞正酋長的女兒，據領導的人介紹，稱她爲『郡主』(Princess)黑裏帶俏的面龐，露出雪白的牙齒，身體很肥碩，穿的是印度婦人的衣衫，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和她談後，發現她是美國一家著名女子大學的畢業生，在這個島上她算是一個主腦人物，常時有各州各城的公私機關

和學校，請她去演講，以印度的『文化』爲講題，這所蓬帳是她的大本營，裏面賣些印度人的手工藝品，有用小料珠穿成的帶子和各式飾物，有草編成的筐籃，有皮製的鞋子和椅墊等等，有木頭雕塑的『人面竿』(Totem Poles) 上面雕刻些希奇古怪四不像的怪臉，似人非人，是他們奉祀神道時表示敬畏心理的代表物，有的也是各族的特別標識，樹立在居處前的空地上。等等。『公主』的手腕上，帶着許多銀質的鐲圈，手指上帶了許多戒指，都鑲以松石，如同西藏人一般，他們是特別的愛好松石，因爲松石鑲嵌銀質的手飾，最爲合宜。

我們買了些東西，穿過一條像小弄堂似的街道，去看禮拜堂。這禮拜堂裏面的設備簡陋不堪，黑漆漆的牆上掛着一幅油畫，是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受難的慘狀，這畫的造藝並不很高，神情倒還可以，是一百二十五年前一個紅印度人的作品；繼而走過一所小學校，這島上祇有這一個學堂，學生升學到中學大學的程度，必須到外面的學校去念，紅印度人生就不向上，進中學的人就很少，進大學的人更是寥寥無幾，一則因爲紅印度人不事耕耘，亦不事生產，打那兒來的收入送他們的子弟去進中學念大學？二則紅人的腦經比較的笨些，資質不高，就不容易進大學去讀書，即使進去了也難得卒業，他們的社會中又沒有一種獎勵的辦法，因而每況愈下，紅人的知識程度，就日益退化了。



『這是『郡主』年青時的照像，那時她還未嫁人呢。後來她養兒育女，身軀日漸肥碩，現在的風韻已經遠不如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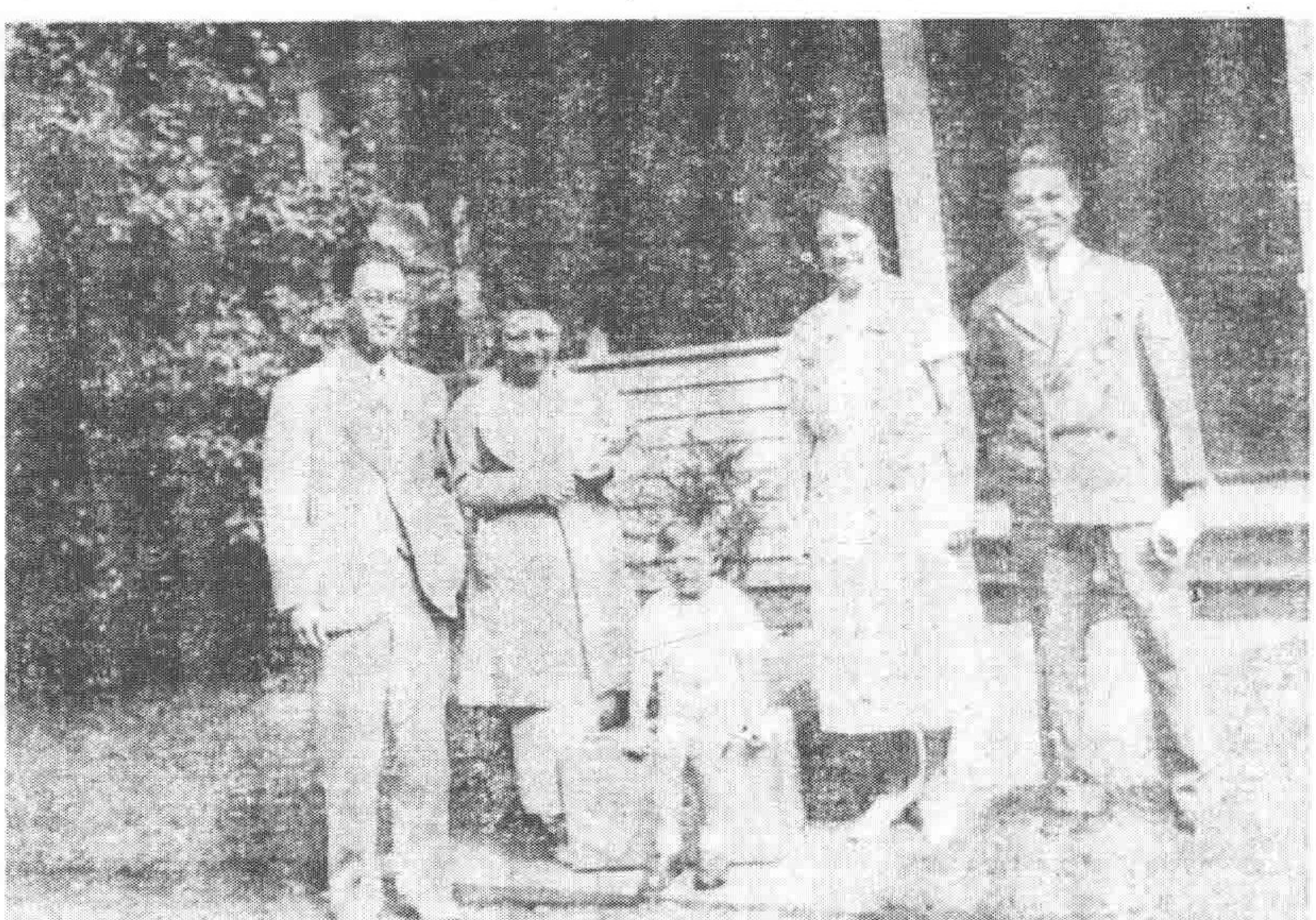
走過一排破舊的房子，裏面似乎都是傢具不很周全的樣子，有幾家的婦女們正在剝着樹皮，拿來做手工，各家的景況都是很清苦的，居民臉上也不見一個面帶絲毫笑容的；有一件事，最叫我不能理解的，就是：這島上三百個活人住的地方倒不大，他們安葬死亡的公墓却又小，在這公墓裏面長眠着他們的祖宗十三代。領導的人告訴我們，墳山堆裏的一個墓穴，裏面埋着不久之前死去的一個聞名全國的紅人棒球明星的屍骨。不知道這許多墳墓裏面究竟葬藏着多少曾經破碎過的心？

多少死不瞑目的寃魂？當時我覺得十分的悵惘

臨離去小島時，一個骨瘦如材既黃且黑的小孩（面貌也和我們中國的孩子差傚不多）給我們表演一次『戰鬬舞』（War Dance）他一邊跳，一邊嘴裏怪聲喊叫，形容他的勇敢，說也可憐，我從這落伍民族戰鬬時的吶喊聲中，只聽見人之將亡，垂死時悲哀的呻吟，是一個將要被滅絕種族的微弱民族的最後呼聲。小孩子依然是天眞爛漫的繼續着舞蹈，他的姿態很優美，他的步伐和動作也很嫻熟。我們知道這是印第安人的一種『士風舞』大家都特別感覺興趣，看完之後，給那小孩一塊錢，他歡天喜地的接着直奔向他的母親懷中，將他所賺來的報酬很驕傲似的獻給了她。

我們坐上小船，回到對岸停車處，將要上車的時候，一對中年夫婦走到我們近邊，那男子朝着修說：『我看你們的汽車照會，知道你們也是從麻省來的；』修還未答話，徐君接着問『你們也是從麻省來的嗎？我們是從劍橋來的。』那人的妻子搶着說：『那眞巧極了，我們是從劍橋來的。』隨後的談話知道他們是暑假出外旅行的，他們再問我們是不是哈佛或麻省工專的學生，並且介紹他們自己說他的名字叫愛勒列，他有一個哥哥在哈佛大學任副教授，並且給他一張名片與修，寫上他們在劍橋的住址，邀我們去訪他們。

本想在附近班角（Bankok）地方過夜的，但是沒有找到合式的住處。直到八點鐘纔走到司各赫根（Skowhagen）當下找定一家較好的住處，覺得一切都很舒服，房東又十分和氣。放下行李，出外吃了晚飯，不久便休息了。



『在司各赫根與房東太太凱列夫人及其幼子合影。』

張伯倫的雨傘

蕭金譯

德意志有它的斜放的卍字標誌，意大利有法西斯的褐衫，而大不列顛帝國却有着張伯倫首相的一頂雨傘。

從來不曾張開來禦過雨

這一項永遠緊緊地捲攏着的乾燥的雨傘，差不多已經可以算是英國所推行的綏靖政策的唯一標記了，首相上那裏去，這雨傘也跟着他上那裏去。它到過羅森堡，到過慕尼黑，到過巴黎和羅馬。最奇怪的是它從沒有被首相張開過，假使逢到下雨的時候首相是另有兩把比較笨重的「防雨傘」可以使用的。

最近首相對於他這一柄特出的雨傘似乎更愛惜了，有幾次在報紙上印出來的照相裏，都不曾見他帶着它——也可以說打破了這雨傘的本身的記錄。有一張照片是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門前照的，那時正在下雨，他的看門人撑着一頂絕大的雨傘遮着他從門口裏走到汽車上。

當初的賣價是五十七先令六便士

現在讓我們把張伯倫首相的這一頂雨傘的歷史記出來。它的原來的賣價是五十七先令六便士，由倫敦最著名的一家傘店湯麥司勃列琪父子公司賣給首相的。這家傘店開在聖哲姆司大街上，鄰近聖哲姆司宮，已經開了一百年了。曼麗皇太后和前首相鮑爾溫爵士所用的傘都是打他們那裏買來的，還有我們的溫德莎公爵，也曾向他們買過幾條馬鞭和幾支手杖。

張伯倫首相的雨傘是在好幾年以前買的，所以勃列琪公司裏已查不出究竟是在那一年那一天成交的了，但從他們的賬簿上看，可以知道這頂傘是已經送去修過好幾次了。它的材料都非常講究。面子是用最好的黑色的厚綢做的，縫製的時候，都用手工，就是那幾根傘骨上的機鈕也都是用手工打就的。

據勃列琪公司的一個店員說：「這頂傘眞可以稱得起是傘中的極品了。既美觀，又文雅，雖然很堅固，却又很輕便，像這樣的傘帶在人的身邊，眞可以當做肢體的一部份的。」

這頂傘的各部份

它有一條「馬來骨」所做的柄，大約八分之七英寸那麼厚，柄的下面接着一條「唐京藤」，這種藤是特別的耐用而且又來得輕，產在印度支那的唐京，只有最考究的傘才用這種藤來做傘梗。在梗的上面，大約一英寸半的地方，就是柄和梗的接筍之處，釘着一個約摸四分之三英寸闊的鍍金的鋼箍，據說如其換一個眞正的金箍的話，那末這頂傘的賣價至少要超過六鎊了。此外，再有一個特點，就是張伯倫首相這一頂雨傘上面並不像別的雨傘那樣的有一根絲縧。

那個鍍金的箍兒是純粹用黃銅打成的，上面用很細的鋼絲連繫着。這頂傘的全部的重量正好是一磅半。它的最初的出生地是紐倍萊街上的一家傘廠。那是倫敦東區的一條很小的街道，當初製造的時候，計用男工四名，女工四名，自始至終，都用手工，不曾借重過機器。

首相怎樣的重視它

在勃列琪公司裏，最貴重的雨傘賣價有超過二十鎊的。當上年初秋正當首相要上慕尼黑去之前，他把他的雨傘拿到公司裏去修理，曾經向那些高價的雨傘中的一柄端相過。每逢要修理的時候，他總是親身送到公司裏來，一面等候一面隨手拈弄着許多別的雨傘，可是他始終以為自己的那一頂最好。

唐寧街十號的首相官邸裏，照例也有着一個傘架，但他老人家的這一頂特出的雨傘，是決不甘與羣傘為伍的。這傘架上所插的只是那些來客或別的政府官員們的無名的雨傘，首相的雨傘，總是隨着他一起上樓去，安藏在他的私室裏的。

三四—三四四

倫敦香港飛航記（譯）

柯紹明

世人對於空中旅行，祇覺得它比任何的交通工具快捷。但它的舒適與安穩祇有那些飛航有經驗與及懂得統計學的人們才能曉得。

自從帝國航空公司增闢遠東航線倫敦香港間八日便可抵達。將來那些巨型飛艇落成之後，更會將這段航線所需的時間縮少，那時英國與遠東的交通更形便利了。

作者在這航線開航不久的時候便從倫敦趁機到香港。雖然經過數次的換機，但帝航公司設備的週全，與及沿途佈置的得法，總不會令客人失望。茲將沿途經歷寫成了這個簡單的報告。

十二月十三日在Croydon（譯者按：Croydon是英國著名的民航機場）與親友握別後，不覺暗然神傷，此去迢迢，未知何日纔能回歸國土。檢驗了護照與票子後，客人逐一過磅，我的體重和所攜的皮篋合計起來，剛剛是二百廿一磅，未過公司規定客人重量的定章，否則另外繳費。隨着乘客踏進Heoacles機，機門關閉後不及三分鐘，我們便離開可愛的英倫國土，向着巴黎進發。那Heracles機是英國著名的Handley Page, Ltd. 廠出品，裝有四個五百五十匹馬力的Jupiter發動機。每小時最高速率一百三十哩，能容旅客三十八名，機師是著名航空家鍾士上尉。

啓航後密雲滿佈，看不見地面上一點東西，什麼時候經過英倫海峽也不知道。在機上吃了一頓精美的午餐，下午三時十分抵達巴黎。機降妥之後，我們乘公司預備的公共汽車直趨大使飯店 Ambassador hotel在那裏憩宿一宵，茶點飯食俱由公司供給，因為購票時沿途膳宿雜費已經包括在內。客人除了旅館小賬，私人零用，沒有別樣開銷。本來我們預備翌日早晨換乘別機經過意大利往埃及的亞力山大城Alexandria。但臨時公司通告，由巴黎往意大利布林的西Brindisi那段路，改乘火車，原因沒有說明，我們祇得遵命。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從巴黎趁了二十多小時火車，十五日早晨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小城。那個布林的西，人口僅有數萬，沒有值得遊覽的地方。街道骯髒，人民衣衫襤褸，看來這地方不覺得怎樣的重要，不過因為牠在帝國航空公司的航線內，利用牠作一個航空的站頭。我們在大陸飯店吃早餐，休憩三小時之後，十一時三十分乘新

近落成的Canopus飛艇，離開布林的西那Canopus是巨型水上機最近在 Short Brothers, Ltd. 廠裝好。配有四個七百四十匹馬力的發動機，每小時最高速率二百哩。可容旅客二十四名。牠的形狀有多少像航行太平洋的飛剪號，規模亦相彷彿，但牠的速率比飛剪號相差很遠，(飛剪號每小時一百五十哩）設備亦比較新穎。機分上下兩層，上層是駕駛室與及安放行李郵件等什物。下層是客室，有四個隔離的艙位，有吸煙室與及乘客散步的地方。在空中旅行中，可算舒適極了。因為在布林的西啓航已過了規定時間，同時又遇逆風，為安全起見，機師不擬直航埃及，在下午三時十五分便在希臘京城雅典下降，下塌指定的旅館。帝航公司為客人們訂了一個游覽節目，晚上又佈置一個小規模的宴會以娛旅客。

十二月十六日早上七時離雅典，適過天氣惡劣，機身震蕩不已，但以帝航機的安全，衆乘客皆相信不會發生意外。同時亦沒有人焦慮到這一點，終於十二時三十分安抵亞力山大城 Alexandnia。亞力山大是埃及臨地中海的唯一海港，商務繁盛，歐美人士經商在這裏的很多。昔年拿破崙遠征埃及，便率領大軍在這海港登陸。以亞力山大大帝的名名那城。至今牠仍是埃及與歐洲交通的樞紐，舟楫往來不分晝夜。我們未抵達亞力山大之前，曾在Mirabella 添燃料。那裏停有帝航公司灣泊的遊艇，備旅客在添燃料的時間，用些茶點。抵達亞力山大之後，寄寓思豪飯店。

十二月十七日我們絕早起床，早上四點的辰光，我們已經踏進了 Hannibal 機。牠也是 Handley Page廠出品。裝着四個四百九十四馬力的Jupiter發動機。每小時航行一百三十哩。由的庇上尉駕駛。啓航後在機上用了些少早點，至Gaza時降下來用完美的早餐。復航時經過猶太國，耶露撒冷與百利恆隱約可辨。沿途逆風行駛，日落後六時抵達亞拉伯的八達城。下塌旅館。

十二月十八日早六時原機進發，啓航後兩小時在Basrah站降下吃早膳，在那裏三位客人離我們而去，因為他們已達目的地。數日來伴侶，一旦分袂，心殊怏怏。在 Koweit 降下添燃料，在 Bahrein 降下午餐，黃昏後八時三十分到達亞拉伯之 Sharjah 城。Sharjah 本來不能算做城，簡直是一個荒涼的小鎮，在亞拉伯南部，靠着波斯灣。人民凶悍。我們寄寓帝航公司招待所，那招待所原是炮壘改建，有舒適的客室臥室，新式的用具，無不俱備。食物亦極精美，處身其中，外便怎樣荒涼，民族怎樣凶悍，完全沒有知道。裏外文化可說相差數百年。因為從布林的西啓航時已經過了規定時間，而這次攜寄的，是

寄往澳大利亞洲的耶穌聖誕郵件，這班機務需依時趕到星架坡與Qantas機相聯接。我們決意沿途再不躭擱，日夕飛航，以期依時抵達目的地。

十二月十九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乘Helena機離Shar-jah城，午後六時三十分在G-wadar下降晚膳，七時十五分繼續飛航，十時三十分抵印度西北的加喇芝城。在那裏我們用第二次晚膳，晚上十一時三十分在加喇芝城改趁Areth-usa機繼續前進，這Arethusa機身較小，每小時航行一百五十五哩，僅容乘客十一名。在機上宿。

十二月二十晨，在印度首都爹厘Delhi用過早膳，復航至亞喇巴達城Allahabad午膳。晚膳在印度的最大名城加厘吉打Calctta。九時三十分繼續前進，經過賓角灣與及緬甸首都仰光。仍宿機上。

十二月廿一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抵達暹羅京城賓角Ban-gkok。在這裏停留僅兩小時，又改乘Aurora機前往檳榔嶼。午後六時四十分抵檳榔嶼。大概我們可以依時趕到目的地，從Shartah至檳榔嶼，爲時僅兩日另七小時，包括沿途停靠，那些機師的飛行敏捷，值得旅客們的恭賀。因爲每艘機上的座椅，能夠伸縮自如，兩晚以來我都得個很舒適的睡覺。

十二月廿二早六時，乘專走檳港線多拉都機往香港。這是最後所乘的飛機，不用再更換，但中途仍須在法屬安南的Tourane度宿一宵。多拉都機是英國Haviland Aircraft公司裝建，配有四具二百匹馬力的H. D. Gyspy VI.發動機，速率每小時一百七十五哩，僅容旅客十名。因爲檳榔嶼至香港的航線，十份九是在大洋海之上，需要攜帶額外的燃料，載客的重量自然要減輕。在西貢再加燃料之後，下午三時三十分到山遂Tourane城。這城有許多洞，洞內的佛像是世上馳名的。可惜我沒有遊伴同時又防停留時間短少，未能前去觀光，引以爲憾。

翌日(廿三)早晨五時四十分，乘原機繼續最後一段的航路，這段航路完全在海上空飛行，密雲滿佈，望下去很像一幅雪田。經過廣東省的南部，十一時正平安抵達香港啓德飛行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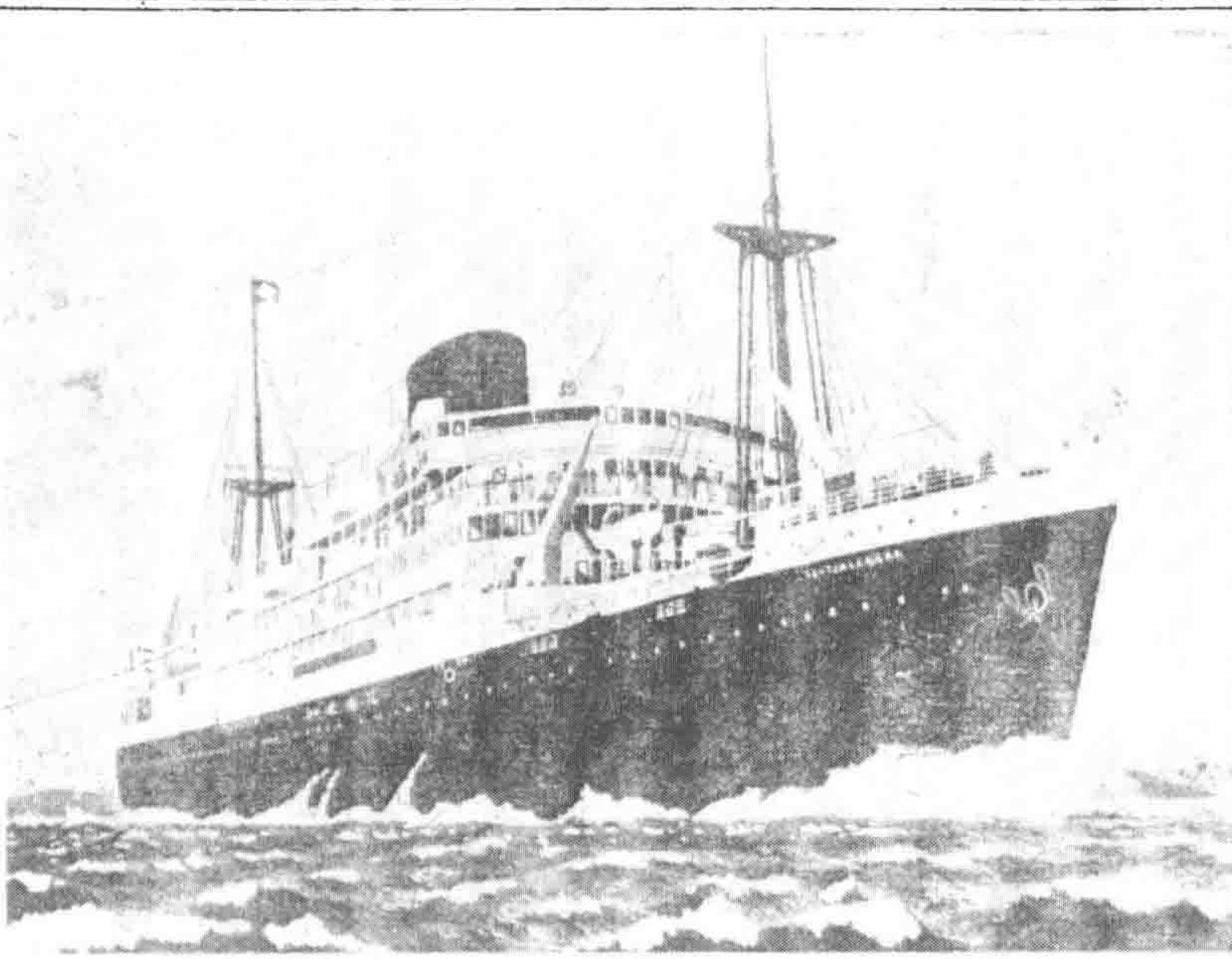
這段航程畢竟完結了，希望有機會再來一次，因爲巴黎布林的西那段路，改乘火車，同時沿途降落的地方，有許多不是帝航公司時刻表所預定，結果我們比原定時間超出兩日。沿途聞見眞是增加智識不淺，可恨我這枝拙筆未能描寫其萬一。平均飛行高度，從二千至一萬呎。暹羅與檳榔嶼之間，飛行極低，叢林中獵人走獸，隱約可睹。從檳榔嶼至香港高度一萬二千呎。

最令人不滿意的，是印度的

飛機場。因爲牠們不是帝航公司管理，草萊叢生，蓬蒿沒人。這次雖然不遇見老虎，我恐不久的將來難免有這類事發生，叢草亂生，藏匿猛獸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空中旅行尤其是冬季，大衣及羊毛衣服是不能缺少的。從十月到十二月是香港最佳氣候的季節。正二三等月比較寒冷，但南風一起，令人難受，尤其是那些潮濕日子。

因爲各地幣制不同，旅費不能攜帶一樣錢幣。倘若是少數，最好用帝航公司所發的五司令憑票。數目較多的，用通濟隆旅行支票。以上兩種隨時隨地都可以兌現。在帝航公司航線的站上與及指定的旅館，五司令憑票可作現款使用。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鴉萬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爲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三四一—三四八

偉大的甘地

〔下篇〕

John Gunther原著
王仲鄂

回到印度

甘地回到了自己的國土，費了一年光陰，旅行國內，從事社會工作，使和印度國事發生密切關係。一九一五年在阿瑪達白附近造起了一座隱居的屋子，名薩雅拉哈（Satyagraha）薩雅拉哈一字是甘地所創，要仔細的注釋一下。本義是應作「正義的力量」解。但常譯作「眞理的力量」或「熱血的力量」，後來就泛指「不合作，」「消極抵抗，」和「國內不服從」等。這所屋子中所收容的是窮人，尤其破天荒的是包含一羣賤民在內，住在他屋子中的人要宣誓信仰眞理，不破壞素食，獨身，不私有積蓄。孩子們不許來探望他們的父母，父母也要放棄掉管束孩子的責任。他的宣道風靡印度。他又在進行實際工作，調查和救濟農夫的苦痛。一九一七年已成爲人所共知的「摩哈他瑪」（直譯作偉大的靈魂）

歐洲大戰告終後，政治糾紛爆發了。在戰中，印度很忠誠的援助過英國。調遣到海外去的印人有一百二十一萬五千人，犧牲的在十萬人以上。在那批印度人歸來時，甘地也在內，建議英國應減輕她統治的力量。而英國實際上也介紹過一種改良方案，允許印度有極少限度內的自治政府。

但是印度的民族主義者是不滿意的，自治運動繼續在增長。英國爲了遏止這政治不滿的巨浪，介紹了「勞來德議案，」使警察有特殊的權力。不料遭受到異常的反對，國內像沸騰了一般，甘地成爲民族運動的領袖。他宣佈總罷工以抗議勞來德的議案，於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在亞摩列薩（Amritsar）造成了一幕怪誕的悲劇——一個英國軍官命令把一羣男女老幼的印度平民燒死，因爲無法逃生，死傷的共有數百人。印度起來了，但還不會怒吼。印度因爲有了薩雅拉哈和國內不服從運動而起來了。

薩雅拉哈主義散佈在全國。甘地以之作爲政治的武器和一種精神的力量。人民正處於革命的邊際，「偉大的靈魂」在指示他們路徑。不破壞和自主的呼喚爲印度人本性所能瞭解。這正好透過他們宗教性的要點，使印度人中出現名人。

英國人倒覺得奇怪了。對於那些甘願擊成肉醬而不一招手的人民將怎樣對付？對於數千名印度青年包圍了監獄要求被逮的將怎樣處置？甘地對於消極抵抗的意見是比西方人更其容易瞭解的。甘地認爲消極抵抗必定是心無怨氣，必定不報復人家的攻擊，必定是自動的甘受逮捕，不侮辱敵

人，如其有一個印度人失手攻擊了英軍官，他必定是幫助英軍官的。甘地認爲他的政策是「逼使政府改變她的步驟避免她的差誤。」

但是政府並不改變步驟。而且鬥爭的陣綫更其顯明了。甘地所領導的印度會議主張「自己的國家，」並有實際方案。他成爲會議中的獨裁者。印度民族主義者贊同抵制英貨，不送子弟入政府所辦的學校，退出法庭，放棄公共事業，不付捐稅，委棄頭銜與榮譽，最後，採用自紡的棉紗。這像薩雅拉哈的創立一樣爲甘地靈敏的政治意念之又一例。自紡自織的再生及於僻遠的鄉村，沒有再比這個運動更爲戲劇化的了。於是英國的進口貨呆滯了，印度的農村經濟復蘇了。

一九二一年，發生了卓利·卓拉（Chauri Chaura）不幸事變。這是一個狂暴的印度暴徒把一羣警察亂砍亂斬，再用火燒死。甘地非常震驚，他本想開展國內不服從運動的，到此不得不停止全部運動。甘地很單純的說卓利·卓拉事件證明印度還不能準備作薩雅拉哈運動。人民還不能完全深信這新武器的效用。他講起這是自己認爲苦痛的恥辱，是「像喜馬拉雅山一般大的錯誤。」他非難暴徒的破壞運動，並說自己是負責的人，應當受到譴責，卽開始他第一次偉大的絕食的苦行。

一九二二年被逮。他知道這是必然要來臨的命運。看他自己的敍述：「政府逮捕我的理由是什麼？政府並不是我的敵人。他們以爲我是暴動的主謀者，假如把我除去了，人民和政府都可以平安了——我深信人民將保住完全自制力，認爲我被逮的一天是愉快的日子。」

審詢的一天是一幅夠想像的圖畫。甘地對檢察官說，他的罪名是比起訴狀上所述的大；態度莊嚴而安靜，請法官判他以最大的處罰。法官也以同等的謙遜應付這「偉大的靈魂。」判決書的宣讀像是一件光榮的審案。法官判甘地六年的監禁，甘地謝謝他的判斷。

他希望入獄的使他能夠得到休息和隱居。他自己說在獄中像「一隻小鳥一般的快樂。」但是因爲突發的盲腸炎，在一九二四年卽行釋放。

明年，因爲印度人和回教的衝突事件，特絕食二十一天。他希望這兩大民族能夠有密切的友誼。他寫着「我的苦行是以流血的心作爲祈禱的：這是對於印度及回教人的警告，他們都表示愛護我的。」絕食的時期中，他毫無呼吸，全國在慘痛中等待這三星期的過去。「偉大的靈魂」最後在第二十一天上喝了一口橘汁，他竟衰弱得連話都不能講了。

英國派了西門調查團到印度來，預備進行新的憲法。同時印度會議在力量上與精

神上都逐漸在擴展。一九三〇年，印度會議正式宣佈獨立恰好總督伊爾文爵士宣佈英國政府考慮印度憲法進行的自然狀態，應當是在——統治權的地位。國內充滿了憤火，戰鬥的陣綫又展開了。甘地致書於伊爾文，仍稱他為「親愛的友人」信內說起英國的法律是「禍根」（但是他說他「不能而且不願」對於英國個人有什麼痛恨）他以不能和解的對抗開拓更新的道路。他對於這個「窮兇極惡的」政府提出要求，竟遭拒絕；於是在一九三〇年國內不服從運動又開始蔓延。

這是開始於甘地領導的赴唐堤(Dandi)海邊的「製鹽行進。」鹽產是政府的專利，許多窮苦的人民對於鹽稅的担負本來不勝其苦甘地認為這是人人可以擾取的對象。這次行進在現代史上是非常動聽的一件事「偉大的靈魂」率領了一羣自動參加的人民慢慢的在國內經過，足跡所過之處，反抗的火燄隨之而起。在開始行進時，他說「我屈膝向政府要麵包但是得到的是一塊石子。」大隊隨他行進，到達海邊後，跪下來就海水製造私鹽。

跟蹤而來的國內不服從運動幾使全印度入於無政府狀態，但這不能得到成功的勝利。一九三四年運動突然失敗了，數千人民被逮入獄。英國所用的純粹是鎮壓手段，全國如感痲痺，完全在他人掌握之中。那時所發生的共有兩件事情。第一，英國提出了新憲法，內容果然使印度逐漸趨向於自治政府；第二以甘地為領導的印度會議到一九三七年在工作上有討厭參加政事的傾向。所以國內不服從運動的結果就是和解。英國人多少讓步了一些，印度人勉允同意和他們合作。

現代聖雄的日常生活

印度最後部的中央有一個偏僻的小村名綏崗，(Segaou)現在「偉大的靈魂」就住在那裏已有多年。以他的先知和怪想的結果，他選擇了這塊地方，就因為這是一塊難達到的地方，每年有四個月為泥潭所圍繞村上沒有醫生，沒有郵政局，住着的大部份是賤民，他所稱之為「上帝的孩子」那些人。他願意指示出，即使印度最最僻隱的村落，也可受到甘地主義的益處。

每天四點三十分起身作晨禱，以後，不管天晴或天雨，作急行散步。在倫敦時也這樣的，竟使派在左右保護的兩名偵探跑乏了。我說「急行的，」我的意思是指「快。」他走得像保符．南密的跑。他常駕舟獨游，帶了一枝竿子，像一隻奇怪的鳥。

祈禱是非常重要的。在倫敦的任何會議中，他常要坐在地板上祈禱，阻撓會議的進行——即使在下議院的委員會室中也是如此。他每天禱告兩次，晨禱與夕禱。夕禱是帶有公共性質的，因為有他的眷屬，村民，和

偶然來的拜訪者參加。某夜，我在九塢海灘(Juhu Beach)邊看見他一次晨禱，有一個日本僧侶也參加這次祈禱。一位英國軍官的女兒史萊特小姐是甘地家中最忠誠的管理者，唸着印度經文。月亮在海灘的一頭升起，日光在西邊落下，夜是和平的，靜的，非常美麗的。甘地先生和他的夫人靜靜地走着，「偉大的靈魂」朝着大海坐下來，交叉着雙腿，頭低了下來，總有三十分鐘之久。此時沒有什麽別的儀式。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走動，只有印度祈禱曲的聲響在空中迴旋着。突然他站了起來，法術完了，祈禱就算結束。

當然他不吃肉，事實上也難得吃蛋就的東西。一杯羊乳，還有棗子，硬殼果，一匙蜜和大蒜汁，一盤新鮮菜蔬和許多水菓——橘子，鳳梨，檬果，桃子——這些就是普通的食單。

他的工作非常繁劇，不斷地訪問人民，接見賓客，和屬司交換意見。他所在的地點就是印度的印度首都。特別有味的談話常由祕書摘下，發刊在他所辦的報紙上。所以沒有一句話是浪費的。他和全世界的人民都通訊。最大的休息是入浴。他在極燙的水中洗澡，常在浴盆中讀書。

星期一是靜默的日子。不願意有什麽事情來打擾他，即使門外有非常迫切的事情在喧囂着，他也不管。

現在大部份的工作都集中在村中，除掉印度會議的工作委員開會的時候。爲使農村復蘇起見，他有五項計劃；鼓勵自行紡織；使農村教育職業化；改良衞生；使賤民和社會接觸；還有，刺激農村工業。

一切都是盡力而行。例如，想從死牛製副產品如肥料等等。當然沒有一個印度人會殺死一隻牛，牛在印度是非常神聖的。「偉大的靈魂」使村人利用那些自然死亡的牛——去促使他們這樣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牛的崇拜是印度教義中最重要的一面。甘地說：「以我看來，牛的保護是人類發展中最神奇的現象之一。牛是亞於人類世界的一種動物。牠是數百萬印度人類的母親。牛像一首可憐的詩。保護牛就是保護所有上帝的不作聲的創造物。」

對於牛的特別敬重是起源於印度古時。牛供給人類以食物，燃料，又因爲是一種曳重的獸類，所以也是農業上的工具。還有別的功用。牛糞是非常重要的。房屋的階沿每天常用牛糞的溶汁來洗濯。這是含磠精的，可以防腐，而且信不信由你，這是清潔的。牛糞是最好的清潔劑和清淨劑。一個婆羅門人如其想肅清自己身體和心智的汚濁，就要吃牛身上五種東西合製成的丸藥：即牛乳，牛酪，凝乳，牛溺和牛糞。

牛的崇拜在經濟上的重要性更其大。雖然沒有人想殺死一隻牛，但牛畜是非常可

憐的，不大被人注意到。有成千隻半餓的無用畜牲在國內四處吞食出地上的收成。一個人可以想到印度至少要有完全好的牛乳可吃但事實並不如此牛的情形非常悽慘，分泌乳汁的時期不大正常，因此在印度消費的牛乳較之別的國家爲少。在印度，牛依人類而生，並不是人依牛類而生。甘地的想在新的農村工業中利用死牛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就可想而知。

甘地自己不需要什麽錢，他家中的財務並不成爲問題因爲他所需要的這一些大都由施捨而來。友人與知交們都稱他爲「父親，」他常常覺得被稱爲「偉大的靈魂」而窘迫。

他的健康還算好，並沒有照片所示的脆弱，軀幹結實，肌肉堅硬而平滑。他的私人醫生羅埃告訴我，他的健康是「最好的正常」。

羅埃醫生認爲甘地所做的事情非常人所能勝任。例如他絕食的經驗對於他的身體有一種特殊的力量。甘地的體重減至九十七磅時，羅埃醫生說體重應增一百另四磅才算正常，唯一的方法只有增加食品。甘地說這必要的七磅體重可以在一星期中增加並不要增多食物的份量。這個居然給他做到。

如其他說：「我要睡二十五分鐘。」他於是立刻倒頭熟睡，恰巧睡二十五分鐘，不會多的。有一次參加了葬儀回來，他睡在汽車中。汽車突然翻倒，甘地翻了出去，幾個友人們走到路旁去看他時，他又熟睡了。

他對於妻子喀斯都倍的關係是非常動人的。她是一個愉快的婦人。甘地深知二人在智力上的不同但是他這樣說：「她有一個很好的性格：她認爲追隨於我的左右非常幸福的事情。」在另外一節裏他這樣寫：「我不能再描寫自己對於印度教的感覺甚於對於自己妻子的感覺。她的感動我爲世界上任何女子所不及。她並不是沒有過失。我敢說她的過失也許比我所見到的還要多。但是我們之間有一種不可解的束縛的感覺是存在着。」

甘地有四個兒子，七個孫子。在他的自傳中他說自己不曾使孩子們受到較好的教育。有一個孩子非常令人失望，還有二個已成爲新聞學家，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甘地的處世術

甘地的不可信的單純有時可以達到喜劇的邊綫。有一次他精神上認爲非常痛苦的，他的妻子竟以三等車客人的身份而去用二等車的浴室。還有一件也許是可能的傳說，有一個英國人在車站上喊甘地爲「苦力。」甘地很服從的拿起了英國人的包裹，爲他帶上火車。

這裏還有他的可愛處。雖然他守了四十年的貞潔，他歡喜雜在女人羣中，也愛賣弄風情。他是聖者，也是一個愛笑的人。他歡喜

三四—三五四

大笑。有一次他同朋友講，如其沒有了這些幽默感他早已自殺了。他的風趣據傳說竟使胡奧爵士的祕書請新總督威靈頓公爵不要去見甘地，以免公爵屈服於他的不可輕視的風趣。

他有機智風情，和熱忱，但他能對於一個主義鍥而不捨。例如，只要看他的十歲的孩子曼尼萊爾的生病故事，就可以知道。

醫生說孩子發熱很利害，這是因傷寒病後的肺炎而起，醫生說蛋與鷄肉羹可以救他，但甘地不准。他同醫生說，願意依照自己的方法處理他的孩子。

孩子的病漸漸惡劣，甘地說：「我非常焦切的。人民要怎樣說我呢？父母有什麽權利把自己的嗜好施之於孩子？……我是就常被這種思想盤旋着。於是一個相反的思流開始了。上帝當然很歡喜我把自己的信仰施之於吾子：醫生決不能担保他復原的。生命綫是握在上帝手中的。……」

後來熱度退了，孩子也復原了。但是故事的焦點是這樣的：甘地對於自己的名譽信用，比了孩子的生命更其重要了。

另外還有一種力量是他對於印度智識的廣博。他的旅行全印度是劃時代的。有時徒步有時坐三等車，差不多全印度半島都被他走遍。甘地最歡喜的事是孩子新鮮空氣，笑，朋友，和眞理。他最不歡喜的是說謊。

他還有一種力量。人民不能同他說謊。我在印度聽人講起過「偉大的靈魂」好像有一種特別超人的力量使人不敢有在人前欺騙的企圖。他自己的誠實，他自己的愛眞理，已傳給別人。

一面是他的巨大的精神的完整，一面是可能的政治的運用——這就是甘地的處世術。他沒有嫌惡。一旦事件解決以後，他和敵人合作的努力正與以前鬥爭時一樣。

一九三四年與印度會議脫離，這樣做，就是使自己更其誠實，更其純粹。甘地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不容易確定的。他主張惡能變善。他認爲戰勝公理只要使你的敵人得到公理，他痛恨罪惡而不及於罪惡者，實際是基督精神的主旨。或許他與耶穌的相像比了曾經生存在這個政治世界上的任何人物爲甚。但他並不以爲是基督教徒。當他祈禱時，我問他的知交甘地向誰祈禱，他們也不知道。

下面一席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覺得環繞於我周圍的事物始終在變，始終在絕滅，在這種變化之下，應當有一動活力，並無變化，永遠聚合在一起創造，分解，再創造。這種力與精神就是上帝：……我覺得這是仁慈的，因爲我能在死亡中見到生命的持續，在虛妄中見到眞理的持續，在黑暗中見到光明的持續。因此我認爲上帝即生命，眞理，與光明。上帝是愛，是最高的上帝……」

他是一個熱心宗教的印度人，因此相信各種偉大宗教的經文都是上帝的言語—

聖經，猶太傳經，波斯古經，可蘭經，和佛經。

印度向那裏去

事情到一九三八年爲止甘地當然是印度政治的緩和力量使免於各趨極端。他曾告訴朋友，在空虛的時候，他深信已有拯救印度遠離英國邊界的傾向。但在他逝世後，英國必認爲這是一個極大的禍患因爲他一死將使方興未艾的印度民族主義漸漸抬頭，增加力量的緣故。

但是他的事業是怎樣的偉大與驚人！他使政治中參雜宗教，也使宗教中混入政治——使印度人例外地知道從來所不知道的精神，自信，與空想。不論他心目中的上帝是誰，等他作古以後，這上帝當然常對他非常慈愛的。

中國廚司之王

近聞重慶有一王翁者，傳係當年供奉慈禧太后之御膳房首領，烹調之佳，無出其右；新都貴人宴客，幾非特延此人執刀俎不歡。大陸報通訊員撰長文記之，尊爲「中國廚司之王」。（棟岳）

文藝界的新型刊物

紅茶

文藝半月刊

主編者：胡山源

特約撰稿者：

丁丁　白蕉　朱生豪
金藝華　施若霖　查猛濟
唐鳴時　曹之競　陳達哉
楊晉豪　趙景深　蕭劍青

此外尚有多人因限於篇幅不及詳列

性質：新舊貫通　莊諧雜陳

文體：有文言與白話　有詩詞與翻譯

內容：有長短小說　有小品散文　有傳記與隨筆　有評論與劇本

插畫：有歷代名人書畫　有近代幽默漫畫

每期「中學生學園地」有獎學金競選

定價

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角

另售一角五分

文粹出版社發行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三四—三五五

長篇小說

如此江山

第二十三章 她也很消極

張恨水

當雪芙在那裏看信的時候，尙太太坐在那裏不作聲，只是把眼睛望着她。等她一直把信看完了，尙太太氣得嘴唇皮連連抖了一陣。問道：你看，傻人這孩子，狂得還有一點樣子嗎？他不願在廬山上住着，那沒有什麼關係，他走開就是了。爲什麼罵我們在山上避暑的人呢？避暑的人多得很，他儘管說，礙不着我什麼事。可是他誇下海口，異日見面，或有所成，我倒要看看他有什麼成就，至多不過是娶這位方小姐作老婆罷了。雪芙已不知道自己站在什麼地方，手扶了椅子靠背，將身子緩緩的向下蹲着，然後把手撐住棹沿，托了自己的頭，輕輕的歎了口氣。臉上的淚痕本來就沒有乾。這時，那聲輕歎忍了下去，兩隻眼睛裏的淚珠點兒，隨了舊有的痕跡向下滾着。也許是淚珠來的勢子太勇猛，把淚珠點子，直滾到懷裏衣襟上來。不多大一會子功夫，把衣襟滴濕了一大片。尙太太看到，擺了兩擺頭，淡淡的道：這也值不得吊眼淚。他可以在你面前擺架子，你也可以在他面前擺架子。他覺得有他那表人才，很容易找女人。不是我作姑媽的偏袒你的話，像你這樣漂亮的姑娘，還怕找不到男人嗎？雪芙不贊成她的話，也沒什麼表示，依然將手撐住了頭吊眼淚。尙太太道：你不用傷心，這事情並不難對付。姓方的還住在這裏沒有走開呢。只要你監視着姓方的，傻人飛上天去，你還可以把他找到。雪芙聽了這話，約莫沉思了五分鐘之久，忽然噗嗤一笑。接着，也就知道自己臉上還有眼淚，立刻在衣袋裏抽出手絹來，將淚痕擦着。向尙太太道：據你老人家這樣說，還是我們去捧他了。你剛才和我撐腰的那套話，不是白說了嗎！尙太太低頭想了一想，也笑起來了，因道：你和姓方的鬥法，還不爲的是搶傻人這個寶貝嗎？你眞的把他犧牲了，我還出個什麼主意，隨便他江裏海裏亂飛就是了。雪芙將信箋收到信封裏面，把信向棹面上一扔，因道：你信他胡扯呢。這是他放的烟幕彈。不知他藏在什麼地方，寫了這樣一封信來。尙太太道：這個我還要你說嗎？老早的我就把信封上的郵局戳記檢查過了。上面明明白白印着九江兩個大字。雪芙臉上，本來帶着一番得意的樣子，聽了這話，臉上又是紅裏透靑。再檢起書來看上一看，可不是在郵票上蓋着一顆九江的戳記嗎？好像郵局裏人是有意思做的，那戳記蓋得特別淸楚，隨便就可以看出來。信拿在手上，不免呆望了很久。最後，還是向棹上一扔，淡淡一笑道：走了也好。……

說到這個好字她嗓子眼已經僵硬了，那裏還說得出第二個字來，扭轉身子，趕快就向自己屋子裏跑了去。尙太太淡笑着，自言自語的道：女孩子有什麼本領，急了就是哭。說着，也就把棹上的信，檢到手上，從頭到尾，再仔細看了一遍，點點頭道：全是負氣的話，也許是眞走了。自己只管猶疑着，雪芙紅了兩個眼睛框子，又走了來，進門就道：姑媽，這件事我還有些疑心。他要是本人到了九江，不會用旅館的信紙信封嗎？我以爲這是在山上寫好了的信，派人到九江去發的。我從今天起，不問好歹，我就釘住了姓方的，只要俊人在山上，她必然會偸着去會他的。尙太太看她臉上的胭脂粉一點也沒有存在，一條條的青痕掛在腮上。笑道：你哭了半天，就想的是這個笨主意，好罷，你就試試罷。我看姓方的孩子那樣高興，一定是事情成功了，所以態度上十分自然。她又何必把俊人留在廬山上，放他先回北平去，她隨後不是一樣的追到北平去嗎？雪芙本來是尋到了一線光明，經尙太太這樣一說，她又失望了。手扶了門框，一隻脚在內，一隻脚在外，向尙太太呆望了很久。最後把脚一頓，咬了牙道：我還是釘住這一個，她到天邊去，我也追到天邊去。心裏如此想定了，立刻就跑出屋子去，向隔院子去張望。不想靜怡那邊屋子裏，旣是吹笛子，又是唱歌，熱鬧極了，分明是同她來湊趣的姑娘還沒有散，自己這個時候去，是得不了什麼消息的。遙遙的聽了一會，也就算了。到了晚上，把幾位女僕都叮囑了一番。告訴她們，只要看到方小姐出門，無論什麼時候，都來報告。雖是這樣說了，還是不放心，次日又是一早起來，老媽子彷彿也知道她的用意，悄悄的來報告說方小姐昨晚上不大舒適，老早的就睡了。雪芙道：不是病吧？老媽子笑道：這個可不曉得。雪芙見她這一笑，越是疑心。在早上打聽了三四次，方小姐都是沒有起床。到了十點多鐘，實在是忍不住了。自己拿着鏡子照了一照，眼框子不紅了，臉上也沒有淚痕。這還不放心，又拿粉撲子從新在臉上撲了兩回粉，這才緩緩的向方家院子裏走來。當他走到靜怡房外的時候，見房門半掩着。隔了門縫，可以看到她床上面垂下來的那副垂鐘式的白紗帳子，張開着罩了很大一片地方。顯然是人在裏面沒有起床。於是輕輕的推着門向裏面望着。見床面前茶几上，插了綠葉白瓣的一束鮮花，在藍花瓶子裏。瓶子邊上，放着一壺茶，兩個桃色玻璃杯子。靜怡手上拿了一本線裝書，半躺半坐的靠在床欄干上，將一條被褥，蓋了下半截身子。書並沒有看，手拿着，放在被褥頭上。眼望了花瓶子上的花朵，只管出神。看他臉皮黃黃的，頭髮雖不是怎樣的蓬亂。可是鬢邊兩綹頭髮，却披到臉腮上腮來。因笑道：呀喲！我那多愁多病的林黛玉，身體又欠着康健了。說着這話，風擺柳似的走到床面前來。靜怡點着頭微笑道：多謝你來看我，

你怎麼知道我病了呢？雪芙道：我那裏知道你病了。我是一團高興，想陪你一路出去玩呢。眞是對不起，昨天我在你面前失信了。靜怡伸過來一隻手，將她的手握着，笑道：那算我對不起了。我自從昨晚上病倒以後，睡在床上是很後悔的，爲什麼這一程子我發了瘋似的，只管出去玩呢！忽然病倒，這完全是身體太疲勞了的原故。雪芙一挨身在床沿上坐着，側過臉來，向她臉上望着，笑道：要像我這樣遊方道人似的人，這樣遊興大發，倒也無所謂，你是個斯斯文文的小姐，整個禮拜翻山爬嶺，當然要累倒。你休息休息兩天也好。說着，還向她點了兩點頭，表示自己所說是很誠懇的樣子。靜怡依然握住了她的手，而且握得很緊，微笑道：感謝你的盛意，從今以後，我不出去了。雪芙道：天氣已經立秋了，山上不過再住一個月罷了。靜怡道：我倒想在山上多住一些時候。雪芙道：一交秋，北平就很涼快了，你不回北方去嗎？靜怡道：我打算秋後到上海去一趟，也好看看江南風景。雖說是江南人，並沒有看到過江南，這實在是一種遺憾。雪芙道：你不回北方去嗎？靜怡道：雖然去，那也很早。不過到了冬天，北方的寒冷氣節，實在嘗慣了這滋味了。也許挨到明年春後，才能夠回到北平去。雪芙將手依然握了她的手，接着搖撼了兩下道：方先生和方伯母他們不能離開北平這樣久吧？靜怡道：他們打算把家搬到南方來了。北平這地方，儘管好到極點，現在已不是留戀之所了。雪芙偸看她的臉色，却很是自然，因笑道：這讓我大失所望了。我以爲有你在北平，我可以得着一個嚮導。現在你不回北平，我那裏去找這樣熟的朋友呢？她說這話時，兩眼注視了靜怡的面孔，候着她的答覆。心裏想着底下這句話，看她是不是裝麻糊。靜怡並不感到什麼爲難，笑着答道：這個問題難不住人，我寫信給你介紹幾個朋友，就可以作你的引導了。你是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我朋友的好朋友，我託他們引導你，決不會負我所託的。雪芙道：這樣說，你是一定不回北平的了。以前沒有聽到你這樣說過，靜怡道：我倒沒有理會。可是一個人的行蹤，無非隨了環境而定。昨日我沒有想到不回北平，猶之乎明天或者要到廣東去，而今天還沒有這樣打算。雪芙道：這樣說，在今天以前，你是沒有打算不回北平的。爲什麼你突然有了這麼一個感想呢？靜怡被她這樣一問，倒不由得把臉紅了。因道：我不過是這樣譬喻着說。根本我們這次到南方來，就有回老家久住之意的。你想出去玩嗎？好的，我可以陪你在附近地方走走。說着，伸手去扯床欄干掛的睡衣。雪芙按住她的手，笑道：這就不必了。我們那天也可以出去玩，何必今天。你身體不大好，休息休息罷。下午我來看你。說着，又按住靜怡的肩頭，輕輕拍了兩下。這才點着頭出門而去。尚太太已經知道她到過方家去了。她進了房，尚太太也跟着進來了，先對

三四—三五九

她週身上下看了一遍，然後問道：什麼？靜怡好好的會病了？雪芙笑道：我眞恨她，可是看到她那病美人似的，我又心軟了。我想，俊人一樣的也給了她一封信。她那封信，也許比刺激我還厲害些。尙太太道：你怎麼知道呢？雪芙道：我看到她枕頭旁邊就壓着一封信。信封大小，和紙張的材料，同我收到的這封信，毫無分別。只是那信封面子是朝下的，看不到筆跡。我幾次想借故去拿着信看看，想到總是冒昧的事，沒敢作出來。說着，橫倒在床上，仰了臉微微一笑道：這樣也好，大家失敗。尙太太站着望了她笑道：現在你也承認是二美奪夫了。你還有什麼憑證沒有，關於那封信。雪芙道：信封背面，貼的是五分郵票。郵票旁邊蓋着的郵局戳記，也是九江的。她向來不像今天那樣消極，準是俊人向她也告別了。尙太太見雪芙懸了兩隻脚在床沿下，只管搖幌着高跟鞋。便點點頭道：你總是俊人的未婚妻，俊人的性格，你是知道比別人清楚些，也許他眞是走了。再過兩天瞧瞧罷。尙太太交代着走了，雪芙覺得心裏空洞了許多。今天又是起來的很早，依然睡了。醒過來已是午飯時候。自己心裏也就警戒着自己，連姑媽也在笑了，這是二美奪夫，自己要鎭定一點，不要又讓姑媽發笑，於是在吃飯的時候，有說有笑的，並沒有提到俊人一個字。飯後在屋子裏看了兩頁書，還是忍耐不住，依然走向方家院子裏來。當他將屋門一推的時候，方家的女僕，迎上前來，笑道：方小姐留下話了。她說朱小姐來了，請到松林路去會他，雪芙道：她知道我會來？女僕道：朱小姐不是說了下午來看她的嗎？雪芙也沒有和女僕研究這問題，轉過屋子的後牆，順了一道登山的坡子，慢慢的向上走。這正是到松林路去的捷徑，路是非常的近，也就非常的陡，走一步路，就要上一層坡子，走到山半要爬過一尊突出來的石頭，脚踏不上，須要兩手當了脚，像一頭獸似的竄了過去。雪芙站在石頭下，對石頭估量了一陣子，然後手攀住石頭旁邊一棵斜松的老枝，像扶着樓梯欄干似的，半歪了身子向上扶攀着走。這就聽到山頂上有了嘻嘻的笑聲。抬頭看時，見靜怡坐在山崖一塊危石上。兩手抱了一條右腿，向崖底下望着。雪芙兩手扯了樹枝，喘着氣，紅了臉，向崖上對着傻笑。靜怡抬着手笑道：來呀，運動運動。雪芙笑道：你也是由這條路爬上去的嗎？靜怡道：當然啦。你把我們上山時候跑好漢坡的本領拿出一點來，就會不知不覺的上山來了。雪芙被她提起了這句話，囘想到一向沒有在她面前示弱，便將頭連擺了兩下，把披到臉腮上的頭髮，甩到腦後去。笑道：我裝着好玩呢。你以爲我眞個上不去嗎？說畢，兩手拉住松枝，極力的向石頭上一跳。身子雖然隨了松枝連連擺盪了幾下，所幸她兩手將樹枝抓得很緊，掙扎了幾下，到底是在石頭上站穩了。她紅着臉，站着定了一定神，先把頭髮理了兩理，

三四一—三六〇

然後又扯扯衣襟。靜怡笑着點點頭道：你到底是好漢，一跳就上來了。可是這一截路是浮土和小石子，你要小心走。雪芙道：你能夠上來，我總也可以上來。靜怡且不答覆她這個問題，在身後摸出一根籐手杖，在空中舉起幌了幾幌，笑道：我是它幫忙把我扶上來的。雪芙將手牽起長衣襟下擺，彎了腰，點着浮沙路一步一步向前移着，因爲走得很小心，並沒有歪倒。眼見得跨上崖去，只有一步路了，覺得是毫無問題的了，向靜怡笑道：我居然上來了。說時表示着高興，還將兩手一拍。可是她這樣一高興，忘了下面注意，右脚踏住浮土上一塊小石頭，石頭滾着，人也就向下一溜，手要去抓身旁的矮松樹，已是來不及，眼見這就要向前伏着栽下去。可是自己的右手，立刻被靜怡拉住。她已是事先跳下崖來預備着，所以雪芙的身子一幌，她就挽住了。雪芙站住了脚，將手拍了幾下胸脯，笑道：這一下子摔下去，決不止頭破血出而已。你怎麼有先見之明，老早的下來挽着我？靜怡道：我何嘗有先見之明？我先上崖來，也就爲了只差着最後一步，就很大意的踏上崖去。不想脚下一大意，像你一樣，幾乎栽倒。我還是得着我那根手杖幫忙。我倒不管你會不會大意，先下來攙你一把，總也不算多此一舉。說着兩個人手拉着手上了山。這裏不遠，有兩棵松樹紐在一處，成了個綠色亭子。在松樹下放着兩塊石頭，面子上還平正彷彿是兩方石凳。雪芙回頭向四週看了一看，笑道：這個地方，倒是很幽靜，怪不得你在這裏獨坐得很有趣。靜怡道：不光是有趣，我在這裏坐着，發生許多感慨。說着，坐在石頭上，兩手環抱在胸前，對面前看着，出了神道：我對於這些山林常常發生着奇異的感想。這座廬山，是古人認爲神祕幽深的一個所在。所以唐人說，直疑雲霧裏，猶有六朝僧。你看現在這牯嶺麼，登到什麼樣子，電燈自來水一切現代都市的東西都有了。聽說，將來還要修築上山的電車。慢說千百年前的人想不到，就是你我的父輩，又那裏會知道？世代是眞不同了。像廬山這樣雲霧瀰漫的地方，可以變成繁華都市，像號稱天堂的蘇杭二州，也未必在最近期間，不會變成沙漠。宇宙間的事，有盛就有衰，只是生在這盛衰過渡期間的人是最不堪的，只要不臨到我們頭上才好。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眞要攤到我們頭上，那是會奇門遁甲也躱不了的。雪芙側身向她望了，只管微笑。靜怡還是向對面山峯望着，沒有理會到旁人的態度。雪芙隨了她所望的方向看去，乃是牯嶺東南角最高峯含鄱口。由這裏過去，就是廬山最高的所在漢陽峯了。含鄱嶺下，也是一片住宅區，樹木陰森，只見重重疊疊的一些墨綠色的影子中間，露出紅色的屋脊，灰色的牆角來。太陽已是偏西了，正好照着那裏含鄱口這一片山陰，塗了些金黃色，將那些八角的亭子，四曲的樓房，被樹枝石塊遮掩着或露或

隱，很有畫意在那山頂上，微微的蕩着兩片白雲，越顯得那白雲後面蔚藍色的晴空很是遙遠。雪芙倒不知道她是什麼用意，就把手攀住她的肩膀，輕輕的拍了幾下，笑問道：我的方小姐，你到底想什麼想得這樣出神？靜怡這才回轉頭來向她道：你笑我什麼？雪芙笑道：我笑你病了一場，怎麼悟起道來了？靜怡將手握住了雪芙的手道：你覺得我的話沒有來由嗎？雪芙道：有來由，還不是和尚說的四大皆空嗎？靜怡道：不！你知道我是個準基督教徒。和尚的話，怎麼會放在我的心上？我的話，聽來是很消極，但我的用意，都是積極的。雪芙一時沒有留神，笑道：你也是看到這錦繡江山，不該是徒供賞玩。靜怡道：對了！你先就有了這意思嗎？怎麼加上一個也字？雪芙道：我並沒有……呵！是的，那不過是我這樣傻想罷了。說着，臉皮一紅。靜怡明看到她言外還有些尷尬情形，可是只當不知道。因笑道：我們是個女孩子，無論作什麼事都不免受到一種拘束。但是我們識字幹什麼的？以前女子不如男子，一是體育沒有男子健全，束胸，纏脚，缺乏運動，一個個是廢人。第二是智育也沒有男子健全，百分之百的不識字，不說別的。現在我們在家庭，父母將我們當男孩子一樣撫育。在學校，先生將我們當男孩子一樣教育，我們和男子同樣的享着權利，到了向社會國家盡義務的時候，我們就應當說是毫無辦法嗎？雪芙笑道：我還以為你要出家作尼姑，原來你是要入世作英雄。好妹妹，你告訴我，你受了什麼刺激突然變得這樣的積極，她說話時，兩手握住靜怡兩隻手，站起來向她望了，表示着很親切的樣子。靜怡一點不動神色，微笑道：當然受了一點刺激。可是這刺激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不過最近幾天的浪遊，却加深了我對大好江山的一種認識。雪芙道：你這種認識，是完全受着山川偉大的印象呢？還是有人把話來提醒你呢？她已不是握住靜怡的手了，靠了石頭站着，左手裏攀住了橫出來的一枝松樹，右手却把一叢松針，一根根的扯着，好像說話是很不留神的。靜怡瞟了她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點着頭道：當然也有人提醒過。但是這不是重要的原因，一個人的思想變遷，那並不是朋友們三言兩語可以轉移得過來的。我們下了廬山，也不至於見不着面，將來你向後看罷。這最後一句話，她聲音加重了一點，表示她這句話說出來將來一定是可以兌現的。雪芙覺得暗裏給了她一刀，她也就回了一槍，再和她辯論，是徒加增彼此的惡感。所爭奪的人已經走了，爭說勝利了，又有什麼用呢？因之靜靜的站着，手只管去扯松針。低頭看時，兩脚所站的地方，散了一大遍松毛。靜怡回過頭來向她望了笑道：你又什麼事，這樣的出了神？雪芙道：你的話，頗讓我增加着一種興奮。我們果然要作點事情出來，不要讓男子們小看了我們。不過……說到這裏，搖了兩搖頭。靜怡笑

道：女子們說到獻身社會，就不免在一番興奮之下，下一個轉語。其實這轉語是下不得的。一下轉語，就算是把前話取消了。雪芙還是呆站在那裏，緩緩的扯着松針，很無意的拈了一根松針放到嘴裏，抿了嘴，將牙齒緩緩的磕着。那由迎面山衖裏吹來的東南風，正把頭髮衣襟，一律吹得向後紛披着。靜怡看到太陽照在對面山峯一片森林上，帶着金黃的色彩，在金光裏面，都涵了一種幽媚的詩意。而日光所沒有照到所在的地方，就陰暗暗的。尤其是山衖裏面，背了陽光的下層地面，那些大小樹木，是一團團的黑影，房屋在樹林中，烟霧沉沉的，彷彿是一幅投影畫，靜怡道：長衖一帶，真使人太留戀了，只可惜好些的地方，都讓外國人佔了。我們有錢，想找個泉石清幽的一塊土，已不可能。雪，你這樣出神，對這夕陽晚景，是欣賞呢？是傷感呢？雪芙淡淡的答道：當然是傷感。靜怡笑道：你也不是七十八十的老太婆，為什麼對夕陽晚景要傷感呢？雪芙被她這樣問着，才醒悟過來，回轉頭來，向她望着笑道：你也許心裏明白。這七個字在靜怡口裏說出來，那是很平常，現在由雪芙口裏說出來，就覺得帶了很濃的諷刺意味。靜怡便淡淡的一笑，臉一紅，將頭低了。

南潯鐵路

九江南昌間，有鐵路一小段，原為日方借款所辦，旋收歸國有，惟因路線太短，無從發展。其後數年，經濟狀況之窘，為全國鐵路冠。枕木窳敗，無力購置，即砍路旁樹幹代之；職工薪水罕能取得現金，往往分發白米青菜，聊資糊口。一時交通界有「叫化鐵路」之稱，而工作人員精神之奮發，則不下他路，故深為各方稱賞。（李一）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為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五六五六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大東旅社

海上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 ● 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衛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五回　月暗風凄停車待發　港橫水淺胠篋時虞

且說黃禮芳把幾個受傷的軍人，留在船上。又知道他們肚子是餓了，吩咐船家做飯。一刻兒工夫，錢老牛在後艄把飯燒好了。船頭上這幾位武裝同志，聽的飯已燒好，饞唾早汩汩而流。眞個是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就是白飯，他們也吃得下。錢老牛裝滿四大碗雪白的飯，熱氣蓬勃的這一股香味，已經直鑽進人的鼻管去了。一碗碗端到船頭上，楊隊長雙手來接，口中稱謝不絕。他說：『我們一路上來，也不曾遇到黃先生黃太太這般好人。』那位白毛巾包頭的人，也不再駡人了。他見錢老牛每碗飯都盛得滿滿的，笑逐顏開的說道：『船老板！謝謝你！剛纔我衝撞你，請你不要見怪。我們都是老粗，你只當我放屁好了。』錢老牛這時覺的那班丘八太爺，也並不是十分兇橫的人。況且他們拚着性命出來打仗，也是保衞我們老百姓。如今他們受了傷，我們也應得幫助幫助他們，爲什麼要拒絕他們呢？他這時拔了四雙毛竹筷，叫小狗送到他們前面。黃禮芳說：『請吧！』楊隊長道了聲謝，捧起飯碗，就把白飯向嘴裏送。錢老牛在後艄喊道：『慢些！慢些！還有一碗菜咧。』原來這是一碗青菜，本是錢老牛的私房菜，他從家裏帶來的。他家裏有個菜園子，他自己種了些菜，每天澆着糞，到這幾天裏，那菜正是長得肥肥的。鄉下人家，到冬來，寒菜一畦，正是別具風味。他昨天掘了幾顆，叫他的老伴，燒得濃濃的，多放些油，預備今日吃的。不想黃老大結了婚後，立刻就要出門，黃老頭子；又派他搖船。因爲他是老練了，不比那兩個都是年輕的。到了船裏來，今天的一頓中飯，却有無數葷菜。他因想：既然有這麼多菜，我這一碗青菜，可以存起來了。到了從新柳港回轉來時，再拿出來吃，也還不遲，但在現看那幾個傷兵，每人捧着一碗白飯，他的良心湧現了。因爲這江浙之間，雖然是個鄉下人，從來不吃白飯，至少也得有些鹹菜醃蘿蔔搭搭。今天見黃禮芳夫婦，願意把自己的飯米，燒給他們吃，他也願意把這一碗青菜，供獻出來

了。這四位丘八先生，可憐從來也不曾吃過這樣一頓熱騰騰的飯，香噴噴的菜，此刻說不出的一種飽滿，連創傷都忘掉了。吃了一碗，黃禮芳叫他們添飯，他們倒有點不好意思，說：『夠了！夠了！』其實那裏會夠呢？錢老牛却說道：『老總們！不用客氣了。既然吃了，就吃一個飽吧。』這時風捲殘雲，把一鍋子白飯，一大碗青菜，吃個精光大吉。自古道「爲善最樂，」現在像黃禮芳等他們飽了肚子的人，瞧那班餓了肚子的人，飯吃得很香，自覺非常愉快。一路上本來遇到了什麼船，還打着招呼，問他們：可肯換船轉載。一連碰了幾個釘子，有些船便也不去問它。及至燒飯吃飯，也有好多時刻。而且這裏有水喝，有飯吃，他們還願意到別船上去嗎？及至飯已吃完，夕陽已從西面山上，漸漸沉下去了，路已搖了一大半了。眼見得換船的事，付諸渺茫了。索性送他們到大石橋再說了，俗語說的：「送佛送到西天，」也只有如此辦法。此刻黃禮芳夫婦不語，搖船的三個人不言，楊隊長等四位武裝朋友也不說什麼，大家只是心照不宣了。到了大石橋時，已是七點多鐘，在冬天已是天黑了多時了。本來大石橋是有一個公路汽車站，在承平之時，每次長途公共汽車開行，有一定時刻。凡是旅客們，要趁那公共汽車的，只要依照它的時間表，到汽車站去守候就是了。不過那些長途汽車，到了夜間，也停止開行。現在是在軍事時間，原來的商辦長途汽車公司，差不多算是停辦了。原來的幾輛公共汽車，借給公家駛用，或爲軍事上運輸所需，開車也沒有一定時間，當然是凌亂無序了。白天或有人到汽車站守候車子，到了夜裏，冷靜得鬼也捉得出。從前那個車站上，也還有疏疏落落的幾盞燈，現在燈也不許點，防的是飛機空襲。但是楊隊長帶了這班受傷的弟兄們，却是奉着上級的命令，教他們到這裏汽車站等候的。汽車沒有一定的時候到這裏，也許是白天，也許是黑夜，他們却必須等着。即使汽車站裏沒有人，却總有一間房子，就在這空房子裏等着，也可以聊避風雨。既到了大石橋，他們不能不上岸了，雖不知道今天夜裏，可有運輸汽車經過這裏，也只好到汽車站裏去等。不過現在就有一個問題：黃禮芳的船，送他們到這裏後，還是馬上掉轉船頭到新柳港去呢？還是在此地停泊一宵，明朝一天亮就開船呢？依了黃禮芳的意思：倘然馬上就開船，到半夜裏也可以趕到新柳港。即使夜深一點，自己姑母家裏，打門敲戶，也不要緊。一到了姑母家裏，便可以安心了，不然，天氣很冷，在船裏宿一夜，也不舒服。但是錢老牛却說：『很不妥當！在平常日子，這一段水路，夜裏也不敢搖。何況在這個世亂兵慌的時候，路上很不太平，我錢老牛却擔不起這個重任。』那時這位楊隊長也還沒有上岸，他覺得錢老牛的話不錯，他到底是個很老練，很謹慎的人了。因也說道：『黃先生！這位船老板的話不差。此刻的路上，確是不大好走。近

來小輪船也常常出毛病，還有借着我們軍隊的名義，一回兒檢查咧，一回兒徵發咧，其實都是假冒的。還是今夜在這裏停泊一夜，一到天亮就開船，白天就好辦得多了。』黃禮芳知道他們都出於好意，便也答應在這裏停泊一夜。楊隊長也帶了三個弟兄，謝了黃禮芳，上岸而去。黃禮芳還想跟了他們，到汽車站去看看，因為他從來也不曾看見汽車站是何等模樣，以為至少也和火車站，輪船碼頭一樣鬧熱。倒是他的新夫人馮玉和勸止了，她說：『燈昏月黑，又不是白天，還是不用去吧。』這時錢老牛便說：『這裏不能停船，要把船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原來大石橋，也是一個鄉鎮，也有個小小市集，因為那邊有一座大橋，遂因此著名。在大橋兩岸也有柴行礱坊之類，沿河也泊有好幾條船。那個泊船的地方，錢老牛是知道的，大凡停泊船隻，也要有許多船停在一處。而且船的種類，久慣搖船的人，他們一望而知。這是本地船，這是外路船，一種船有一種船的性質，都逃不出他們搖船的眼睛。錢老牛把船移到大石橋的右岸，只見那裏停泊了有十來條船。船的種類不一，有的有艙的，有的無艙的，不過要尋那樣大規模的船是沒有了。錢老牛瞧見有幾條有艙的船，船裏還有燈火閃爍，從船窗裏射出來。他便招呼沈三官把自己的船插進他們裏面去，因為有艙的船，終和有艙的船在一處，可以做了很好的「船鄉鄰」，也可以守望相助。等到把纜繩繫好了，錢老牛方纔向黃禮芳道：『大相公！我們現在把這班兵老爺總算送上岸了，此刻我們自己預備要「下巴動」了。』馮玉和聽了有些不懂，悄悄的問着黃禮芳道：『什麽叫做下巴動？』黃禮芳笑道：『下巴動就是吃飯哪！此刻我們也沒吃夜飯，尤其是搖船的人，他們是用氣力的人，想也餓了。』錢老牛道：『我們餘下來的兩升米，都燒給他們吃光了，現在要去糴米燒飯了，不知這裏的米店打烊了沒有？』黃禮芳便從身邊取出一張一塊錢的鈔票來，給他去買米。錢老牛把這一塊錢鈔票，摺在手掌裏，他說：『菜也沒有了，連我的一碗青菜也供獻給他們了。這裏要買米，或者可以想法子，要買菜，只怕沒有買處咧。』黃禮芳轉了一個念頭，便道：『船裏菜是有的，都是預備送給老姑太太的，有風魚，有臘肉，不過都是生的，這樣吧！有一黃籃紅燒凍肉，還有十幾條燻鯽魚，這都是熟的。現在沒有辦法，只有揩揩油了。』錢老牛聽說有了菜，便高興起來，說道：『那就好了。』與匆匆的跳上岸來，便去買米。鄉鎮上米店總是有的，但因為時世不靖，太陽一落山，他們就打烊了。幸虧錢老牛也是一個俗語所謂「老門檻」，他想：若是買不着米，難道餓肚皮到明天，而且明朝拔天亮就要開船，也來不及來糴米呢。他一路問訊，到了那家米店，而兼醬園的鋪子門前，雖然打了烊，門却是虛掩着，裏面還有燈光。他就糴了五升米，想有了這五升米，明天的早飯也有

了。他又沽了四兩高粱酒是錢老牛所少不了的。他聽得黃禮芳說：還有燻魚，嚼嚼燻魚骨頭，喝喝高粱，那是何等有味呀。一刻兒工夫，錢老牛回到船裏。黃禮芳和他的新夫人已經把凍肉燻魚等取出來了。當時便趕緊的在後艄頭，用木柴生火煮飯，因爲大家覺得肚子裏已告飢荒了。可是船並着船，這船的後艄，便接近了那船的後艄。搖船的人今天做了一夜的船鄉鄰，明天却天南地北，各自離開了。但隔不了幾天，忽然又在那裏聚在一處，眞是所謂萍水相逢。因此他們偶然聚在一處停泊，也互相問訊起來。本地人的船，也和本地人的船親近一點。錢老牛隔壁的一條船上，好像是一對老夫婦，另外還用了一個夥計。老年紀的人，總喜歡兜兜搭搭，錢老牛一面燒飯，一面便和鄰船後艄上的人攀談起來。便問：『你們已用過夜飯了嗎？』鄰船上的老頭子答道：『我們早用了。你們怎麼這時候纔到這裏？也是送客人到大石橋嗎？』錢老牛道！『送客人倒也罷了，却是送了四個傷兵。我們本來是到新柳港的，半路上就遇見了傷兵。我們的坐艙的好說話，就送他們到這兒來了。那也沒法子，給他們跳上了船，就得送他們一送。』鄰船的老頭子道：『路上眞不好走呀！你們倒還好，遇見幾個傷兵，送他們一送，沒有什麼關係，至多躭擱一些時刻。我們今天可碰着了。』錢老牛便低聲道：『碰着什麼？可是碰着捉船？你們怎樣的逃脫了呢？』鄰船的老頭子道：『我們也不是碰着捉船，我們也是人家雇用的。他們是全家逃難，大船雇不着，只雇着我們兩隻小船。我們旁邊的一隻船，也是一起的。』錢老牛望望他們旁邊，果然還有一條船比這船還小，那老頭子又繼續着說道：『本來我們也不搖的，這般遠的路，貪着船錢還出得多。爲了路遠，從東方稍爲有些發白，就起程了。我們的船大一點，船中男女小孩子，一共坐了五六人。還有好幾隻衣箱鋪蓋零用雜物之類，船上都已裝滿，不但是個重載，而且又遇着逆水，因此船搖得很慢。另外一隻船，比較小一點，是老夫婦兩人。而且這位太太還好像是有病在身，船裏東西也少一點，是個輕載。他們搖得快，但是離開我們的船，也不過十幾丈光景。誰知他們的船過去了，我們的船，剛搖過一條橫港，從橫港裏攛出一隻小船，用鈎子把我們的船鈎住，也有幾個人便跳上船來。那些人用青布包了面孔，帽子戴在眉心上，只露出兩隻眼睛。我們的船上，都是奶奶小姐們多，知道遇到了強盜打刼，早已嚇得索索地亂抖！強盜到了船裏，無非是要東西，他們注目的無非是幾隻箱子罷了。他們也不知道箱子裏是什麼東西，預備把箱子向小船上搬了。但是前面那隻船上，知道後面的船出了毛病了，他們却把船搖回來了，這位老爺倒和強盜講起斤頭來。』錢老牛這時聽出滋味來了，便問道：『和強盜講斤頭嗎？怎樣的講法呢？』那老頭子道：『這位老爺倒很有膽子，他說：「你

們搬了箱子去，大家不便當現在我們出來逃難，所帶的都是幾件女人們應用的家常衣服。你們拿了去，三錢不值兩，而且容易教人注目。你們不相信，把箱子打開，是不是些女人家常衣服，你們倘然把箱子留下我可以補助你們些現錢。我想你們要那些女人衣服是沒用的，並且變現錢也不便當，還是拿現錢吧。」強盜聽了，自然願意拿現錢，這裏頭站出一個頭腦來居然箱子一隻也沒有動，拿了兩百塊錢去。』錢老牛道：『這強盜總算有道理的，不然，他又要箱子，又要現錢，你又有什麼辦法呢？』老頭子道：『其實這些也不是眞正強盜，只照他們爲什麼用青布包了面孔，就怕人家把他們認識出來。而且他們也似短路一般，只歎着天剛亮時路上船少。船一多了，他們便不敢截刼。一則爲時匆促，二則這些女人衣服，眞不好出手。他們樂得撈了現款了。』錢老牛道：『大概箱子裏還有別的東西，不盡是些衣服，要不然，他們也未必肯出二百塊錢，贖取那幾隻皮箱吧？』那老頭子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可是當時刼開了一隻皮箱給他們看，裏面都是些布衣服和被單之類，連一件皮衣服也沒有。強盜看了，沒有話說。也許別隻箱子裏有寶貴的東西，這個我們也無從知道。不過那時也在匆忙之間，強盜起初以爲只有一隻船，此刻不想還有一隻船是他們一起的，心中早已怯了。倒不如乾脆的拿了兩百塊錢走吧。』正是

應識靑氈寒士物，　誰憐紅粉女兒箱？

第六回　兒啼婦歎何處舟車　鼠竊狗偸漫天荆棘

且說黃禮芳的老船夫錢老牛，一面燒飯，一面却和鄰船的那個老頭子閑談。黃禮芳夫婦兩人，在船艙裏却聽得逼淸。錢老牛却故意的尋根究渠，使艙裏聽得，意思就是說出門出路，不要太大意了，現在的路上，到處荆棘，眞不容走咧。這時錢老牛又說道：『我想他們既是出來逃難，箱子裏一定有些貴重之物，或是另有什麼錢財，隱藏在那裏，也未可知。出了二百塊錢，把箱子贖囘來，定然是便宜的。這一次逃難，人家都是把錢物，藏在隱蔽之所。現在流行了鈔票，不過是幾張紙罷了，自然是容易藏匿。有的縫在棉襖裏，有的襯在鞋底裏，只要能避去搜檢人的眼睛，因爲被他們搜檢着了，只有被他們搶去完了。有的連自己同逃難的人，也不知道他們藏在那裏。前天我們有個同村的人夫婦二人本在上海相近的地方做事。生了兩個小孩子，一個男孩子五六歲了，一個女孩子，纔只有兩歲不到。逃難的時候，那個兩歲不到的女孩子，正出着痧子。但是大炮機關鎗打來，你怎能不逃呢？只好帶着病孩逃了。好容易搭着了逃難的火車，車子裏是擠得水洩不通，還要恐防敵人的飛機丟炸彈。夜裏不要說點燈，連香烟也不能吸一枝。大家連響話也不敢說一句，

偏偏那有病的孩子，嘩喇嘩喇，哭個不停。同車的人，已是討厭萬分了，便有人發話道：「爲了你一個孩子，要害同車人的性命了。」後來聽說是在出痧子，更加使同車的人厭惡，因爲那是要傳染人的，而且這車子裏小孩子也不少呀！這時竟有人主張將這個患有傳染病而善於啼哭的病孩，丟出車窗外去。但是她的母親，自己生下的小孩子，撫育到兩歲不到，如何忍心呢？不過這小孩子是眼見得無用了，就在那天的半夜裏死了，終不能把這死小孩，再帶着走。到火車略停一停的時候，就在路旁掘一個坑，把死孩葬了，她的母親只有哭，父親到底是男人，還想得開。爲了病孩，帶了不少的尿布，同車的人道：「這尿布也是容易使人傳染的。」那死孩的父親，想到這尿布，如今是無用了，而且徒然令她的母親見了傷心，又爲同車人討厭他便把許多乾的濕的尿布，紮成一捆，悄悄的車窗裏丟了出去。及至他的老婆，哭停當了，想起了尿布，便問丈夫。丈夫道：「孩子已死了，這些尿布，要它何用。我早已丟去了。」那女人聽了，大哭道：「不但孩子死了，我們也沒命了。」原來他們爲了逃難，湊集了三四百塊錢的法幣，那女人恐怕錢露了眼，便悄悄的藏在孩子的尿布裏，連她丈夫也沒知道。但此時離開她丈夫丟棄尿布時，已有半點鐘之久，路已走了不少，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我想起了這件事，因此揣測他們箱子裏必定還藏着什麼東西，所以肯出這二百塊錢呢。』老頭子道：『也許如此，可是我們却不管了。我們惟有送到了他們要到的那裏，算是脫去了干係了。這家人家，還是一家厚道人家，雖然路上出了個岔子，他們倒並不怪我們搖船的，也還給了我們些酒錢。我們轉船時，天色已晚了，也回不到原地方。白天吃了這一個驚嚇，晚上也不敢搖，我們只得在這裏停宿一宵，到明天一早再開船咧。』錢老牛道：『我們也是如此，聽說路上不太平，夜裏再也不敢搖，只得也到此歇宿一宵。不過我們眞是寃枉，不然的話，此刻早已到了新柳港。就是不及回去的話，也可以在新柳港停泊一夜，明天寫寫意意的回去。現在被幾個傷兵，纏擾不已，搖到了這裏，只得在這裏過夜了。』老頭子道：『橫豎我們搖船的總是一樣，搖一天船，拿一天工錢，他們坐艙的總是明白人哪。』錢老牛道；『那個自然！我們這位大相公，眞是好人，不然，也不會答應那班傷兵，老遠的送他們到大石橋呀！』那時飯已燒好，馮玉和在艙裏也把凍肉爊魚之類，向船中討了兩個碟了，安排好了。因爲肚子有些餓了，這新夫婦二人，覺得這一頓夜飯，吃得很香。錢老牛還有白天吃剩的魚肉殘肴的骨頭骨腦，拿出來啃啃，借此下酒。也分些餘瀝給沈三官，張小狗，喝一些酒。錢老牛雖然喜歡喝酒，却决不會爛醉如泥。到底沈三官，張小狗，年紀輕。白天裏忙了整天，到夜裏身體一横下來，睡得像死狗一樣。把他們的身體，從船上搬到岸上，也不覺

得。錢老牛却不然，酒在喉頭，事在心頭，他覺得喝幾口高粱，擋擋寒氣，也是此刻所必需。若是在外搖船，那是要處處留心。不要以爲停泊在這帆檣密集的地方，那是歹人多得很，到處都有鑽艙賊，來偷竊你的東西咧。黃禮芳本來是住居鄉下的人，一向是睡得早的，吃過夜飯以後，呵欠連連，黑甜鄉好像已經打電報來催他了。試想不是飛機炸彈，嚇得他們狼狽出走。那今天就是新婚的第二夜，何等温馨美滿，正是極盡人間于飛之樂咧。現在却是一對新夫婦，荒村黑夜，躱在船中，這種况味，倒也難得過着。雖然他們船中，也帶有鋪蓋，但在這種環境之下，還能同枕共衾嗎？兩人本來預備坐到天明，只是到夜已深了，天氣漸漸寒冷。而且在那種船窗壁縫裏，時常有微風侵入，只好用包袱之類，周圍遮住。始而兩人並坐在那裏，擠得緊緊的。既而黃禮芳支持不住，只有打瞌睡了。他新夫人說：『你還是躺一回吧。』把一條駝絨毛毯給他蓋上。可是馮玉和却是始終睡不着，她想：『自己的命，難道眞個是苦的嗎？起初對了一頭親事，不想那個男人，得了肺病死了，做了一個望門寡。幸而嫁了他，雖說是鄉下人家子弟，然而看得出是個忠實至誠的人，總算終身有託了，不想又遇到這種時勢，剛剛結婚，就出來逃難。幸虧堂上翁姑明白，教我們小夫婦同逃。不然，倘然他走了，教我留在家中，我也無法，那眞個要愁煞人咧。現在我們已是患難夫妻了，越是患難夫妻，這愛情越是堅牢呢。』馮玉和還是一位篤守舊禮教的女子她左思右想，終是睡不着，却聽得黃禮芳已漸有了鼾聲了。不但是黃禮芳的鼾聲，停一刻兒，後艄上的鼾聲大起，似驚天動地一般。原來這沈三官張小狗的鼾聲，極其厲害。最可笑的是錢老牛，雖然算是睡得很醒，睡後張着了兩隻眼睛，却也發着鼾聲。不但是自己船上，而且別人家的船上，也是鼾聲四起，東起西應，好像是互相酬答。眞個許多的鼾聲，織成一片。那時馮玉和更加睡不着了，除了鼾聲以外，只聽得遠遠地的犬吠之聲，其餘也不聽得什麼聲響。她覺得有些寂寞，但是照着黃禮芳睡得甚濃，也不想去驚醒他。又因爲他們下船時候，都不曾帶着時錶，鄉下姑娘們，也手腕上不帶手錶。她只覺長夜沉沉，也不知道此刻是什麼時刻了。向來有些略爲繁盛的市鎮，夜裏倒還有打更的。那個大石橋，却是個荒涼的小鎮，而且在兵荒馬亂之中，那裏有什麼打更的。馮玉和只是常常拽開了船窗上的花布窗帘，望望天光可有些發白。到了約莫三四點鐘的時光，她到底也有些疲倦了。她那時就在黃禮芳的脚邊橫一橫，即使不能睡着，也打個盹兒。誰知剛剛有些朦朧的時候，忽然聽得鄰船一片喧嚷的聲音，喊道：『捉賊！捉賊；』馮玉和連忙豎起身子來，向船窗縫裏一張。在這晨光熹微中，好像聽得岸上有急促的脚步聲，又見似乎有人影的一閃。可是這一聲『捉賊，』早把所有的鼾聲，都鎮壓

下去了。就是睡得正濃的黃禮芳，也被驚醒了，連忙問馮玉和道：『什麼事？什麼事？』馮玉和道：『我只聽得鄰船上喊捉賊，便聽得有一個人，在岸上逃走了。』黃禮芳握新夫人的手，覺得是冰冷的，便擁抱着她道：『你不要嚇，那是不要緊的。你身上冷嗎？我覺得你有些寒噤咧。』馮玉和依在她丈夫的懷抱裏，也不說什麼。可是這時候，東船西舫，已經一片聲喧了。原來這是從黃禮芳的船，數過去第四隻船，這船中坐艙的，只有一位客人。這客人是米行裏收賬的，賬是已經收着了，大概有幾百塊錢。也因爲時局不好，夜裏不敢行船，在這大石橋那裏停泊了。不過這位米行裏收賬客人，年紀四十多歲，爲人很是小心謹慎。他胸前束了一個兜肚，那兜肚是有個袋的，他把幾百塊錢的鈔票，安放在那個兜肚袋裏，可以萬無一失。他有一件駱駝絨的大衣，掛在船中，這是那位客人惟一禦寒之具。他自己睡了，叫船家一切當心，知道這船家是一個「睏毛團」，可是有一個鑽艙賊，就看想他件駱駝絨大衣。到了半夜裏，挖開了船窗，他們有一隻鈎子，專門鈎取船艙裏衣服的。誰知這位客人，用一條束腰帶，一頭縛住了大衣的一隻袖子，一頭扣在自己的手臂上。睡到半夜裏，忽然覺得有人在拉他的手臂。他睡思朦朧裏，認爲他的情人張三寶拉着他咧。略一定神，睜目一看，只見半件駱駝絨大衣，已經拖出船窗之外了。心中一發急，連忙喊了一聲『捉賊，』早驚起了舟子，驚醒了鄰船上人。那個鑽艙賊一看情形不好，因想還是脚裏明白吧，所以那件大衣，却未被他偸去。那時各船上議論蠭起，有的說：那個賊一定還在這裏，到岸上去追，還可以追得着。有的說橫豎大衣沒有被偸去，也就算了，捉着了，也不過痛打一頓，若是送官究辦，倒要躭擱工夫。正在大家七嘴八舌之中，天已東方漸漸發白了。本來各船上，還要多睡一刻兒，此刻被這捉賊聲驚起以後，大家也再不想睡了。有的起來燒水，有的起來煮粥，有的竟起來預備解纜開船了。天氣有些兒溟溟濛濛，陽光是被雲幕所遮蔽了，好像是要下雨的樣子。錢老牛等在後艄上，將被頭捲起，再將拖水將船板洗刷一下。便來請問黃禮芳，還是我們馬上就開船呢？還是等一回兒？錢老牛因爲昨天晚上，和鄰船上老頭子談話，聽得他說：他是天沒有亮就開船，半路上遇着了強盜。如今似乎也不必開船過早，只要路上不打岔兒，從從容容，上半天就可以到新柳港咧。黃禮芳推開船窗，向天上望了一望，說是這陰沉沉的，天不要下雨吧？錢老牛說道：『不會下雨，這幾天倒是要防下雪呢。』因爲他們搖船的人，對於天氣是有經驗的，一早晨起來，便可以看得出今天或晴或雨。黃禮芳道：『那末暖熱些，我們燒些粥喝，一面整備開船，也可以早一點到新柳港。』錢老牛笑道：『但是大相公，我有一句話要說了。倘然路上再遇到有傷兵，這個慈善心，可是發不得了。不能再看見

他們開了花，掛了彩，可憐他們走不動，讓他們上了船，又送他們一程。再要如此發慈善心，我們可一輩子到不了新柳港呀。』黃禮芳道：『再有傷兵遇着，我可不管了，你們只管搖，也不要理他們。』這時鄰船上的老頭子，也預備解纜開船了。他們不是有兩條船嗎？一大一小，同時開行。和黃禮芳的船，可以同行七八里路，有三條船同行，也可以放心了。果然雲幕漸漸揭開，仍舊是靑天白日的好天氣，雖在冬天，這幾日天氣晴和，有如小春。微風從船頭上吹來，也不覺得峭厲。黃禮芳坐對嬌妻，心中似乎很舒適。因想若不是在戰爭逃難中，這種日子還不是最滿意的日子嗎？這在上午並沒有遇到請求搭船的傷兵，雖在晴天，也沒見天上有飛機飛過，搖船的非常努力，還背了幾里路縴，到新柳港的時候，還沒到中午十二點鐘咧。黃禮芳的姑母陶家，在這新柳港算起來，是一所大房子。門前是黑漆大牆門，不過經日曬雨淋，已經有些褪色的了。裏面房子也有好幾進，不過外面兩進，却是一種碎磚地，又安放了許多農具：如水車，風車，石磨，船櫓之類。裏面的兩進，却是很好，有客堂，飯廳，廚房。而且還鋪了地板，有的是玻璃窗，有的是明瓦窗。器具雖是老式，但都是用一種廣漆漆的，很爲明亮。門前也是沿河的，有幾棵大槐樹，倘然是在夏天的話，匝地濃陰，蟬聲不絕。此刻在冬天，只見樹木槎枒，上面有很大的幾個老鴉窠。黃禮芳的船，就停在陶家的門前。因爲錢老牛是認得陶姑太太的，他曾經搖着黃禮芳的父親，到過這裏。在平常日子，黃禮芳到了自己姑母家裏，便徑自進去，也無妨礙。但這囘子，他是和新夫人一同來的，新夫人却沒有見過老姑太太，似乎應得先去通報一聲。不然，老姑太太也沒知道，便走進一對新夫婦，未免來的突兀了。因此他光叫錢老牛先去通報一聲，告訴姑太太：『不但是我們的大相公，連新討的大娘子也一同來了。』說不定他們要派人出來迎接咧。馮玉和是第一次到這位姑婆家中，而且自己還是新娘子，因此要換一件新衣服，把藍布罩袍子脫去了。早就洗了一個臉，薄施脂粉，顯見得容光煥發。那是在將進新柳港的時候，馮玉和早就在船裏一切打扮好了。正是

昨宵對月描眉樣。　今日臨波照臉痕。

闊人的小帳

汪精衞昔年久居首都時，常搭京滬車往來滬上，雖車資均不付現，而犒賞侍者甚豐。聞掛專車日必犒二百金，倘乘普通臥車（每次輒包三間），則犒五十金。假定每月來囘八次，專車臥車各半，則汪氏所犒小帳，已達一千金矣。（日月）